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地理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

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The Change of Village Names in the *Hōng-suann-kuān-tshái-hóng-tsheh*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Ngá-huà”

陳亮均

Tân, Liāng-kun

指導教授：林聖欽 博士

Advisor: Lin, Sheng-Chin,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August 2025

謝辭

2023 年 4 月，我已加入區域地理研究室 1 年，並入學碩士班 3 個月。3 月我在 meeting 報告的題目是「地名雅化的發生機制」，但 4 月我卻轉而報告當時做興趣的研究——精省後的各縣市道路命名原則，並已是一篇初具雛形的文章。聖欽老師問我：「你碩士論文要不要乾脆改做這個？」我竟不假思索回答：不要。我的理由有二：一來「雅化」這個問題其實起始得很早，始於 2021 年秋冬，我在地學通論一認識聖欽老師時一次又一次的課後閒聊，這個概念是我長久以來想探究的問題；二來我的工作習慣是經常一件事做到一個段落便擱置轉而做另一件事，到一個段落又擱置，並如此往復，所以我希望兩個研究並行，在歷次 meeting 交錯處理。

很高興聖欽老師同意我這不自量力的構想，也很幸運地，那篇「做興趣的」演變成 2 個月前刊登在《地理研究》81 期的〈臺灣道路命名原則變遷：以地方法規為中心的討論（1945-2003）〉；而關於「雅化」的研究，便是這篇碩士論文，從「鳳山地區的街莊地名雅化」，到「鳳山縣區域街莊地名的「雅化」（1894-2024）」，再到最後的〈《鳳山縣採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前面說的「很幸運」並非虛詞，在讀碩士班的兩年半以來，我越發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人，這份「不自量力的構想」得以達成，其最大基礎絕對是我幸運地有家人的支持，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自在地在 2 年半的時間裡完成碩士班學業、完成研究。

而最大的感謝，自然要致予指導我 3 年多的林聖欽老師，很感謝老師當初讓還是臺文系大學生的我加入區地室，隨後讓我接觸到高雄市地名辭書的工作、擔任客底調查計畫的助理，以及日常的指導、對話，都成為我研究路上重要的養分，很感謝聖欽老師栽培。再來是口委老師們，感謝林修澈老師犀利的評論、指出我的不足之處；感謝許淑娟老師基於高雄、基於南臺灣的視角給予指教；感謝康培德老師在一發時評論（尤其在批判地名學方面），長久以來都很感謝康老師的教導；以及在地理系務、在客底計畫都常有互動的韋煙灶老師於二發時的鼓勵，也是一直以來受教於韋老師，很感謝韋老師的提攜。實在很慶幸能夠邀請到這幾位老師蒞臨口試。

除了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之外，還要感謝好幾位老師：謝謝陳宗仁老師給我機會到南港工作，平時也常提點我許多史學方面的想法；謝謝以前區地室的大家長陳國川老師，雖然不常有對話，但我始終忘不了國川老師得知我碩論題目後提供關鍵的提點；謝謝臺文系的呂美親老師當初指導我做大專生研究計畫，引導我走向研究這條路；謝謝地名工作坊的諸位老師和前輩，半年一次的工作坊每每都讓我汲取許多學術上的養分，其中也要謝謝葉韻翠老師在戰後區村里名等議題上

的提點。還有許多老師，受限於篇幅難以一一感謝，包含臺史所的陳志豪老師、地理系的洪致文老師、洪立三老師、臺文系的劉承賢老師、蔡惠名老師，一路上很感謝諸位老師的提攜。

除了許多老師，也要感謝區地室諸位夥伴共同努力，首要是作為前輩的王柏鈞，不僅是學術活動的好夥伴，也是各種資料庫、論文的寶典；其次是研究興趣與我非常相近的後輩羅謙，經常與我討論地名研究議題；再來是先後常跟我吃午餐的好飯友鄭宇圻、陳珮琳，許多研究想法都第一個向他們說；以及這次一起畢業的鄭宇圻、許涵茜、徐仁泰、周鈺晟、王安、曾品叡，在時程規劃上都是我據以參考的「範本」；還有，也很感謝國川老師那邊的宥誼、怡蓁、宜璇三位前輩、在這篇論文上協助過我的鄭竣元、蔡旻芝、黃健傑等人，和這幾年區地室的所有人。

最後，謝謝我出生與成長的所在——高雄，即使離鄉已 7 年，故鄉仍時時刻刻滋養著我，也促使我做這份研究；謝謝天公、池王爺和各地的土地公；再次謝謝我的爸爸、媽媽、姊姊、左營的阿媽和剛離開的內惟阿媽；謝謝這 25 年來相遇的所有人與事；以及謝謝羅珮瑜和章魚、游魚、苦瓜、鯊魚等寵物（？）這麼長一段時間的陪伴，今後還請多多指教。



陳亮圻

2025 年 8 月 12 日
臺北 永和 後溪洲

摘要

研究所別：地理學系碩士班

論文名稱：《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指導教授：林聖欽

研 究 生：陳亮均

論文內容：共一冊，五萬餘字，分五章十六節，以四百餘字摘要說明

「雅化」是描述地名變化的常用概念，但學界對「雅化」的定義卻頗有分歧。從歷來的地名研究可知「雅化」的知識系譜，但在 1980 年代以降定義被鬆動。為探尋「雅化」的內涵與定義，本研究以《鳳山縣采訪冊》的街莊地名為對象進行地名的貫時性比較，並以讀音是否相近作為主要的切入點，試圖與先行研究的「雅化」概念對話。

清治末期到日治初期，地名尚未標準化，差異並非「改名」或「雅化」，而是哪一種寫法被記錄下來；日治初期到日治末期，「標準化」是地名變化的主旋律，將地名視為空間編碼的工具，並隨之有實質的「改稱」，這些改稱都可稱為「抽象化」——與地名原義疏遠；到了戰後，制度的催化下地名大量重新命名，符合嚴格「雅化」要件的地名變化很少，應以「抽象化」來描述這個時期的地名變化。

本研究指出在個別地名案例上應區分「雅化」狹義與廣義版本，而廣義「雅化」（即抽象化）更可擴大用以描述整體的地名變化趨勢。在語言上，地名的抽象化未必以何種語言為中心，空間上亦無明顯集中，但在時間分布上，清治及日治雖有，但戰後初期才成為整體的地名變化趨勢。

關鍵詞：地名、雅化、地名變化、鳳山縣、高雄、屏東

Abstract

“Ngá-huà” (雅化, elegantization) is a frequently employed concept in the discourse on changes of toponyms;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about its definition between toponymic researchers. With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we could know the epistemological lineage of “ngá-huà,” yet its conceptual bounda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luid, particularly since the 1980s. To elucidate the semantic scope and definitional contours of “ngá-huà,”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historical-ge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village toponyms documented in the 1894 *Hōng-suann-kuān Tshái-hóng-tsheh* (《鳳山縣采訪冊》, *Hongsuann County Gazetteer*), with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serving as the primary analytical entry point. The objective is to engage critically with exis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rm and to reassess its applicability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oponym change.

During the late Ch’ing (as known as Qing) rule period and the early Japanese rule period, toponyms had not yet undergone standardization; discrepancies in toponyms during this phase were less indicative of intentional renaming or “ngá-huà” than of variations in orthographic documentation. From the early to the late Japanese rule period, the dominant toponymic dynamic shifted toward standardization, whereby toponyms were increasingly treated as instruments of spatial inscription. This process often entailed substantive renaming that may be more accurately characterized as instances of abstraction—a detachment from the original semantic or cultural referents of the names. After the WWII,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uthoritarianism rule period, systemic institutional forces catalyzed a wave of large-scale toponymic reforms. However, toponym changes that conform strictly to the narrow definition of “ngá-huà” were relatively rare during this phase. Rather, the prevailing mode of transformation aligns more closely with the notion of abstraction.

This study thus contends that a nuanced distinction should be drawn between the narrow and broad interpretations of “ngá-huà,” with the broader sense—effectively equivalent to abstraction—proving more analytically productive in capturing the overarching trajectories of toponymic change.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oponymic abstra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centered around any specific language, nor is it spatially concentrated. Temporally, while instances of abstraction can be identified during both the Ch’ing and Japanese periods, it is only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at this mode of transformation emerged as a dominant trend across the toponymic landscape.

Key words: Toponym, “Ngá-huà,” Toponym change, Former Hongsuann County, Kaohsiung, Pingtung.



目次

謝辭	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次	vi
表次	vii
圖次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概念	11
第四節 研究區與研究方法	16
第二章 清治末期至日治初期的地名變化	28
第一節 制度背景：兩批地名調查	28
第二節 1894 年《鳳山縣采訪冊》的地名資料	30
第三節 至 1904 年街庄合併前的地名變化	36
第四節 本時期的地名變化與雅化特色	43
第三章 日治初期至日治末期的地名變化	47
第一節 制度背景	47
第二節 1904 年街庄合併後的地名變化	49
第三節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後的地名變化	56
第四節 本時期的地名變化與雅化特色	61
第四章 戰後的地名變化	63
第一節 制度背景	63
第二節 戰後初期的地名變化	65
第三節 至 2024 年以前的地名變化	70
第四節 本時期的地名變化與雅化特色	73
第五章 結論	75
參考文獻	77
附錄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沿革列表	85

表次

表 1-1	《鳳山縣采訪冊》版本列表	20
表 1-2	本研究地名資料庫所根據的史料列表	24
表 1-3	通同字(詞)及音讀訓讀用字(詞)差異	25
表 1-4	地名變化分類表	26
表 2-1	《鳳山縣采訪冊》各里街莊地名筆數	34
表 2-2	1894 年至 1904 年街庄合併前的地名變化概況	36
表 2-3	1894 年至 1904 年街庄合併前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一覽	41
表 3-1	1904 年街庄合併前、後的地名變化概況	49
表 3-2	1904 街庄合併後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一覽	53
表 3-3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前、後的地名變化概況	56
表 3-4	1920 年僅字數增減的街庄級地名	58
表 4-1	1944 至 1951 年的地名變化概況表	65

圖次

圖 1-1	研究區域圖（1894/1904）鳳山縣與日治初期區劃對照圖	17
圖 1-2	研究區域圖（1894/2024）鳳山縣與當代區劃對照圖	18
圖 2-1	《鳳山縣采訪冊》〈甲部 地輿 疆域〉書影（鳳山里局部）	31
圖 2-2	《鳳山縣采訪冊》〈甲部 地輿 疆域〉書影（觀音里局部）	32
圖 3-1	《堡圖》〈大坪頂〉圖幅的地名註記「頂中」、「下中」	50
圖 3-2	《堡圖》〈潮洲〉圖幅的四林庄與地名註記「四塊厝」、「林後」	51
圖 3-3	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的「德協庄」	53
圖 3-4	大正九年府令第十四號「火燒庄」改名「長興庄」	55
圖 4-1	1946 年的臺灣省「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	64
圖 4-2	1976 年高雄市議會關於「覆鼎金」改名「金鼎」的議案	7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的地名 (toponyms / placenames) 研究中，地名的變化、變遷或重新命名是常見的研究議題。其中尤以批判地名學 (critical toponymies) 研究為大宗，經常以町名 (chō-names)、街道名 (street-names) 中的政治意識型態命名、紀念性地名為研究對象，以命名權 (the power of naming) 為核心關懷，在臺灣地名學界為地名變化開創許多研究成果。此外，研究對象與批判地名學部份重疊，但特別聚焦在日治時代的日式地名研究，亦是臺灣地名變化研究的研究取徑之一。

在上述兩種地名變化以外，在臺灣地名研究中，「雅化」 (ngá-huà, elegantization) 亦是經常出現在各式地名研究著作、地名辭書中的地名變化概念。然而，雖然常見於辭書中，作為地名變化的一種類型，卻大多只能在單一詞條中、討論個別地名時見得，而未明確交代「雅化」之意涵、定義。筆者認為，「雅化」此一概念仍有進一步釐清、討論的必要。

舉例而言，臺灣地名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洪敏麟，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三住民志) 地名沿革篇》時，在第五章將清治時代地名變化分為政治動機之改名、諧音雅化、近音易字、縮短變化、合併變化等五類 (洪敏麟，1995：141-149)。然而若細究其內容，諧音雅化、近音易字兩類均有讀音相近之要素，但兩者分野不明顯，在近音易字類別中亦有「苓雅寮」、「龍潭陂」等若干案例也或可歸類在諧音雅化。

又如在臺灣地名研究中同樣貢獻卓著的陳國章，其所編撰的《台北市地名辭典》對於今萬華區轄內「歡慈市街」之敘述，表示「係『蕃薯市街』的雅化地名。」 (陳國章，2002：76)。然而與「歡慈市街」同樣因讀音相近而變化的「景美」，在同一冊中的「梘尾」詞條卻僅稱「現名『景美』。乃由『梘尾』、『景尾』諧音依次變成。」 (陳國章，2002：76)

除上述兩位研究前輩著作中的案例外，1990 年代以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及精省後的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的《臺灣地名辭書》系列叢書，亦在許多詞條用及「雅化」一詞。《臺灣地名辭書》的研究成果，除未編纂的卷十九臺中市以外¹，均已匯入內政部之「地名資訊服務網」作為主要資料來源。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以「雅化」為關鍵字查詢地名意義、地名沿革等所有欄位，並限定資料來源為「地名辭書」，可得出 175 筆資料，除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屏東縣、澎湖縣、嘉義市、臺南市等 7 縣市外均有分布（內政部，不著年代），由此可見在《臺灣地名辭書》中「雅化」亦是被廣泛使用到的概念。

然而如前述，若仔細觀察，過往的臺灣地名研究論著、辭書中，多未明確交代「雅化」本身為何？包含其定義或內涵、雅化如何分類。除此之外亦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包含「雅化」的發動者是誰、有無時間或空間的集中趨勢等，都有待深入探究。

在「雅化」概念尚未被臺灣地名學界清楚界定之下，若欲釐清，勢必須連同其他類型的地名變化一同討論，方能在資料中歸納。觀諸過去以若干鄉鎮為研究範圍的區域地名研究，其地名變化案例數並不足以歸納「雅化」的定義與類型。

本研究考量《鳳山縣採訪冊》所涵蓋的鳳山縣轄境自清治末期以來皆有完備的聚落地名紀錄²，且行政區劃穩定，地名資料量也相當充足，是適宜討論、歸納地名「雅化」的研究區。故，選定 1894 年完稿的《鳳山縣採訪冊》（以下簡稱《採訪冊》）所記載 900 餘筆街莊地名資料為研究對象，向後與日治時代、戰後中華民國統治時代的地名變化進行貫時性比較，以期描繪這一「清末鳳山縣區域」街莊地名變化的整體樣貌，並進一步討論、釐清「雅化」及其他地名變化概念，圖有助於日後研究者更明確地指認何為地名雅化。

¹ 《臺灣地名辭書》的卷次係依據編纂開始時臺灣省的行政區劃，亦即尚未實施 2010 年的「縣市合併」（五都）或 2014 年的「六都」。且主管單位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也因此，在起先的卷次編排中，並不包含作為直轄市的臺北市、高雄市，亦不包含福建省轄的金門縣、連江縣。故，以下述及《臺灣地名辭書》時，原則上皆按此縣市合併前的脈絡敘述縣市，不再贅述。

² 相反地，康熙年間陳文達的《鳳山縣志》、乾隆年間王瑛曾的《重修鳳山縣志》，對於基層聚落地名的紀錄遠遠不如光緒年間盧德嘉的《鳳山縣採訪冊》，故難以再向前追溯與更早的地名資料比較，甚為可惜。

依據前述動機，並依照本研究所劃定的歷史分期，本研究提出四項研究問題：

- 一、自清治末期至日治初期，地名尚未標準化的期間，《采訪冊》街莊地名有何變化，在這些地名變化中又有何關於「雅化」的特色。
- 二、自日治初期至日治末期，地名標準化過程中，上述地名有何變化，在這些地名變化中又有何關於「雅化」的特色。
- 三、二戰後政權更迭至今，上述地名有何變化，在這些地名變化中又有何關於「雅化」的特色。
- 四、依據前三項問題的討論，釐清地名「雅化」概念的界定。



第二節 文獻回顧

臺灣的地名研究成果豐碩、歷時百年，從第一部記述地名由來的著作《臺灣地名解》(1898)起(陳世榮，2021)，至1990年代以降《臺灣地名辭書》系列，其間、其後諸多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百年來已累積可觀研究成果。以下，將分別回顧綜合性地名辭書研究與地名變化研究中關於地名變化、雅化的論述。

一、綜合性地名辭書研究

臺灣地名研究中，伊能嘉矩、安倍明義、陳正祥、洪敏麟、陳國章等研究者的著作均堪稱經典，皆大致以全臺灣為範圍，編撰出各自的地名辭書或研究。以下，依照時序回顧上述綜合性的地名辭書。

伊能嘉矩(1909)撰寫的《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 臺灣〉，依照20廳順序編排，收錄臺灣各地地名的讀音、緣由等，其中利用日本語假名記錄地名讀音³。關於地名變化的論述，因其編纂時間早於1920年，尚未經歷1920年伴隨「地方制度改正」的大規模地名變化，故案例較少。以南臺灣為例，對諸羅改名嘉義、蕃薯寮改名太平、楠仔坑改名楠梓坑等地名變化案例，伊能以「改定」或「改め」等較中性的用語稱之(伊能嘉矩，1909：107、143、145)，並未稱其為「雅化」或「改正」云云。不過，在〈汎論第二 臺灣地名考〉中，伊能分論地名的「起因」和「轉訛」，其中指出「舊來之地名に、更に近音の佳字を宛て、改易せし……」〔筆者譯：對既有地名，以近音的佳字充用改易。〕並以雞籠改名基隆、蕃薯市街改名歡慈市街為例(伊能嘉矩，1909：5-9)，可見伊能已注意到「近音」與「佳字」這兩個元素的聯繫。

安倍明義(1938)的《臺灣地名研究》依照州、郡市、街庄編排，也依此行政區編排收錄、敘述臺灣各地的地名緣由，並以附錄表列當時所有的町名、大字

³ 在此之前，小川尚義已完成制定「臺灣語假名」，即1901年的《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洪惟仁，2009)，但伊能在1909年的本作中並未採用。因日本語和臺灣語(台語)等臺灣語言之間終究是不同的語言、發音規則難免有異，使伊能的標音有失精準。但即使以日本語假名記載臺灣地名尚欠精確，伊能的辭書仍是珍貴的地名聲音紀錄。

名⁴。關於地名變化的論述，以本研究區為例，對於壽山、楠梓、阿蓮、旗山、內門、里港、九塊、佳冬等地名變化案例，安倍都以「改名」、「改め」或「〇〇より採って庄名とした〔筆者譯：採自〇〇作為庄名〕」等較中性的用語，與伊能所著類似。惟，在〈第四章 地名の起源〉，安倍注意到了「佳字を擇んで地名〔筆者譯：擇用佳字地名〕」（安倍明義，1938：63），在同章第二節「地名轉訛の例」的討論中，也幾乎完全參考了伊能的「……更に近音の佳字を宛てて改易した……。」〔筆者譯：對既有地名，以近音的佳字充用改易。〕（以下簡稱為「近音佳字」）⁵，舉例亦大致相同（安倍明義，1938：66）。整體而言，安倍的見解與伊能類似。

陳正祥（1959；1993）的《臺灣地名手冊》和《臺灣地名辭典》除蒐羅臺灣（省）所有鄉鎮以上行政區名、部份村里名和地形地名外⁶，也在書中〈臺灣之地名〉的其中一節專門討論「地名之分合與轉變」，提及「仔」改為「雅」等諧音（陳正祥，1959：22）。陳正祥亦指出臺灣有部份地名「祇以字面不很文雅，于是常採用音似之字，加以代替改變。」以秀水、好收、萬里、奮起湖等例論之（陳正祥，1959：22）。雖呼之欲出，但並未以「雅化」稱之，且僅論及「音似」，並不論「雅」或「佳」。不過，在「台灣地名之分類」一節中，陳正祥將「示意地名」分作一類，以此定義示意地名：「地名之用吉祥與善良的語詞構成其專名部分，以表示命名者或改名者的主觀希望及意旨的，概可稱為示意地名。」（陳正祥，1959：24）其關於改名的部份，與本研究欲討論的雅化亦有相近之處。陳正祥並未特別指出「雅化」，但已經對類似現象有所察覺，然並未將「採用音似之字」與「吉祥與善良的語詞」併同討論。

洪敏麟（1980；1995）的《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和《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地名沿革篇》，在〈地名的演變〉專章中將「清代的地名變

⁴ 在正文中，描述特定語詞、地名時，安倍會採臺灣語假名標記讀音；在附錄「市街庄大字名一覽」中，更在各大字左、右分別標記日本語假名、臺灣語假名。可惜的是，沒有記錄客語讀音。

⁵ 在安倍明義的《臺灣地名研究》中，〈第四章 地名の起源〉與伊能嘉矩的《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 臺灣》的〈汎論第二 臺灣地名考〉極為雷同，不僅分類、編排幾乎一致，舉例也大幅重疊。

⁶ 《臺灣地名辭典》（1993）係由南天書局以《臺灣地名手冊》（1959）為基礎重新出版，故內容大致相同。

化」分為「諧音雅化」、「近音易字」、「縮短變化」和「合併變化」四類，此分類與日治時代伊能、安倍的分類類似，或許洪敏麟曾受其影響⁷。其中「諧音雅化」與「近音易字」均存有「音近」的要件，但洪敏麟並未交代兩者的具體區別，僅能從案例中歸納「近音易字」相對比較少被視為「雅」的用字，但仍可見得「苓雅寮」、「客雅」、「石光見」等可以商榷的案例⁸。此外，洪敏麟在「日據時代的地名變化」、「光復以後的地名變化」則並未沿用上述四分類，故難以得知洪敏麟對此分類方式的進一步觀點。

陳國章（1995）的《台灣地名學文集（增訂版）》中，對地名變化的討論多著重在不同語言、不同時間層的影響，包含日式地名的分類等，多提及依語音相近而改名，但並未特別著墨「雅化」相關案例。而陳國章（2004）的《台灣地名辭典（合訂版）》中則以個別地名釋義為主，在部份地名詞條下使用「雅化」一詞，如前節提及得「歡慈市街」例，但同樣未交代「雅化」的定義。

從以上的回顧可知：日治時代的地名研究基本上不曾使用「雅化」一詞，在個別地名案例中，對於地名變化多採用較中性的用詞稱之，然而在泛論層面，伊能已經注意到「近音佳字」，並由安倍延續之。到了戰後，伊能和安倍的見解並未被陳正祥繼承，不過陳正祥也注意到「雅化」類似現象，雖然未明確稱其「雅化」，且並未將音近與「雅」相連結，但其描述已相當接近。其後洪敏麟則很可能受到伊能和安倍的影响，提出「諧音雅化」，但未敘明定義。到了近 40 年內，

⁷ 洪敏麟的四分類，與伊能、安倍分類的比較（伊能嘉矩，1909：8-9；洪敏麟，1980：159-168）如下：

1. 「諧音雅化」可能來自「舊來之地名に、更に近音の佳字を宛て、改易せし……」。
2. 「近音易字」可能來自「漢族以外の語を以て附せられし地名……近音の漢字を宛てたる……」、「語音を自然若くは故意の轉訛によりて文字を變更せし……」和「同一地名に數様なる假借の字音を宛て、寓せる……」三類。
3. 「縮短變化」和「合併變化」可能區分自「既定之地名を併合省略し、又は更にもじを添加して、新地名と為し、……」。
4. 「舊來之地名に本づき、更に文字を改添し、新地名と為し、……」則未被洪敏麟分作一類。

⁸ 關於「客雅」例，翁淑娟、韋煙灶、李易修（2022）便稱之為雅化，見下文。而「苓雅寮」例，黃瓊慧在《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三）高雄市》也稱為雅化（施添福總編纂，2022：261）。

陳國章和《臺灣地名辭書》的則已經廣泛將「雅化」使用在個別地名變化案例上了。

二、地名變化的研究

臺灣的地名研究，在萌發之初著重地名的意涵、源起，其後在 2000 年代發展出較接近批判地名學的研究（葉韻翠，2013：70-71）。雖然近十餘年來臺灣地名學界發展出批判地名學取向的研究，但大多著重在街道名，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街莊地名，故以下將不回顧街道名研究，將以街道名以外的地名變化研究為文獻回顧的對象，其中包含橫跨不同歷史分期的地名變化研究，以及專注在單一時期的日式地名研究。

劉澤民（2008）和吳育臻（2008）分別討論日治時代臺灣的町名和臺灣日式地名的空間分布，劉澤民指出都市地區的町名多以日式地名為主，臺灣傳統地名多為象徵性、點綴性；吳育臻則發現若扣除町名，臺灣西部的日式地名較早定型、多為市街庄層級，東部則較晚底定、尺度細至大字層級（康培德，2010）。由劉、吳的研究可見日治時代後半期發生的日式地名變化，多與統治者意向較相關，係由上而下的地名變化。

范銘如（2011）則將時間聚焦在戰後，指出國民政府規劃接收臺灣以降便一直重視著空間改造，其中一個層面便是鄉鎮、村里、街道名的改造，進行「再中國化」。然而在林聖欽（2017）的研究中可知，此現象可能以都市地區為主。

歐又華（2011）對新北市金山區、萬里區的研究，範圍從清治跨至戰後⁹，以田野調查、「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的契書、日治時代《縣報》、《廳報》、地名辭書等作材料。歐又華指出日治時期地名有發生消失的現象，但整體變化並不明顯；至戰後則因為基層行政區劃調整而有新增地名，反映命名者的「意識型態和未來期望」。歐又華也發現金山區美田、五福、清泉、大鵬等里名均由原地名部份更改而成，並未直接稱其為雅化，僅指出戰後行政村名有雅化現象，並認

⁹ 原文稱清代、日治、民國。

為是執政者對未來的想像，且金山較萬里為多。筆者認為，上列金山區村里名有「雅化」的討論空間，從歐又華的推論中也間接指出了上述案例為地名雅化。

王虹媛（2016）對彰化縣線西鄉、伸港鄉的研究，利用歷史地圖、戶政司門牌查詢系統、戶政單位的道路調查表及田野調查蒐集地名資料。王虹媛也指出日治時期地名變化不大，但亦論及「將部分俗字改雅」，如牛埔改為寓埔；戰後則因為村里名的二字限制，使該地區增加「正向用語及政治願景」等意識型態地名，可見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對地名採主導地位。筆者認為前述意識型態地名如德興村、七嘉村等亦有「雅化」的討論空間，但王虹媛僅在討論街道名時指出抄封路、白癡路改名時用及雅化一詞。

林聖欽（2017）對苗栗縣頭份市、三灣鄉的基層地名研究，利用清治《新竹縣採訪冊》、日治《縣報》、《廳報》和戰後戶政單位的資料等建立地名資料庫。林聖欽指出地名雅化現象至遲在清道光年間即已出現，也有若干吉言佳字地名，但直至日治末期都未有政治意識型態地名；戰後則明顯出現政治意識型態地名和地名簡化，雅化和吉言佳字地名亦有但為數不多，1969 年以後街道名佔有住址系統中的主要地位，地名的雅化和簡化也在住址系統中的小地名持續發生。其中，林聖欽非常明確地使用「雅化」一詞，亦可見在新舊地名變化中，林聖欽區分了「雅化」和「簡化」，雖未界定兩者差異，但筆者從中歸納：雅化並不包含僅字數減少的案例，而是在相同字數下以不同的聯想方式變換用字。

康培德（2021）在芝山岩周邊地區的研究中，引用同年第 11 次「地名工作坊」的討論，指出都會地區里名較常使用歷史地名，但常轉化為其他地名。同一研究中也延續此脈絡，將行政里名的緣由分為「延續舊名」、「合併各取一字」、「新創名」3 大類，其中「延續舊名」細分為「百分之百延續舊名」、「簡化為二音節」、「轉音雅化」、「延續一音節」、「延續一音節但轉音雅化」等 5 小類，「新創名」亦細分為「具在地關聯且為具象」、「具在地關聯但為抽象延伸」、「與在地毫無關聯的外來名」等 3 小類。同樣可以觀察到，康培德對雅化的界定包含字數相同，亦與洪敏麟同樣，含有讀音相近的要件。

葉高華（2021）接續過往吳育臻等人的日式地名研究脈絡，提出新的觀點，認為日式地名定義需要重新檢視，提出「由誰命名」並無法作為判準，應以「日治時代日語讀音是否為訓讀」或「是否經由日語中介才得以轉變」兩項之一作為判準，以地名聲音為中心，為日式地名提供較嚴格的定義。

黃偉嘉、游富傑、吳治加、賴進貴（2021）的研究則別具特色，以鐵路車站名為研究對象，使用總督府《府報》、總督府鐵道部檔案、臺灣日日新報以及田野調查所得地名資料。指出臺東線及其前身臺東軌道沿用許多原住民族地名，恪守「國音」的官方單位與民間有所分歧，同時沿用自原住民族地名者亦因難讀而有音字脫節的現象，最後使官方決定更改站名。而其更改站名的依據，除了簡化（拔仔庄、初鹿尾改為拔仔、初鹿）、諧音（北絲鬬改為初鹿尾）之外，亦有日式地名的直接移植（針塹、迪佳改為末廣、三笠）。除了指出地名變化外，也藉由田野所得的地名讀音，指出部份的地名變化機制，也指出地名被更改後並不一定消失，可能仍留存於民間。

翁淑娟、韋煙灶、李易修（2022）針對新竹市里名的研究，特別著重在台語（原文稱閩南語）的文白異讀上，其中大量使用「雅化」概念，許多案例為諧音雅化，但亦有非諧音仍視為雅化者，例如番山、九甲埔改為香山、千甲等例。其中，關於隙仔改為客雅一例，與洪敏麟不同，翁淑娟等人亦以雅化稱之。由上述案例可見翁淑娟等人對雅化的定義並不限定於諧音，其界定亦與前人有別。值得注意的是，翁淑娟等人指出在地名雅化之後，台語讀音有白讀轉為文讀的現象。

黃亭樺（2022）的研究針對地形類聚落地名，特別著重其地名變遷，以臺灣堡圖、經建版地形圖的地名標注為材料。指出全臺灣有被傳承的地名約近 40%。其中，崎嶇度最高的嶺、坑、窩、坪、湖等通名傳承比例最高。除傳承外，消失的地名也有經過不同方式留存，例如改變用字、省去「庄」字、省去「仔」字、省去地形通名等。

從上文回顧的地名變化研究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四點：

- 一、在定義上：過去的研究者針對「雅化」的討論，可看出在字數增減、讀音相近這兩項指標上有所分歧，有些研究者將字數減少者納入討論、有

些排除；而有些將讀音不相近者也視為雅化，但也有些認為讀音相近是必要條件。

二、在概念的區別上：「雅化」與「吉言佳字」地名（或類似概念）的邊界不明顯，但從前後脈絡可知，「雅化」更加強調地名新舊變化的過程；而「雅化」與「政治意識型態」地名（或類似概念）的邊界相對清楚，研究者大致不將蘊含明顯政治意識型態的地名視為雅化。

三、在時間分期上：日治時代的地名變化中，「日式地名」已是頗成熟的論題，有助於本研究分析、討論日治時代的資料；相較之下，戰後的地名變化討論則較為龐雜，且有涉及政治意識型態與否、與原地名的關聯程度乃至於都市或鄉村之別等各項指標可討論，是尚可著墨之處。

四、在時間、空間分布上：除了日式地名相關研究已趨成熟，其餘多因研究區為三個鄉鎮市區以內的小區域，或因時間為單一斷代，不易得知更大範圍的整體時、空分布，也是本研究可著墨之處，故本研究採取橫跨三個斷代、以清治時代縣為範圍的途徑。

第三節 研究概念

一、地名變化及相關名詞

(一) 地名變化

本研究所稱之「地名變化」，指任何地名用字或讀音的變化。然而，受研究範圍及研究材料限制，將著重在地名用字的變化上。地名用字變化所包含的，並不僅止於實質意義變化，也不排除新造地名，只要指涉範圍相類、任一字有所變化，即為本研究所稱之地名變化。

無論字數變化、分化為兩個不同地名、規律性的用字變化等，或即使前後地名並無任何一字相同，但具有繼承關係、指涉範圍相近或已知新地名採用自舊地名者，均視為地名變化。舉例而言，「深水仔」改為「深水」、「大寮」改為「大寮」等，或「阿公店」改為「岡山」、「火燒」改為「長興」、「茄苳腳」改為「佳冬」，均納入「地名變化」的範疇。

採相對廣義的認定，係因本研究欲探究「雅化」如何界定，在此之前必須盡可能蒐集不同類型的地名變化，避免先入為主將部份地名變化型態排除在外，方能更嚴謹地討論雅化界定。

(二) 地名變化的相關名詞

從前節文獻回顧可見地名變化有許多次類型，除了本研究欲探究的地名「雅化」之外，尚有地名「簡化」、「標準化」等，為求後續行文順暢，在此先對幾個地名變化的次類型或相關名詞做操作型定義：

1. 地名「雅化」：

在前節文獻回顧的第一小節「綜合性地名辭書研究」中大致整理過「雅化」的知識系譜，在接下來的篇幅中，將先把「雅化」的操作型定義限定在伊能嘉矩、安倍明義的見解，亦即必須同時符合「新地名與舊地名

讀音相近」以及「新地名採用『佳字』（具有正面意涵的字）」兩項要件，並作為地名變化的一種次類型。

2. 地名「抽象化」：

然而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注意到有許多地名變化未必符合前點的「雅化」操作型定義——新地名未必採用明顯具有正面意涵的「佳字」，為能有效分析這些案例，本研究輔以「抽象化」這個概念，亦即新地名相較於舊地名，變得更遠離地名的原義，也同樣作為地名變化的一種次類型。例如岡山仔改名江山仔，即使未新增任何「佳字」，但字面上已看不出岡山仔作為小山丘的原義，便相對遠離其地名原義，即視為「抽象化」。換言之，地名「抽象化」未必為「雅化」，但「雅化」則通常也是「抽象化」，例如茄苳腳改名佳冬。

3. 地名「簡化」：

字面上的「簡化」可能指採用意思相通但相對簡單的寫法、用字，但本研究的地名「簡化」，係專指地名字面上單純地字數減少，同樣作為地名變化的一種次類型。如大樹腳改名大樹、阿里港改名里港、大潭新庄改名大潭新等例，其性質雖有若干不同，但均符合本研究所稱的地名「簡化」。

4. 地名的「通同字（詞）」：

即兩個字（詞）意義完全相同、同義異體者（如：陂/埤、鹽/塹、莊/庄……等），或該字（詞）意義不完全相同但在地名脈絡中意義相同者（如：苦楝/苦苓、岡/崗、邱/坵、分/份……等）。

5. 地名的「音讀用字（詞）」和「訓讀用字（詞）」：

音讀、訓讀係借用自日語的概念，在日語中，音讀（音読み）為傳入日本的漢語，訓讀（訓読み）則為和語（日本既有詞彙）原有的詞彙，取其同義而可視為若干漢字的對應讀音。在台語中亦有「訓讀字」的稱呼（教育部，不著年代 a），也是類似概念（如（音/訓）：塗/土、塹/堰、鹹/鹽、蚵/蠔……等）。舉例而言，同樣是「山」字，1920 年之後岡山讀

作おかやま (Okayama)、鳳山讀作ほうざん (Houzan)、やま (yama) 和ざん (zan) 即分別為「山」的訓讀與音讀；又如今屬於楠梓區的下鹽田，雖然一般「鹽」字台語讀作 iâm，但該地名實際讀音卻為 Ē-kiâm-tshân，將「鹽」讀作 kiâm (鹹) 便視為訓讀，反之，將 kiâm 這個讀音寫作「鹽」便是訓讀用字。

6. 地名「標準化」：

地名的「標準化」則泛指在地名書寫方式分歧（包含通同字、訓讀音讀用字或其他同音字等差異）下，使其漸趨統合、規範化乃至於制定標準用字的一系列過程，並作為地名變化的一種次類型。例如原先清治時期國家力量並未對縣、廳以下的地名做規範，到日治初期土地調查後，則對街庄名有一套書寫規範，例如下鹽田的寫法變得相對穩定、官方文書中不再寫作下鹹田；又如 1920 年伴隨「地方制度改正」下針對大小字層級以上的地名做用字調整，均視為地名「標準化」的一環。

7. 地名變化的「中介語」：

「中介語」（或中介語言）指的是在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中，由於同一漢字在不同語言 (language) 或方言 (dialect) 的讀音不同，在特定語言中才有讀音相近，該語言即為「中介語」。例如打狗 (Tánn-káu) 改名高雄 (たかを, Takawo) 的過程中，在日語裡面高雄的讀音才有與原地名相近，台語高雄 (Ko-hiông)、客語高雄 (Go²⁴ hiong¹¹) 讀音都並未與打狗相近，因此在打狗→高雄案例中，地名變化的「中介語」是日語，而不是台語或客語¹⁰。

¹⁰ 本研究對臺灣台語、臺灣客語，均直接稱為台語、客語，以下不再贅述。

惟台語一詞係由日治時代之「臺灣語」演變而來，而「臺灣語」的界定（包含標準音、是否包含客語或福州語）直到 1900 年代初才漸趨穩定（可參考富田哲（1999）的〈日本統治時代初期の台湾総督府による「台湾語」の創出〉），故在需要強調語言系屬上能夠互通的語言 (language) 情境時，以「福老語」統稱包含台語、泉州話、漳州話、潮州話等不同方言 (dialect) 在內的語言。

關於標音，台語採「教育部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客語則採「客家語拼音方案」但以五度調值標記聲調。聲調均標示為本調，若有不變調的情形，在該音節後以井字號「#」示之。

二、批判地名學

批判地名學（critical toponymies /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於 1980 年代萌發，將地名研究的焦點放在地名背後的命名權、文化政治等議題上（葉韻翠，2013），而後大致在 2010 年代左右傳入臺灣地名學界，為諸多研究者應用，並大多應用在戰後的街道名研究，其次為日治時代的地名變化研究（葉韻翠，2014；黃雯娟，2014a；同前，2014b；楊心喻，2014；王虹媛，2016；李維仁，2016；黃雯娟，2017；林聖欽，2017；邱麟翔，2017；黃秋華、陸偉明，2020；林泓瑜，2021；姚聖洋，2022；林聖欽，2024；陳亮均、林聖欽，2025）。

2010 年，批判地名學的三位指標性研究者 Reuben Rose-Redwood、Derek Alderman 和 Maoz Azaryahu（2010）共同回顧、展望批判地名學的發展，指出三種並不互斥的研究取向（approach）：符號學（semiotics）、空間編碼（regimes of spatial inscription）及社會正義議題（issues of social justice）。黃雯娟（2014a）的引介中，則將其條列為政治符號研究、治理研究、社會正義研究三種取向（Rose-Redwood, Alderman & Azaryahu, 2010）。

符號學方面，包含政治符號（political semiotics）、紀念性命名的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 of commemorative place naming）等；空間編碼方面，借鑒治理性（governmentality）這一概念，關注統計的劃分、空間識別等面向中的地名；社會正義議題方面，則著重地名的象徵性抵抗（symbolic resistance）與命名作為文化的競技場（place naming as a cultural arena）等觀點。

在本研究中，透過清治時代的《鳳山縣采訪冊》所記載地名，向後比較其在往後 130 年的地名變化。從文獻回顧可知，先行研究中通常不將「政治意識型態」地名視為「雅化」的一部份，故批判地名學中關於紀念性地名、地名中的政治符號等討論與本研究的關聯較不密切。相對地，本研究關注到日治時代地方制度改正的用字統一等地名的標準化歷程，與地名的量化空間研究有關，此研究取向有助於本研究觀察地名的變化與統治者治理需求的關係。本研究也同樣關注到不同歷史分期下地名如何變化、新舊地名之間的關係、中介語言為何，這部份則和社

會正義研究取向較相關，不僅是關注命名權掌握在「誰」——統治者或被統治者、優勢族群或弱勢族群，也關注地名中的語言差異。

本研究將借鏡上述批判地名學研究的視點，觀察不同歷史分期中《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變化的特色，並試圖討論不同分期的地名「雅化」背後是否藏著統治者的治理需求，抑或「雅化」的命名權由「誰」所掌握，而「雅化」又是在什麼脈絡中、怎麼發生。



第四節 研究區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空間範圍，原則上為清治臺灣末期的臺南府鳳山縣，本研究中將此區域稱作「清末鳳山縣區域」，操作上以 1894 年《鳳山縣采訪冊》記載的 900 餘筆街、莊地名為範圍，觀察不同時間段之間新舊地名的延續、繼承及變化，因此自然地理實體名、原住民族社名等，便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此外，由於採清治末期的鳳山縣為範圍，故現如今大致屬於高屏地區——高雄市、屏東市境內，但當時由安平縣所轄的羅漢門里、崇德里、楠梓仙溪里和文賢里的安平縣轄之部，以及恒春縣轄區域，也就不在本研究範圍內¹¹。

若對照到日治時代二十廳時期（1901–1909）之行政區劃，本研究「清末鳳山縣區域」的範圍，橫跨鳳山、蕃薯寮、阿猴三廳的部份區域（圖 1-1）。



¹¹ 羅漢門、崇德、楠梓仙溪 3 里約包含今內門、甲仙 2 區，及旗山、田寮、杉林、六龜 4 區的部份區域；文賢里約包含今茄荳區及湖內、仁德 2 區部份區域，其中僅今屬湖內區的區域和茄荳區的崎漏屬鳳山縣轄、在本研究範圍內；恒春縣轄區約包含今枋山、車城、恆春、滿州等 4 鄉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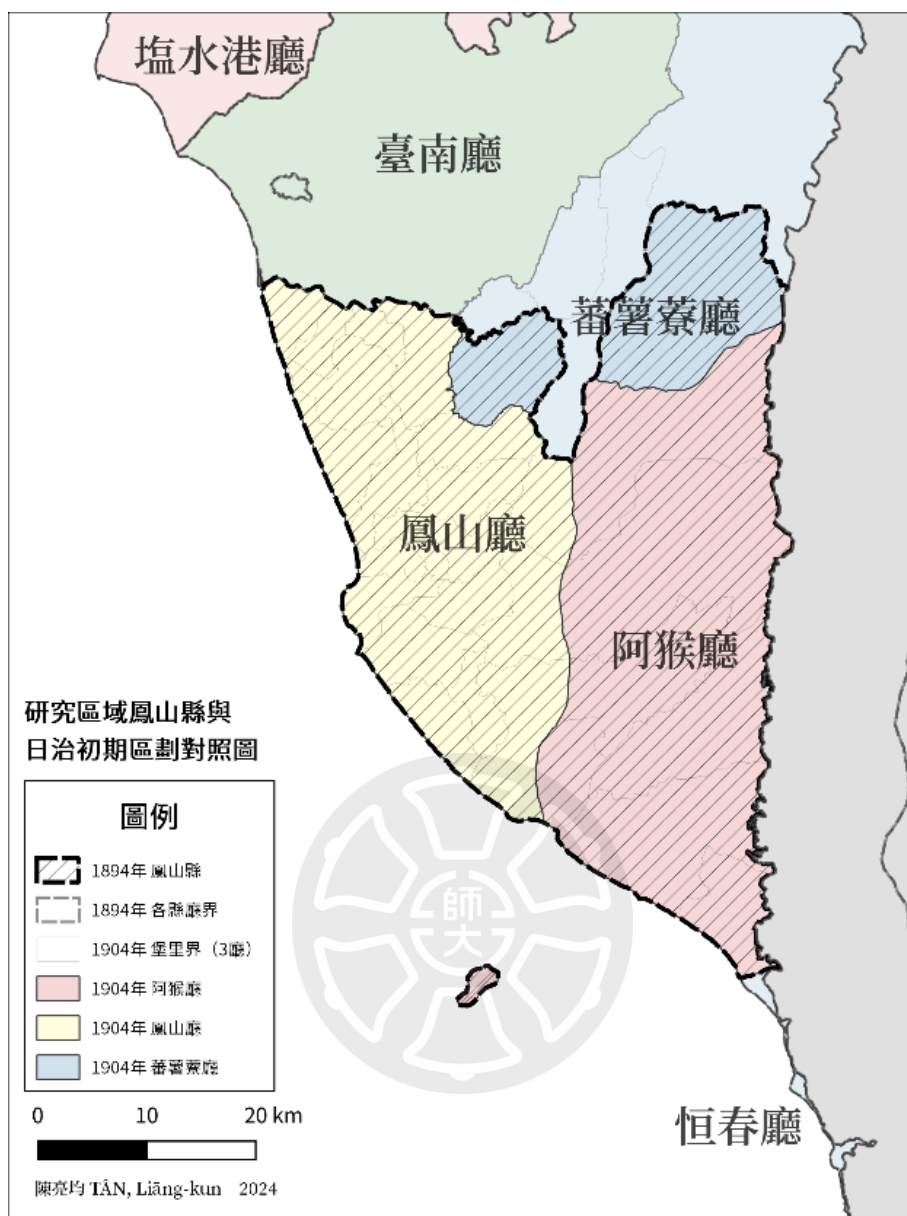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區域圖（1894/1904）鳳山縣與日治初期區劃對照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2020a；2020b；2020c）。

〔筆者經 QGIS 改繪〕。

然而清治時代的里界可能因河道變動、聚落遷徙等因素，未必為日治時代完全沿用。例如清治末期的《鳳山縣采訪冊》中記載下淡水溪左（東）岸的港西里有一地名「鳥鼠洲」（今屬大寮區會結里），但日治初期的 1904 年卻屬於下淡水溪右岸的小竹下里，其隸屬下淡水溪右岸的狀態持續至今。與鳥鼠洲相反，在右岸的小竹里有一地名「頭前溪」（今橫跨屏東市前進里、清溪里等里），在 1904 年屬於左岸的港西中里，同樣持續至今。由此可見清治、日治的里界並不完全相同。

其後，清末鳳山縣區域在 1909 年至 1920 年分屬臺南廳與阿猴廳，1920 年至 1945 年均歸入高雄州，分隸除恒春郡以外的各郡市。戰後，1946 年至 1950 年分屬高雄縣、高雄市、屏東市（省轄市），1950 年至 2010 年分屬高雄縣、屏東縣、高雄市，2010 年至今則分屬高雄市及屏東縣（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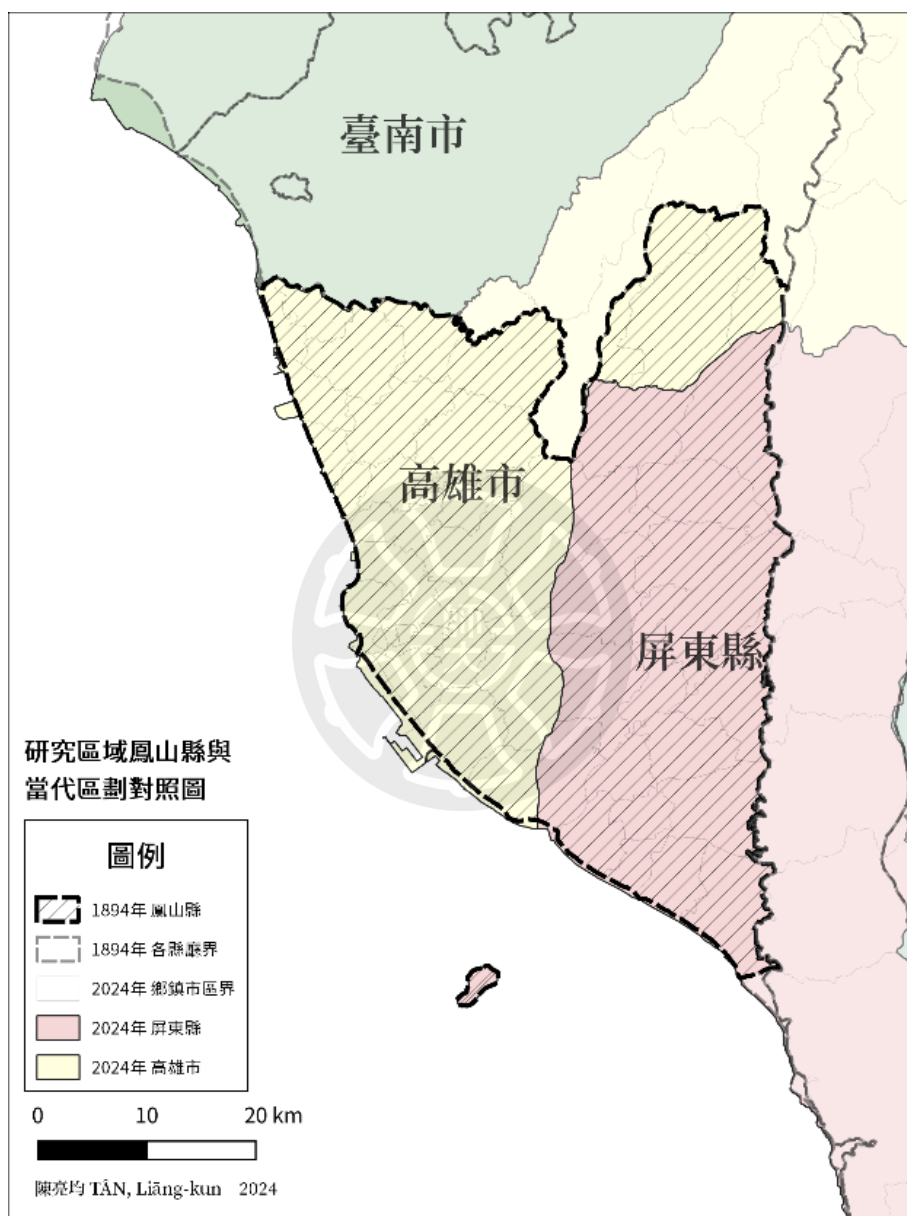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區域圖（1894/2024）鳳山縣與當代區劃對照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2020a）；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23a；2023b）。〔筆者經 QGIS 改繪〕。

本研究的时间範圍，自資料起始年——《鳳山縣采訪冊》編纂完稿的 1894 年（清光緒 20 年）起，經過日治時代、戰後中華民國統治時代，至本研究完稿前的 2024 年止，共約 130 年。

二、研究材料

本研究欲針對《鳳山縣采訪冊》的街莊地名，從 1894 年至 2024 年做貫時性比較，故須蒐羅這 130 年間的地名資料，因此，以下將分別表列本研究用以建立地名資料庫的史料來源，並說明其性質。

（一）1894 年《鳳山縣采訪冊》

1887 年（清國光緒 13 年）原臺灣府、臺北府轄境正式實設「福建臺灣省」，衍生纂修通志的需求，至 1892 年開始各地的采訪工作，《鳳山縣采訪冊》即為此背景下的產物。目前所見版本於 1894 年纂成完稿，由盧德嘉等人纂輯（盧德嘉，1960：F5）。雖尚為采訪冊、未正式出版，但遺留稿本為清治末期的南臺灣留下詳盡的街莊紀錄，有很大的使用價值。周憲文（1960）在其編輯的臺灣文獻叢刊《鳳山縣采訪冊》〈弁言〉亦指出體例雖有欠完整，但內容極為詳盡。

目前較易取得者，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於 1960 年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第 073 種）鳳山縣采訪冊》、成文出版社於 1983 年出版的《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 33 號）鳳山縣采訪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文獻叢刊為基礎建置的「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臺灣文獻全文資料庫」，以及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數位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資料庫等，共 4 個版本¹²。不過溯其本源，均來自於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的兩部抄本，其一為 1894 年留下之「舊抄本」，其二為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重抄本（成文出版社，1983），臺灣文獻

¹² 「臺灣文獻全文資料庫」內容取自既有的「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再加上《臺灣新民報》彙整而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而「臺灣學數位圖書館」亦整合自「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在內的數個資料庫（國立臺灣圖書館，2025），故均不視為獨立的材料，以下皆僅列其中之一。

叢刊版、成文版、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版均依據「舊抄本」，臺灣學數位圖書館版則為舊慣調查會重抄本的掃描檔。

其中，《臺灣文獻叢刊》及「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的內容重新繕打過，尤其「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已數位化，易於使用。然而經過重新繕打、建置資料庫時的自動辨識，難免有部份錯誤之處¹³。而成文出版社的《中國方志叢書》則有兩冊翻印自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所藏的「舊抄本」。關於《鳳山縣採訪冊》的版本，整理如表 1-1。

表 1-1 《鳳山縣採訪冊》版本列表

依據稿本	出版年	出版單位	版本	性質
舊抄本	1960	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	臺灣文獻叢刊 (第 073 種)	重新繕打排印
	1983	成文出版社	中國方志叢書 (臺灣地區第 33 號)	重新繕打排印 及影印兼有
	-	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臺灣文獻全文資料庫	依據臺灣文獻 叢刊數位化
臨時臺灣 舊慣調查會 重抄本	-	國立臺灣 圖書館	臺灣學數位圖書館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原件掃描檔

資料來源：盧德嘉（1960；1983）；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國立臺灣圖書館（2025）。

故本研究將以「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的數位化成果為主，並輔以成文出版社翻印的稿本為輔，從《鳳山縣採訪冊》的〈甲部 地輿 疆域〉和〈丁部 規制 街市〉中擷取街莊地名，臺灣文獻叢刊與中國方志叢書兩相對照，以建立 1894 年此一時點的地名資料庫。

¹³ 以本研究會用到的範圍為例：小竹里的「知母令阮」誤植為「知母令阮」，港東里的「石公徑」誤植為「石松徑」，如此類。

(二) 明治 30 年代鳳山、蕃薯寮、阿猴三廳《廳報》

日本統治臺灣後，1898 年（日本明治 31 年）至 1905 年實施土地調查（吳密察，2017），並在 1901 年起實施廳制，將臺灣劃分為 20 廳，本研究範圍之「清末鳳山縣區域」此時分屬鳳山廳、蕃薯寮廳及阿猴廳。1904 年，包含上述三廳在內的許多廳，各自完調整管內各街庄的範圍。當時各廳在公告上用詞並不一致，鳳山、蕃薯寮、阿猴三廳分別以「當廳管內街庄土名ノ名稱區域ヲ左ノ通變更ス」、「管內街庄ヲ左ノ通合併改稱ス」、「街庄ヲ左ノ通合併改稱シ……施行ス」等字句描述（鳳山廳，1904；阿猴廳，1904a；蕃薯寮廳，1904a）。就結果論，街庄數減少、個別街庄範圍變大，故在此統稱為「街庄合併」¹⁴。

上述街庄合併的公告，由各廳《廳報》刊載¹⁵，以對照表的形式呈現新舊街庄轄區，故形同記錄下合併前、合併後兩筆街庄地名資料。歐又華（2011）對新北市金山、萬里的地名變遷研究和林聖欽（2017）對苗栗縣頭份、三灣的基層地名研究便曾使用同類型的資料來建立地名資料庫。此外，「街庄合併」完成後，總督府於 1905 年 12 月由「明治三十八年府令第八十九號」彙整全臺調整後的街庄，然而遲至 1906 年 2 月仍有勘誤（正誤）（臺灣總督府，1905a：1-18；同前，1905b：27；同前，1906：26-28），故將街庄合併後的資料年代視為 1906 年。本研究緣此得知 1904 年合併前、合併後的街庄地名，由此檢視研究範圍內的街莊地名在此一時點的地名變化。

(三) 1921 年《新舊對照管轄便覽》

1920 年（日本大正 9 年）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實施「地方制度改正」，將地方制度改為州郡街庄制，1920 年以前的街庄再次整合成範圍更大的市街庄，原街庄則改為大字、土名改為小字。1921 年，臺灣日日新報社編纂、出版《新舊對照

¹⁴ 日治時代用字為「庄」而非「莊」，實際上清治時期民間也經常混用「庄」或「庄」。但本研究以清治末期的《鳳山縣採訪冊》資料為準，《採訪冊》統一採用「莊」，故在述及《採訪冊》的地名時，仍以「莊」為主，論文題名亦同。

¹⁵ 目前《鳳山廳報》、《蕃薯寮廳報》、《阿猴廳報》均可在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中查詢得掃描檔，三廳廳報均為《臺南新報》附錄的一部份。

管轄便覽》¹⁶，在例言中即指出該書為新舊行政區、新舊地名提供對照，並經過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校閱用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分為五個部份，第一部份〈新舊行政區劃、新舊地名對照〉和第二部份〈警察監視區域、警察名稱位置受持區域〉與地名較為相關，以對照表的形式分別羅列新舊行政區和警政轄區變化，前者的尺度細達大字、小字層級。本研究將根據第一部份得知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前、改正後的大字、小字地名，由此檢視研究範圍內的街莊地名在此一時點的地名變化。同樣地，為求謹慎，本研究亦將與《府報》中的「大正九年府令第二十七號」兩相對照（臺灣總督府，1920a：27–31；同前，1920b：46–47；同前，1920c：74–75；同前，1920d：30；同前，1920e：94；同前，1920f：8；同前，1920g：77），再建立地名資料庫。

（四）1944 年《警察官署別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

1944 年（日本昭和 19 年）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出版《警察官署別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其在凡例中指出該書為戶口相關事務而編，原資料由各警察官署提供（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1944）。

在 1920 年實施州郡街庄制後，臺灣各地仍陸續有行政區調整，以本研究區為例，高雄街、屏東街先後改制為州轄市，亦先後實施「町名改正」，在都市地區的地名變化不容忽視。《警察官署別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雖以警政、戶口事務為核心，但其依照警政轄區羅列的地名，亦可為本研究參考，且 1944 年已時值日治時代末期，正可用於得知日治末期的町、大字、小字地名，由此檢視研究範圍內的街莊地名在此一時點的地名變化。

¹⁶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可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查詢得掃描檔。

（五）1991 年《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建置沿革篇》

1980 年代起，臺灣省文獻會開啟《重修臺灣省通志》的編纂工作，其中 1991 年（中華民國 80 年）由王世慶撰稿的《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建置沿革篇》，付梓出版。

其中在第五章詳盡地收錄臺灣省各縣市所轄鄉鎮村里列表，共有 1951 年 8 月底、1966 年底、1978 年底、1981 年底共 4 批資料，其中除了 1951 年之外，後 3 批資料皆詳列各里設廢時間，然而，由於其範圍為臺灣省，1981 年時高雄市已升格為院轄市，故有完整包含清末鳳山縣區域資料者僅 1951 年、1966 年及 1978 年 3 批資料。本研究將據此得知戰後至 1978 年的村里地名，由此檢視研究範圍內的街莊地名在此一時點的地名變化。

（六）其他

本研究亦將視情況運用日治時代上述材料外的《縣報》、《廳報》、《州報》、總督府《府（官）報》、戰後政府公報、地方議會議事錄等，以補足地名變化的時間、緣由等詳情，也參考新道滿（1938）編《ローマ字發音臺灣市街庄名の讀み方》和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並輔以田野調查，用以瞭解地名的台語、客語或日語讀音。

關於 1978 年以後的地名變化，則將參考《高雄市地名探索》（1983）、《臺灣地名辭書（卷五）高雄縣》（2000）、《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2001）、《臺灣地名辭書（卷五）高雄縣（第二冊）》（2008）、《臺灣地名辭書（卷廿三）高雄市》（2022）等辭書及近年政府公報、新聞等材料。

本研究用以建立地名資料庫的主要史料，整理如表 1-2。

表 1-2 本研究地名資料庫所根據的史料列表

所在章節	資料年代	出版年代	史料
第二章	1892-1894	1894 完稿 1960、1983 出版	《鳳山縣采訪冊》
	1904	1904	鳳山、蕃薯藔、阿猴 三廳《廳報》
第三章	1904-1906		《府報》第 1870 號
	1920	1921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
	1920-1921	1920	《府報》第 2177 號
		1921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
	1944	1944	《警察官署別臺灣總督府 行政區域便覽》
第四章	1951	1991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 政治志）建置沿革篇》
	1978		
	2024	2024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資料來源：即本表羅列之各項史料。

三、研究方法

（一）時間分期

首先，本研究透過前揭史料建立地名資料庫，欲以清末鳳山縣區域為範圍做貫時性比較，故「時間」——歷史地理學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藉由時間分期，觀察地名變化在不同分期中的分布情形。

同時，本研究根據制度的差異，將 1894 年至 1904 年——地名尚未標準化時，由清國、日本做的兩次地名調查視為第一個分期，其次從 1904 年的「街庄合併」起算至日治末期為第二個分期，最後從戰後至今視為第三個分期，以此為基準觀察《鳳山縣采訪冊》900 餘筆地名在不同分期的地名變化，討論第一至第三個研究問題。

(二) 地名變化的認定

其次，如研究概念所述，為求謹慎起見，只要在書寫上有任何變化，本研究均將其納入討論。然而，本研究意欲討論的主旨並非「蔡」改「寮」、「堰」改「塹」這類用字變化¹⁷，因此，將從地名變化中剔除通同字的差異與音讀訓讀（表 1-3）的差異，剔除後剩餘的部份即為本研究中欲討論之地名的「實質變化」。

表 1-3 通同字（詞）及音讀訓讀用字（詞）差異

類別	案例
通同字（詞）差異	陂/埤/坡、岡/崗、莊/庄、鹽/鹽、旂/旗、園/园、骹/腿、濫/塗、甌/磚、窰/窑、邱/丘、樹/樹、考/拷、韭/韭、鐵/鐵、阮/坑、窟/堀、衝/冲、嵌/嵌、圍/圉、挖/挖、缺/缺、蕃/番、營/營、與/嶼、分/份、柳/柳、豐/豐、雙/双、貓/猫、后/後、犁/犁、苦棟/苦苓……等。
音讀訓讀用字（詞）差異	瀑/凹、塗/土、塹/堰、內/裡、鹹/鹽、吼/哮、蚵/蠔、田草/仙草……等。

資料來源：盧德嘉（1960；1983）；阿猴廳（1904a）；鳳山廳（1904）蕃薯寮廳（1904a；1904b）；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

(三) 地名變化的分類

再者，從文獻回顧可知，過去的研究者對「雅化」其定義、界線的認知有所歧異，其中以「讀音是否相近」這項指標最為關鍵：從伊能嘉矩（1909）到沿襲其見解的安倍明義（1938）、洪敏麟（1980），將「雅化」（或「佳字」）與讀音相近綁定，但晚近的研究如《臺灣地名辭書》、翁淑娟等（2022），則不認為雅化必須要讀音相近。

是故，本研究中「讀音是否相近」將作為分析每一分期地名變化的最重要指標。然而，在許多地名變化中無關乎讀音是否相近，僅是單純的字數增減（如前

¹⁷ 關於「堰」字，《鳳山縣採訪冊》中將「堰」用以表示「塹」，並在〈丙部 地輿 魚堰 水利 六〉篇中特意說明：「壅水為埭曰堰，俗作塹。查各種字書，均無塹字，當從堰為是。堰於扇切，入阮、願、霰三韻，蓋傍海圍築以畜魚者也。」（盧德嘉，1983：314）蓋「堰」、「塹」二字音不同，但義同，視「堰」為訓讀用字。

文研究概念論及的地名「簡化」)，故在讀音是否相近之外，仍須獨立出「僅字數增減」一類。

由此，可得出地名變化分類表（表 1-4）：

表 1-4 地名變化分類表

是否實質變化	讀音相近	案例
實質變化	僅字數變化	北嶺墘→北嶺（路竹區） 阿里港→里港（里港鄉）
	非讀音相近	九芎林→廣林（美濃區） 下鹽田→藍田（楠梓區）
	是讀音相近	竹葉→德協（長治鄉） 漳浦厝→前埔厝（仁武區）
通同字或音讀訓讀用字（不討論）	-	旂後→旗後（旗津區） 水哮→水吼（萬丹鄉）

資料來源：筆者依表 1-2 所列史料整理。

在依據表 1-4 將地名分類後，本研究將再根據各分期的地名變化特色，討論地名變化的不同面向，例如讀音相近的地名變化中其中介語言為何（如台語、客語、日語或華語）、非讀音相近的地名變化又是依據什麼來取名……諸如此類。

（四）地名變化的比較

此外，在比較新舊地名的關係時，由於地名的記載，或者地名的建制性地位未必是連續的，舉例而言，在日治初期的「街庄合併」後，許多地名失去建制性地位，甚或未能被地圖記載下來（林聖欽，2017：116），但並未消失，到了戰後又搖身一變成為村里名（如萬丹鄉的水泉村）。此時，沒有前一個年代的地名資料可比較，本研究將與此地名上一次出現的年代做比較，以水泉為例，在 1951 年成為村里名之前，1944 及 1920 都未有記載，那麼比較的標的就會是 1904 年街庄合併後的狀態。又如《采訪冊》在興隆里有一街莊地名「舊城內」，在街庄

合併的資料上並無此街庄，但在《堡圖》（所呈現資訊為街庄合併後的時點）上記載有「舊城」這一地名，便將以「舊城」與「舊城內」兩者比較其地名變化。

相對地，若在官方紀錄或行政建制上的地名發生變化，也未必代表舊的地名消失，舊地名仍可能持續使用在庶民生活中，甚至在許多案例中新舊地名會並存，例如 1920 年在林仔邊的基礎上產生新地名林園後，林園作為市街庄層級的林園庄，林子邊則仍然保留在大字層級。因此，本研究處理的地名變化，其意義在於「此地名出現了新的型態」，而非「舊的型態消失」。

（五）關於「雅化」的探究

由此，得出新、舊地名間的關係後，繼而觀察不同類型的地名變化是否有空間或時間上的集中趨勢，得出不同歷史分期的地名變化特色，並從若干地名變化案例中進一步探查其發生背景與發生機制，瞭解地名雅化的實態。

除分別觀察不同歷史分期的地名變化特色外，亦希望經由本研究針對單一地區貫時性的比較，與前人研究的「雅化」論述相互比較，期能釐清地名「雅化」的定義，使未來的地名研究能更清楚地使用、指認「雅化」。

第二章 清治末期至日治初期的地名變化

第一節 制度背景：兩批地名調查

首先，本研究將針對第一個時間分期——清治末期 1894 年至日治初期 1904 年間的地名變化做比較，此時期經歷馬關條約後的臺灣主權移轉，從清帝國的新省份成為日本帝國的新殖民地，此時期的地名資料正是應「新省份」和「新殖民地」的需求而生——采訪和土地調查。

一、清治末期：清丈與采訪

1887 年臺灣正式「建省」，建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為清查「隱田」，在全臺實施「清丈」並於 1892 年完成。與此同時，建省也驅動省通志的編纂，作為其準備工作，1892 年設采訪局，於 1894 年《鳳山縣采訪冊》完稿。

以鳳山縣而言，「清丈」和「采訪」都留下為數可觀的地名資料，前者為《鳳山縣簡明總括圖冊》（以下簡稱《簡明總括》），後者即為《鳳山縣采訪冊》（以下簡稱《采訪冊》）。《簡明總括》以地圖形式呈現，較能得知地名的相對位置；而《采訪冊》的地名筆數較多，地名的先後編排也大致依據地理位置排列。不過，《采訪冊》雖於 1894 年纂成，晚於清丈完成、《簡明總括》纂成的 1892 年，此時間點的鳳山縣各里理應已進一步析分，如觀音里已析分為觀音上里、觀音中里、觀音下里、觀音內里等四里，但《采訪冊》所載仍是析分前「觀音里」（吳幅員編輯，1964：1-2）¹⁸。

至於《采訪冊》的地名來源，在〈自序〉中可略知一二（盧德嘉，1960：F5）：

……局設於壬辰（按：1892 年（光緒 18 年））季冬之朔，諸同人坐候數月，寂無一事。至遲之又久，而始有港西里舉人李向榮及港東里生

¹⁸ 雖然區劃是清丈前的狀態，但同樣〈疆域〉篇中記載的應徵稅額卻與作為清丈成果的《鳳山縣簡明總括圖冊》相近（盧德嘉，1960；盧德嘉，1983；吳幅員編輯，1964）。

員洪占春各就該里約舉數條，亦屬寥寥無幾。不得已，商請 李明府飭傳各里總保、莊耆按月查報，始得陸續造送疆域、田園兩項。……

在《采訪冊》中，前文提及的李向榮、洪占春二人提供資訊可在〈列女〉篇中看到，由於本研究採用的〈疆域〉、〈街市〉兩篇並未敘明資料的提供者為誰，僅署名盧德嘉撰文，故不得而知李、洪二人是否提供地名資訊。然而，從引文最後一句可知，〈疆域〉篇的地名應是由時任鳳山知縣李淦（李明府〔按：明府即指知縣〕）要求各里「總保」、「莊耆」這些地方頭人提供給《采訪冊》的撰者群的。

二、日治初期：土地調查與街庄合併

至 1895 年臺灣主權移交予日本後，日本面對第一塊殖民地，為掌握土地制度、權屬、地籍、地形等統治所需資訊，臺灣總督府於 1898 年設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啟動土地調查（吳密察，2017）。

在調查過程中劃分的區域，施添福指出「清丈區域」、「查定區域」（或稱「調查區域」）與「行政區域」三種形式，其中清丈區域即劉銘傳實施清丈時所劃分的區域範圍，初具行政村的性質；行政區域則為日治時代起初劃設的街庄，並不如清丈區域般具有相對明確的空間範圍，較有自然村的性質；查定區域或調查區域則是將行政區域調整、合併，重組為具有明確空間範圍的街庄（施添福，1996）。

施添福所描述的係蘭陽平原的案例，而在本研究區中，清丈區域即前述《簡明總括》記載的街庄範圍，行政區域即日治初期的街庄。至 1904 年，本研究區橫跨的鳳山、蕃薯寮、阿猴三廳均在這時調整街庄範圍，將作為行政區域的街庄，調整成作為調查區域（查定區域）的街庄，即前述的「街庄合併」，故可以從此時公告街庄區域調整的各廳《廳報》得知調整前、調整後的舊、新地名。

第二節 1894 年《鳳山縣采訪冊》的地名資料

如第一章的「研究區與研究方法」所述，本研究的地名資料，係擷取自 1894 年（清國光緒 20 年）纂成的《鳳山縣采訪冊》（以下簡稱《采訪冊》），於其中〈甲部 地輿 疆域〉（以下簡稱〈疆域〉篇）擷取分隸各里的莊名¹⁹，又於〈丁部 規制 街市〉（以下簡稱〈街市〉篇）擷取街名²⁰，由以上兩種來源，組成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街莊地名」。

《采訪冊》針對各街莊的記載堪稱翔實，但在研究時，需要注意其書寫習慣，以求正確地理解其資料內涵。關於《采訪冊》的編纂背景及版本來源，已在第一章詳述，故以下將進一步觀察《采訪冊》〈疆域〉、〈街市〉兩篇的資料性質。

一、〈疆域〉與〈街市〉篇的地名字數與排版

首先，《采訪冊》在〈疆域〉篇中大多採取三字為一單位、五單位為一行的排版形式，同一行內莊名與莊名之間以空白處相隔（圖 2-1、圖 2-2）。每筆地名的字數以三字為多數，若有地名超出三字，必將前幾字縮小，無一例外，如圖 2-1（第四行）的「頂下中莊」、「內外曠地」或圖 2-2（第五、六行）的「興化廊山頂」、「昇仙院山頂」、「知母令院」等。但「頂下中莊」和「內外曠地」兩例較為特殊，並非名為「頂下中莊」，而是有「頂中莊」、「下中莊」兩個地名，內外曠

¹⁹ 在《采訪冊》〈疆域〉篇中，共分 14 里分述，每一里的起始，皆先敘述〇〇里與縣治（鳳山縣新城）的相對位置，如「港東里在縣治東南方距城三十里」。接著明列該里管內莊數，如（同例）「…轄莊一百七十」。然而，同樣以港東里為例，轄內的「莊」卻有「嵌頂街」、「下林仔邊街」等，或者在觀音里有「山頂社」，可見無論這些「莊」的聚落單位通名為何，一律皆稱為「莊」。故本研究沿用《采訪冊》的稱呼，無論聚落單位通名為街、莊或社，皆將〈疆域〉篇記載的地名統稱為「莊名」。

前段提及觀音里有「山頂社」，「番社」並不在本研究範圍內，但《采訪冊》中「番社」另載於〈丁部 規制 番社〉篇，且「社」在南臺灣經常作為普通的聚落單位通名，如臺南的南廠、高雄的內惟、前金、五塊厝等至今皆仍稱為社，故此山頂社應非「番社」。

²⁰ 在《采訪冊》〈街市〉篇中，沒有依里分列街市，但先將大竹里縣城（新城）內的街名條列，才再言及他里，言全縣共 48 條。在此篇中，街、市是各有所別的，可以歸納得知，原則上「逐日為市」者稱為街（嘉祥里的阿哩市、長治里的竹滬市為 2 例外），非逐日為市者，如「逢節為市」、「五日一市」等，則稱為市（興隆里舊城內的大道公街已「今不作市」為唯一例外）。

地亦同理。是故若遇上述情形，須依據抄本（即圖 2-1、圖 2-2 這般）人工判斷係兩個地名或一個四字以上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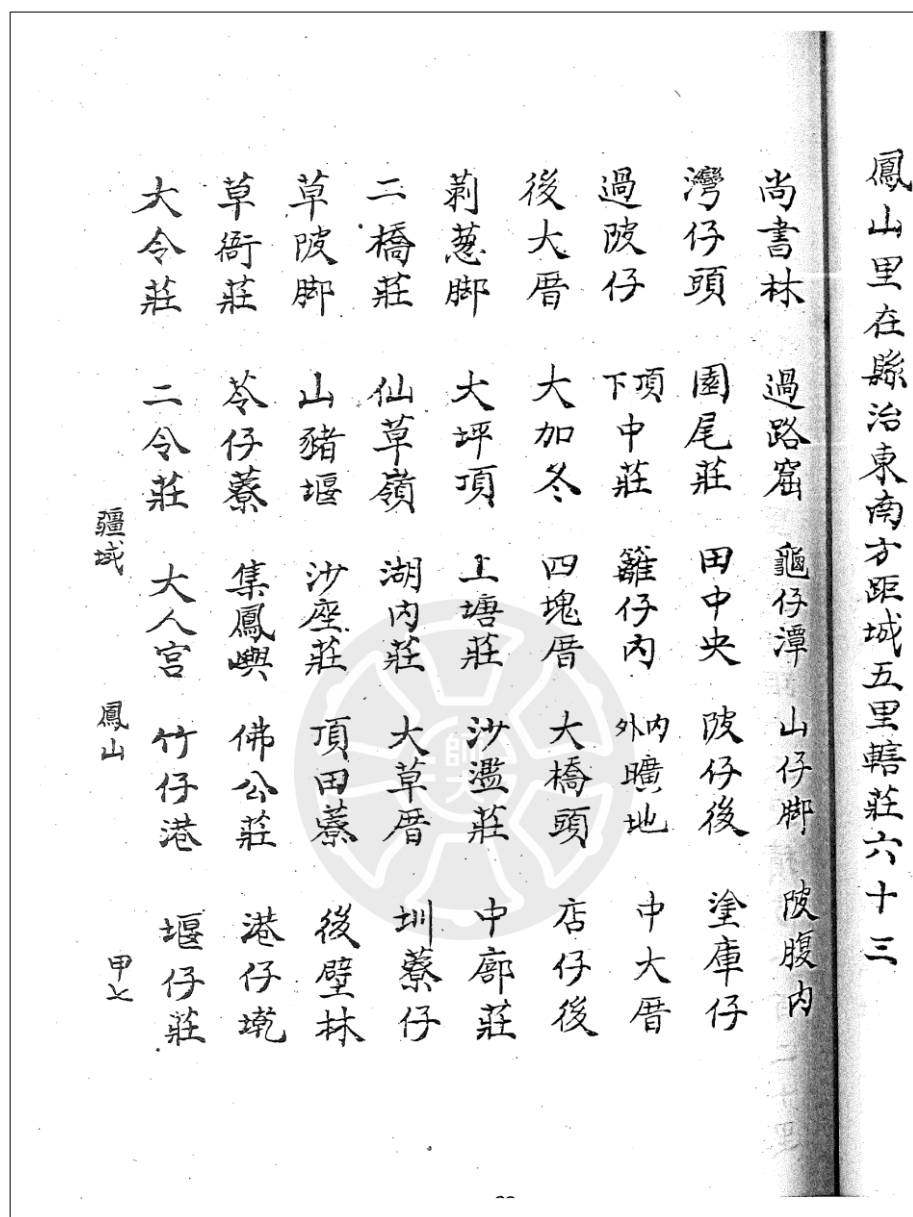


圖 2-1 《鳳山縣採訪冊》〈甲部 地輿 疆域〉書影（鳳山里局部）

資料來源：翻攝自盧德嘉纂輯、成文出版社影印（1983）《鳳山縣採訪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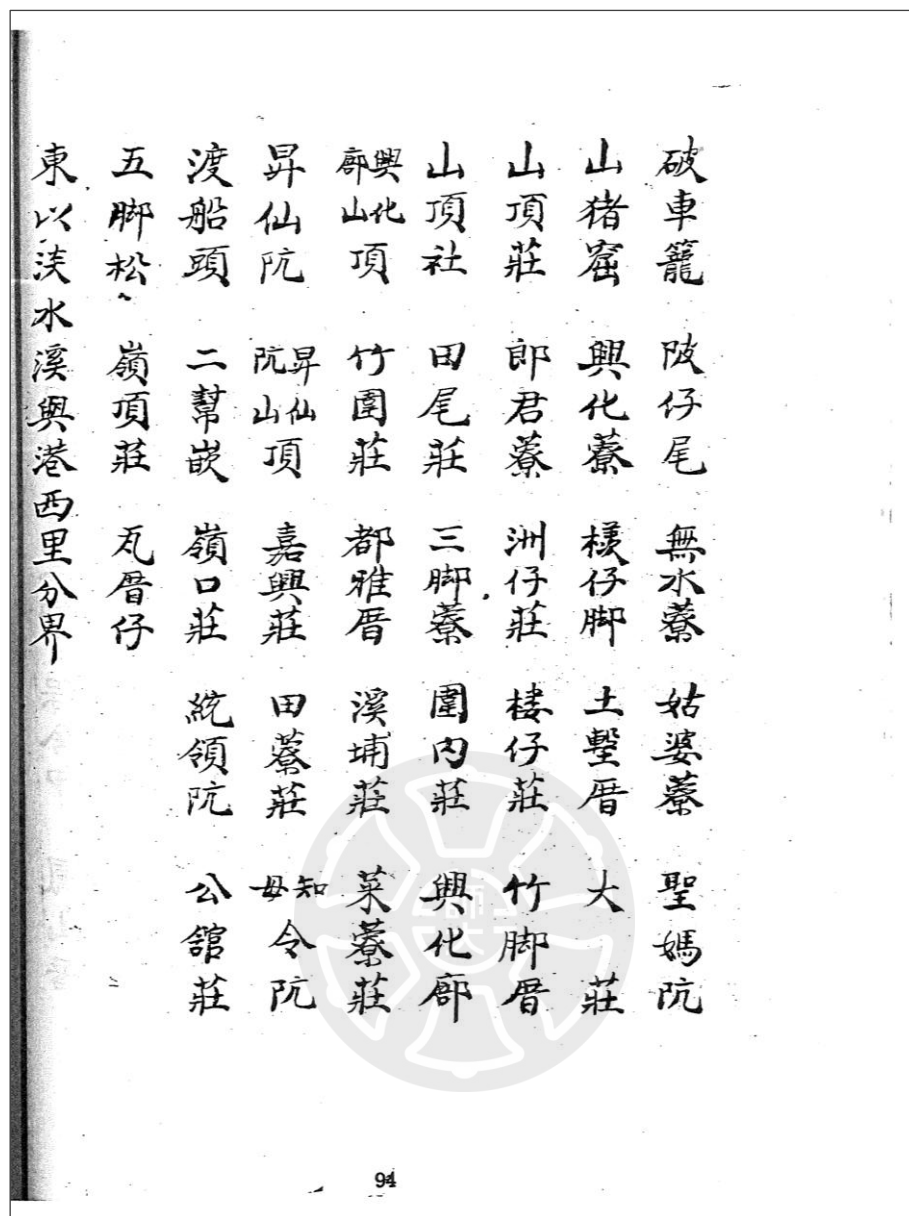


圖 2-2 《鳳山縣採訪冊》〈甲部 地輿 疆域〉書影（觀音里局部）

翻攝自盧德嘉纂輯、成文出版社影印（1983）《鳳山縣採訪冊》

就〈疆域〉篇的原始資料觀之，若將以空白處分隔的莊名視為一筆，亦即暫且不計頂下中莊這類情形，也不計重複的莊名，則原始資料共有 949 筆莊名。

在 949 筆中，高達 904 筆地名為三字地名，二字、四字、五字者僅分別有 14、27、4 筆，然而，這並不代表三字地名在鳳山縣的莊名中占如此高且懸殊的比例。若將〈疆域〉篇的莊名扣除街、莊、社等聚落單位通名後再來討論，可以發現以下規律：

1. 若原地名為二字，如：內圍、阿侯，則通常會加上「莊」等聚落單位通名，《采訪冊》便記為：內圍莊、阿侯街。
2. 若原地名為三字，如：陂仔頭、大坪頂，則通常不會加上聚落單位通名，《采訪冊》即記為陂仔頭、大坪頂。
3. 若原地名為四字以上，在部份案例中亦有被縮減為三字者。例如港西里「下冷水」在《采訪冊》以外的後世史料中多記載為「下冷水坑」，即為縮減之例。

由此可知《采訪冊》記載的地名，可能與實際使用、稱呼的地名有所差距，故以《采訪冊》為材料研究地名時，須在認知到此一資料性質的前提下進行才較佳。

另一方面，在〈疆域〉篇中，由於按里分別表列，難免有位於里界附近的地名被重複記載，如「哨船頭」在大竹里、興隆里項下皆被列出，又如「下鹹田」在半屏里、仁壽里項下皆被列出，此情形須多番查考歷史地圖、高屏三縣市地名辭書等相關文獻（施添福總編纂，2000；2001；2008；2022），人工將重複者剔除。

同樣是需要人工篩選的，在〈街市〉篇中，除了標示「以上十五條俱在縣城內屬大竹里」的新城各街，以及位於興隆里舊城內的大道公街，總共 16 條街以外，其餘街市地名均與〈疆域〉篇中的莊名重複，且專名完全相同，也沒有重複討論的必要，亦省略之。

二、《采訪冊》的地名資料整理

經由上述對《采訪冊》〈疆域〉、〈街市〉兩篇莊名、街名資料的觀察，可以統整出幾項建立地名資料庫時必須經過的前置作業：

1. 將〈疆域〉篇的聚落單位通名（街、莊、社）去除。然而，有些地名去除街、莊、社之後會影響該地名意義、使其失其原義，這類情形就會保留聚落單位通名。如「後莊」（屬小竹里）、「東片新莊」（屬港西里），若將聚落單位去除，「後」、「東片新」將不知所云。

2. 人工篩選〈疆域〉篇的莊名，將「頂下中莊」這類實為兩筆地名者分離開來。
3. 剔除〈疆域〉篇重複的莊名和〈街市〉篇重複的街名。

完成後，方能得出《采訪冊》的街莊地名資料共 954 筆，並按里別表列如表 2-1。

表 2-1 《鳳山縣采訪冊》各里街莊地名筆數

篇	里	筆數
〈疆域〉	大竹里	31
	興隆里	21
	赤山里	22
	小竹里	94
	鳳山里	65
	觀音里	106
	半屏里	11
	仁壽里	58
	維新里	17
	嘉祥里	70
	文賢里	14
	長治里	18
	港東里	170
	港西里	241
〈疆域〉計		940
〈街市〉	大竹里	15
	興隆里	1
	〈街市〉計	16
總計		954

資料來源：盧德嘉（1960；1983）。

從表 2-1 可以觀察到，各里地名筆數的分布並不均質，下淡水溪以東的港西里、港東里顯然較多，但若考量到下淡水溪以東 2 里的面積，與下淡水溪以西 12 里加總面積相去不遠，便可見空間上的分布並未如此不均。

根據上述過程建立地名資料庫後，筆者得以進一步與日治初期的街庄紀錄相比較，據以觀察此時期的地名變化特色。



第三節 至 1904 年街庄合併前的地名變化

本節將以《鳳山縣采訪冊》為基礎整理而成的地名資料為準，再與日治初期 1904 年（日本明治 37 年）鳳山、蕃薯寮、阿猴三廳關於「街庄合併」的《廳報》所載地名比較，觀察統治者更迭前後約 10 年間的地名變化。

在比較之前，和《采訪冊》同樣，須將《廳報》所載地名的聚落單位通名（如：街、庄）先去除，而將聚落單位通名去除將影響其地名意義者也同樣視為例外、保留原樣。整理之後，概況如表 2-2。

表 2-2 1894 年至 1904 年街庄合併前的地名變化概況

分類	地名有延續	有變化	有實質變化	
莊名	815	329	203	僅字數增減 78
				非讀音相近 21
				是讀音相近 105
街名	12	5	3	僅字數增減 1
				非讀音相近 1
				是讀音相近 1
總計	827	334	206	

資料來源：盧德嘉（1960；1983）；阿猴廳（1904a）；鳳山廳（1904）蕃薯寮廳（1904a；1904b）。

表 2-2 首先將「地名有延續被《廳報》記載」者列出，亦即並非《采訪冊》所有地名到了街庄合併時仍有被記載。舉例而言：位於港西里、今高樹鄉一帶的「船斗莊」原頗為繁榮，但在 1904 年左右已消失，可能已因水災而敗莊（吳連賞編纂，黃瓊慧撰述，2001：306）

其次，表 2-2 再將地名「有變化」者列出。舉例而言：打鐵店→打鉄店（屬小竹里）、頂林→頂林仔（屬港西里）、嘉早→佳佐（屬港東里），只要任何一字有變化，就會計入。

最後，再剔除通同字（如：打鐵店→打鉄店（屬小竹里））、音讀訓讀用字差異（如：仙草埔→田草埔（屬赤山里）），將這些扣除後仍有變化者，即為「有實質變化」者。

由表 2-2 可見，1894 至 1904 年間發生實質變化的《采訪冊》街莊地名共 206 筆，以下，依據第一章揭櫫的方法，將首先以讀音相近與否為準，依據新、舊地名間的關係，分成以下 3 種類型分別討論：

1. 僅字數增減（無關讀音）。
2. 非讀音相近。
3. 讀音相近。

一、僅字數增減的地名變化

1894 至 1904 年這批實質變化案例總數 206 筆中，有 78 筆僅字數增減，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可以觀察到以下三種此時期發生的現象。

惟須注意：在「僅字數增減」分類下所見的現象，也可能在另外兩項分類中看見，而這些現象也可能同時出現在同一筆地名上，如頂瓦窰→瓦礫仔，同時發生「仔」的增減和形容詞專名的增減。

（一）「仔」的增減

「仔」在台語、客語中，是非常廣泛使用的詞綴，但其語意、語用不盡相同。以台語為例，依據《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有時作為小稱詞（放在名詞後面，表示小的意思），有時表示處所（教育部，不著年代 b），未必是無意義的音節，但也並非全為有意義的小稱詞，故無法一概而論。

「仔」的增減案例在此時期 206 筆中約出現 40 餘次，如赤竹仔→上赤竹／下赤竹（屬鳳山里，今屬旗津區上竹里）、崙尾→崙仔尾（屬港西里，今屬屏東市玉成里），其中赤竹仔的案例又同時有形容詞專名的增減。

（二）形容詞專名的增減

形容詞專名的增減則較為多樣，包含頂、下、內、外等方位詞，以及新、舊、大、小，諸如新公館→公館。此現象有時涉及地名的析分或合併，如蠔仔藔→頂蚵仔藔／下蚵仔藔（屬仁壽里，今分屬梓官區、楠梓區）、內曠地／外曠地→空地仔（屬鳳山里，今屬小港區）；有時則是為了與區域內其他同名地名區隔，如下林仔邊→林仔邊（屬港東里，今屬林邊鄉），下林仔邊係與頂林仔邊（屬小竹里，今屬林園鄉）區隔。

也同樣可視為形容詞專名增減的，還有在地名前疊加專名，用於表示其所屬區域，或單純用於區隔，如溪洲仔→海豐溪州（屬港西里，今屬屏東市信和里）、新莊仔→東振新庄（屬港西里，今分屬高樹鄉東振村、東興村）；但同時也有與之相反的，如見月新莊→見月（屬港東里，今屬萬巒鄉佳佐村），將「新莊」二字刪除，可能是因舊莊已敗，故毋須再加上新莊二字區分。

（三）因《采訪冊》排版而衍生的變化

有若干案例，很顯然因前述《鳳山縣采訪冊》的排版型態而產生，包含下烏鬼→下烏鬼埔、頂烏鬼→頂烏鬼埔（以上二者屬觀音里，今屬燕巢區鳳雄里）、頂五塊→頂五塊厝、下五塊→下五塊厝（以上二者屬半屏里，今屬仁武區五和里）、下冷水→下冷水坑（屬港西里，今屬九如鄉玉水村）。

可以觀察到上述案例被省略的皆是通名，在日治初期便恢復，為排版而省略字數、削足適履，是《采訪冊》莊名的一大特色。

二、非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1894 至 1904 年這批實質變化總數 206 筆中，並非因讀音相近而產生的地名變化共 22 筆，占比最低，未及總數的五分之一，其中可以觀察到以下兩個現象。

(一) 因字形相近而生的變化

有別於伊能、安倍和洪敏麟等人觀察到的「近音佳字」或「諧音雅化」，有些案例反倒因字形相近而變化。

例如：萬蠻→萬巒（屬港東里，今屬萬巒鄉）、中芸→中坛（屬港西里，今分屬美濃區中壇里、祿興里）、山仔腳→仙仔腳（屬港西里，今屬新園鄉田洋村）等。這幾個案例中，新舊地名之間與其說讀音，其字形顯然較為相近，例如現今萬巒當地人實際讀音（台語）為 Bān#-bân，萬蠻字面讀音 Bān-bân，萬巒字面讀音 Bān-luân，萬巒和萬蠻的讀音並不相近，而是字形相對接近，故可判斷並非經由讀音相近而變化；又如中坛當地人實際讀音（客語）為 Zung²⁴ mun¹¹，中芸字面讀音 Zung²⁴ iun¹¹，中坛（壇）字面讀音 Zung²⁴ tan¹¹；又或是山仔腳（跤）字面讀音 Suann-á-kha，仙仔腳（跤）字面讀音 Sian-á-kha，均為此類。

類似的案例，翁淑娟等人（2022）針對新竹市里名的研究也觀察到同樣現象，如番山→香山，此案例在翁氏的見解中便視為「雅化」。

(二) 台語、客語用詞差異

台語、客語在地名構詞上有若干不同，陳國章在《地理教育》曾有一系列文章探討不同語言、族群的地名構詞差異，並有部份收錄進《台灣地名學文集》（陳國章 1990；1993；1995；1996；1998；1999；2006）。陳國章在其中指出，一般而言，「頂」、「舊」為台語專名，「上」、「老」則為客語專名（陳國章，1995）²¹。

在 1894 至 1904 之間，可以觀察到：頂武丁→上武丁（屬港東里，今屬潮州鎮興美里）、頂武洛→上武洛（屬港西里，今屬里港鄉）、崙仔→崙上（屬港西里，今屬長治鄉崙上村）²²、舊潭頭→老潭頭（屬港西里，今屬長治鄉潭頭村）等地

²¹ 然而此為原則，並非全然如此。本研究區外的臺南市仁德區有一組上崙仔、下崙仔地名（同屬上崙里）。在陳國章（2004）的《台灣地名辭典（合訂版）》中，有前綴方位詞素「上」的台語地名多訓讀為「tíng（頂）」，但仁德區上崙仔不然，當地人表示讀作 Tsiōnn-lūn-á（/-ionn/為臺南腔，與優勢腔的/-iunn/互為變體）。亦即雖為台語區，卻用「上」來作為方位詞，而非「頂」。

²² 據筆者田野調查，該地目前存在台語、客語兩種並行的稱呼，台語稱崙仔頂 Lūn-á-tíng，客語稱崙上 Lun⁵⁵ song⁵⁵，實為台語、客語各自依據自身語法調整構詞，字面雖不同，意涵卻一模一樣。此一調查結果亦與黃瓊慧在《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的紀錄相符（吳連賞編纂，黃瓊慧撰述，2001）。

名變化案例。但崙仔、舊潭頭位於客語區，屬右堆，頂武洛、頂武丁也位於台語、客語交界帶，這些地名卻使用台語族群慣用的專名。

三、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1894 至 1904 年這批實質變化總數 206 筆中，有 106 筆在該地名全部或部份用字變化上係因讀音相近所致，占比過半，為此時期的最大宗。讀音相近這個要素，在伊能、安倍乃至於陳正祥、洪敏麟的界定中，與「雅化」緊密相連，作為「近音佳字」或「諧音雅化」的必要條件。根據這些先行研究的舉例，本研究區在此時期有林竹竿→林德官、鯉港→大港、中冷→東寧等案例符合其敘述「近音佳字」或「諧音雅化」。在表 2-3，列出了這 106 筆讀音相近的地名變化案例²³。

然而這些典型的、字面上有明顯正向意義的「佳字」，僅能適用一小部份的地名變化，在讀音相近的這 106 筆中不到 10 筆。因此，在此將地名變化的分析框架從「佳字」擴大到「抽象化」——與地名原義相對遠離，來分析這些地名：

1. 地名由通俗具象、看得出原義，變得抽象、遠離原義的案例：

如林竹竿→林德官、鯉港→大港、內圍→內惟、漳浦厝→前埔厝、三义河→三西和、中冷→東寧等，有 27 筆。

2. 地名由抽象、遠離原義，反而變得通俗具象、看得出原義者：

如德乃嘉→竹仔脚、寓潮埔→牛潮埔、楠梓阮→楠仔坑、嘉棠→茄荖脚、都雅厝→埔仔厝、翠桐脚→荊桐脚等，有 22 筆。

3. 抽象化與否不明顯者：

包含新舊地名都與地名原義脫節者，如能雅藔→苓雅藔；非通同字或音讀訓讀差異，但經常混用的用字，如大線頭→大汕頭；以及地名原義不明，或本就非源自漢語者，如阿拔泉→阿菝泉、加飽朗→加飽郎。

²³ 除表 2-3 表列的之外，還有一筆地名變化同樣發生在此期間，但未能以本研究所設定的資料形式呈現——阿猴→阿猴。1904 年街庄合併時，阿猴廳並未改名，而起初在公布街庄合併的明治三十七年廳令第八號（1904 年 4 月 13 日，廳報第百廿三號）也寫作阿猴街（阿猴廳，1904a），但在 1904 年 4 月 19 日廳報第百廿四號便以「正誤」的方式更正為阿猴街（阿猴廳，1904b）。

表 2-3 1894 年至 1904 年街庄合併前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一覽

1894	1904	1894	1904	1894	1904	1894	1904
德乃嘉	竹仔脚	籬仔內	離仔內	石燕潭	石案潭	潮州厝	舊潮州厝 新潮州厝
林竹竿	林德官	加獵崎	加蚋崎	嘉棠脚	茄荖脚	彌勒肚	頂年力肚 下年力肚
能雅藪	苓雅藪	弔雞林	吊鷄林	那拔林	拔仔林	蒲薑崙	舊埔羌崙
鯪港埔	大港埔	援勦中	援巢中	下黃仔	下汪	新蒲薑崙	新埔羌崙
鯪港	大港	援勦右	援巢右	前窩	前荷	阿拔泉	阿拔泉
大線頭	大汕頭	崎漏	崎溜	南路安	南謨安	嘉獵埔	加蚋埔
內圍	內惟	鞍仔平	鞍仔坪	萬隴	萬瀧	嘉棠	茄荖脚
寓潮埔	牛潮埔	眠牛湖	栖牛湖	嘉早	佳佐	篤嘉仔	卓加
夢鯉	夢裡	都雅厝	埔仔厝	加匏朗	加匏郎	揭陽	吉洋
蒲尖園	埔占園	昇仙阮	生仙坑	五魁樓	五魁藪	彌濃	彌濃
岡山仔	江山仔	知母令阮	猪母乳坑	篩斗店	臺斗店	龍渡	龍肚
九曲塘	九曲堂	二幫嵌	二邦坑	薑園	羌園	刺仔脚	寨仔脚
瑯岡	郎公	統領阮	統領坑	葫蘆尾	葫蘆尾	高士阿	高樹下
罌仔寮	沽仔藪	程鄉	程香	土墾厝	塗刈厝	中心崙	忠心崙
尚書林	想思林	圍隨	為隨	排仔路頭	筏仔路頭	尾崙	美崙
籬仔內	尼仔內	下灣中港	下援中港	羅廣牽	羅經圈	漏陂	老埤
大加冬	大茄荖	頂灣中港	頂援中港	烏龍	烏良	山猪毛	山猪門
沙濫	山濫	劉稿工	劉寶公	大餉營	大响營	竹崎下	頂竹架 下竹架
集鳳嶼	盡望嶼	嘉棠阮	茄荖坑	大武烈	大武力	玲珞	麟洛
大令	大苓	娟官	淵官	南平	南屏	香椽脚	香楊脚
二令	二苓	前鋒	前峯	三仙	三千	高朗朗	高郎郎
鹿窟	落堀	北領旂	北嶺墘	什華	什花	犁頭標	上犁頭鏢
燒灰園	燒灰員	山猪堰	山猪運	半梗	半見	加冬仔	茄荖仔
豆醬宮	豆醬間	內東皋獵	內冬羔蚋	三义河	三西和	廣安 廣官	廣安
漳浦厝	前埔厝	外東皋獵	外冬羔蚋	石公徑	石光見	中冷	東寧
楠梓阮	楠仔坑	豎支亭	豎旗呈	鼓山	古山	翠桐脚	荊桐脚
海豐	海防	嘉棠湖	茄荖湖				

說明：灰色底者為新舊地名相較之下相對抽象、遠離原義者，未標記則為抽象化與否不明顯。

資料來源：盧德嘉（1960；1983）；阿猴廳（1904）；鳳山廳（1904）；蕃薯藪廳（1904a；1904b）。

可以發現整體而言抽象化的案例並沒有絕對多數，且有為數不少反而從較抽象變得通俗具象的案例，在此將其稱作「由雅入俗」。可以說無論是狹義的「佳字／雅化」或廣義的「抽象化」，在此時期都未能呈現明顯朝向哪一方的趨勢。下一節，將進一步討論此時期的地名變化展現什麼特色。



第四節 本時期的地名變化與雅化特色

本章，藉由在臺灣——作為清帝國新省份的臺灣以及作為日本帝國新殖民地的臺灣——進行的兩次地名調查，先後觀察清治末期的地名，與日治初期的地名變化。

首先，在《鳳山縣採訪冊》中記載的莊名可看到明顯的排版考量，多以三字為主，未必反映真實的地名使用情形。同時，《採訪冊》的街莊地名與日治初期《廳報》的街庄地名相比，有部份案例中的《採訪冊》地名相對通俗具象，便或許可以視為「雅化」；但也有部份案例中的《廳報》地名才相對通俗具象，即所謂「由雅入俗」。

故難以下定論 1894 年和 1904 年這兩批地名資料中，何者整體的地名較草根、較貼近庶民實際使用的情形。不過正因如此，方呈現出 1894 至 1904 間的地名變化特色。

一、部份地名「由雅入俗」

這個部份地名「由雅入俗」的現象，如嘉棠湖→茄荖湖（屬嘉祥里，今屬田寮區）、窩潮埔→牛潮埔（屬赤山里，今屬鳳山區）、德乃嘉→竹仔腳、翠桐腳街→荊桐腳街（以上二者屬大竹里，今屬鳳山區）等，筆者認為原因之一是地名的來源與書寫者差異。《採訪冊》和《廳報》的地名來源分別是莊耆、總保回報，與土地調查，追溯其源，同為地方頭人。但《採訪冊》的書寫者——亦即地名資料的整理者，係由科舉制度下的生員、舉人組成，為傳統文人，相對於現代國家日本的基層官僚或直接參與土地調查過程的地方頭人，兩者所受的規範可能有所不同。

從表 2-3 可以觀察到，「茄荖 ka-tang」這個詞在《採訪冊》中有嘉棠、加冬等寫法，其中以嘉棠為多。然而若查詢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及臺灣公私藏古文書，民間基本上完全不使用嘉棠這個寫法，便體現此一差異。加諸前述《採訪冊》中關於「堰」字的特意說明：「俗作塹。查各種字書，均無塹字，當

從堰為是。」(盧德嘉, 1983: 314)。筆者推測,《采訪冊》的撰者群對於地名的用字,很可能基於其作為傳統文人的知識養成而有若干原則或堅持,驅使其棄民間慣用的茄苳、塭,而就嘉棠、堰。

另一方面,部份地名「由雅入俗」也可能是許多地名字面義本不明確、無法輕易望文知義所導致,這些地名在書寫下來之初便可能有數種寫法,何況傳抄之時。例如「加蚋 Ka-láh」相關地名(加獵崎、嘉獵埔、內東皋獵等)在地名辭書中通常解釋為出自南島語言,本即為音譯,與其類似者如加匏朗、阿侯等。或如能雅(零仔 Lîng-á, 漁網的一種)這類,其漢字寫法早已失其原義,在兩批不同來源的資料——《采訪冊》與《廳報》中便更容易有不同的寫法。

二、中介語言的差異：《采訪冊》的台語性

在非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中,可以看出此時期基於台語、客語構詞方式不同的差異,如前述的崙仔→崙上、舊潭頭→老潭頭等,這幾個案例皆位於屏東平原上台語區、客語區的交界帶,卻不約而同地被以台語的地名構詞方式給記錄下來。

在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中也可以觀察到,在客語區內卻有許多經由台語為中介語言的地名變化,如:龍渡→龍肚(屬港西里,今分屬美濃區龍肚里、龍山里)、山豬毛→山豬門(屬港西里,今屬長治鄉復興村)、石公徑→石光見(屬港東里,今分屬佳冬鄉石光村、玉光村)等。這些案例中,新舊地名的客語讀音相差較遠,台語讀音則較近²⁴。

這個現象或許因為台語在此時期便已是鳳山縣乃至於整個福建臺灣省的通用語,但更關鍵的,應是《采訪冊》的撰者身份。綜觀《采訪冊》〈自序〉、〈科

²⁴ 這3組地名的台語/客語字面讀音如下:

龍渡/龍肚;台語:Liông-tōo / Liông-tōo;客語:Liung¹¹ tu⁵⁵ / Liung¹¹ du³¹。

山豬毛/山豬門;台語:Suann-ti-mîg / Suann-ti-mîg;客語:San²⁴ zu²⁴ mo²⁴ / San²⁴ zu²⁴ mun¹¹。此地名源自排灣語 timur,經由台語為中介語演變為山豬毛(Suann-ti-moo),又因「毛」有 moo、mîg 兩種讀音而再演變成 Suann-ti-mîg。

石公徑/石光見;台語:Tsiòh-kong-king / Tsiòh-kong-kiàn;客語:Sag⁵ gung²⁴ gang⁵⁵ / Sag⁵ gong²⁴ gien⁵⁵。

目〉篇和日治時代舊縣公文類纂中關於盧德嘉的資料，可知盧德嘉原籍「清國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永豐里高士門鄉」，住址在鳳山城內的登瀛街（臺南縣，1898）。撰者群中的舉人盧德祥原籍同為漳州南靖高士門鄉，舉人陳日翔和貢生周熙清原籍則同為泉州惠安²⁵，縣學廣文王春華則未能查考（盧德嘉，1983：9、547、554）。泉州惠安自不必言，漳州南靖雖有一部份為客語區，但據韋煙灶的調查，高士門應非客語區（黃衍明主持，韋煙灶撰，2024：子計畫一-232），故可推知原籍南靖和惠安的四人慣用語言應為福老語的一種²⁶。

由於以盧德嘉為主的撰者群慣用語為台語或相近的福老語，於是在編纂《采訪冊》撰寫地名時，可能較傾向使用自己慣用的語言書寫、將自己慣用語言的語法套用之。

三、地名尚未標準化

然而，無論是從具象變得抽象、由抽象變回具象（由雅入俗），抑或是地名被以不同的語言書寫下來，歸根究柢，其原因均可追溯到「地名尚未標準化」上。在清治時代，堡里（含）以下的地名寫法並未被統一，連堡里都有許多不同稱呼同時存在（鄭竣元，2023），更何況街莊。例如苓雅寮在日治初期以前有苓仔寮、苓仔寮、能雅寮等寫法（施添福總編纂，2022：260），即為此例。與之類似，截至日治初期的1904年街庄合併前，土地調查剛告一段落，作為「行政區域」的街庄也都未有明確的空間範圍。

在日治初期以前，包含1894至1904年這約10年間，地名經常有多種寫法並存，漢字的寫法並不穩定，無論《采訪冊》抑或《廳報》，記載的可能都只是其中一種寫法。於是，此時期的地名雖然在個別案例上可能符合「近音」、「佳字」這兩項嚴格的「雅化」要件，但若將比例尺縮小、視域放大，無論新舊地名間的

²⁵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作「陸日翔」（盧德嘉，1960：F5），應為繕打之誤。同資料庫的〈己部 科目〉篇並無陸日翔，僅有陳日翔，為光緒十一年（1885）乙酉科（盧德嘉，1960：240）。再查閱抄本翻印本，（盧德嘉，1983：9、547），可確認兩處均為陳日翔，即商人陳福謙之子。

²⁶ 除二盧、陳、周、王五人外，自序亦提及港西里舉人李向榮、港東里生員洪占春，其中前者為鎮平粵籍，後者為閩籍，但推測僅提供〈列女〉篇資料。

關係屬於字數增減、非讀音相近或是讀音相近，即使有地名字面義的改變，仍大多只是不同的寫法在互相競爭、替換，基本上難稱之為「雅化」。



第三章 日治初期至日治末期的地名變化

第一節 制度背景

若言 1920 年的「地方制度改正」確立了臺灣往後一百年的鄉鎮市區雛形，那麼前一章所討論過——明治 30 年代的「街庄合併」，則確立了日本統治臺灣往後四十年間的基層區劃樣貌。

一、明治 30 年代的「街庄合併」

「街庄合併」係指日治臺灣各廳分別在 1902 至 1905 年左右陸續調整管內街庄管轄區域，調整前的街庄即施添福（1996）所指的「行政區域」，性質接近自然村、沒有明確的空間範圍；調整後的街庄區域與土地調查的「調查區域」（或稱查定區域）相仿，確立了明確的空間範圍，也反映在《堡圖》，因街庄總數大體減少，故簡稱為「街庄合併」。

由於「街庄合併」使街庄總數減少，故本研究採用的《廳報》中此時期地名筆數也隨之下降。故，本研究採用另一項官方出版的史料——《臺灣堡圖》，直接擷取地圖上的地名註記，作為建立地名資料庫的來源之一，與《廳報》相輔相成。

雖然與本研究區有關的鳳山、蕃薯寮、阿猴三廳均在 1904 年發布關於街庄合併的廳令或告示，但若計入《廳報》正誤，以及其後《府報》對全臺街庄的統整和後續正誤，其資料基準時間應在 1906 年為是，但大體仍在 1904 年便已確立。

二、大正 9 年的「地方制度改正」

「地方制度改正」則為 1920 年 9 月依據該年府令第四十七號實施西半部為主的行政區域調整，實施州郡街庄制。

與此同時，也通盤調整大字層級的地名用字，如仔改子、寮改寮等，有意識

地將地名用字統一（施添福導讀，1996；葉高華，2020），並去除日本人較不慣用的若干用字，包含仔→子、藺→寮、陂→坡、份→分等，可視為日治時代地名標準化的代表性事件。而前述用字調整雖然重要，但在本研究中將其視為通同字，故下文並不著重討論此議題。以下的討論，便立基於上述背景之上。



第二節 1904 年街庄合併後的地名變化

繼前一章針對 1894 年與 1904 年街庄合併前的地名相互比較，本節將推進到同樣在 1904 年——但是街庄合併後——的地名資料。由於街庄合併後街庄數大幅減少，故 1904 年街庄合併後的地名資料，採取《廳報》為主、《堡圖》聚落名為輔的方式來建立。另一方面，雖然鳳山、蕃薯藔、阿猴三廳在 1904 年進行街庄合併，但直到 1905 年 12 月總督府才以府令彙整全臺的街庄列表，並持續到 1906 年仍有勘誤（正誤），故這批地名的年代以 1906 年為準。《采訪冊》各里街莊地名在 1904 年街庄合併前、後的地名變化情形如表 3-1：

表 3-1 1904 年街庄合併前、後的地名變化概況

分類	地名有延續	有變化	有實質變化	
莊名	791	115	64	僅字數增減 30
				非讀音相近 13
				是讀音相近 21
街名	4	0	0	僅字數增減 0
				非讀音相近 0
				是讀音相近 0
總計	795	115	64	

資料來源：盧德嘉（1960；1983）；阿猴廳（1904a）；鳳山廳（1904）蕃薯藔廳（1904a；1904b）。

由表 3-1 可見，到了街庄合併後的資料，有延續被記載的地名略少於前一批街庄合併前的資料，其原因在於街庄合併使街庄數大幅減少，即使藉由《堡圖》聚落名補齊，地名總量仍不及街庄合併前，這點在林聖欽（2017：115–116）對苗栗縣頭份、三灣的研究中也能看見類似的現象。

與此同時，由於主要是同一年的資料，資料性質也大體相近，皆是土地調查成果的一部份，因此兩相比較之下，有變化的地名筆數比前一批 1894 年至 1904 年的比較大幅減少，有實質變化者更僅 64 筆。以下，同樣依據第一章所揭櫫的

聚落通名。

然而 1904 年街庄合併後，街庄成為名符其實的行政村，在繪製《堡圖》時，便將行政村之下自然村的「庄」字去除，導致部份地名失其原意義，如：頂中庄→頂中（屬鳳山里，今屬小港區，圖 3-1）、田頭新庄→田頭新（屬港東里，今屬萬巒鄉佳和村）。其構詞原為頂-中庄、大潭-新庄、田頭-新庄，去除庄字後，使地名變得不知所云。

除此之外，街庄合併的過程中，本研究區亦出現了日治以來區域內第一個合成地名——由四塊厝、林後各取一字的「四林」（屬港東里，今分屬潮州鎮泗林里、四春里，圖 3-2）。



圖 3-2 《堡圖》〈潮州〉圖幅的四林庄與地名註記「四塊厝」、「林後」

資料來源：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n.d.).

二、非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1904 年街庄合併後這批實質變化案例總數 64 筆中，有 13 筆屬非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數量最少。其中同樣有字形相近者，如：旗杆厝→旗打厝（屬港東里，今屬潮州鎮興美里）、五魁藔→五塊藔（屬港東里，今屬潮州鎮五魁里）等，此類也不排除是《堡圖》印刷時誤植，尤其是旗打厝例。

也同樣有台語、客語用詞差異者，如：頂竹架→上竹架（屬港西里，今屬麟洛鄉田中村，客語區）、上赤竹→頂赤竹（屬鳳山里，今屬旗津區，台語區），對照到陳國章（1995）指出的台語、客語構詞差異，這兩個案例皆是變得更符合當地通行語的調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陂頭→鳳山這一案例，「鳳山」一名正式成為街庄地名，在清治時代，後來的鳳山新城稱為（下）埤頭街，直至 1894 年的《採訪冊》也記為陂頭街，並未將「鳳山」視為街莊地名。除了作為縣名的鳳山，鳳山也同時作為里名（前身為鳳山莊），範圍涵蓋鳳山丘陵西側，並不包含鳳山新城。在 1904 年街庄合併前，鳳山城內分屬各街，從盧德嘉的履歷也可知當時會寫作「鳳山城內」但不會稱為「鳳山街」（臺南縣，1898）。到此時街庄合併後，「鳳山街」方正式出現。

三、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1904 年街庄合併前後這批實質變化案例總數 64 筆中，有 21 筆屬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其一覽表如表 3-2。案例如：如拷潭藔→考潭藔、郎公→農公（以上二者屬小竹下里，今屬大寮區）、磚仔地→磚仔袋（屬港西上里，今屬里港鄉）、竹葉→德協（屬港西中里，今屬長治鄉）、盡望嶼→集帆嶼（屬鳳山下里，今屬小港區）。可以看到此時的情形與 1904 年街庄合併前類似，同樣沒有明顯的抽象化趨勢。

表 3-2 1904 街庄合併後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一覽

1894	1904 合併前	1904 合併後	1894	1904 合併前	1904 合併後
井仔湖		井仔胡		鞍仔坪	鞍仔平
	大溪州	大溪洲		棚牛湖	困牛湖
	拷潭藔	考潭藔		土[土葛]窟	土葛堀
	郎公	農公		加匏郎	加匏朗
	林裡	林內		塭尾	溫尾
中線		中汕		頂年力肚 下年力肚	瀾力肚
	埤服內	脾腹內		磚仔地	磚仔袋
	尼仔內	籬仔內		叛產厝	判產
	大茄苳	大加冬		竹葉	德協
	仙草嶺	仙草領		高郎郎	高朗朗
	盡望嶼	集帆嶼			

資料來源：盧德嘉（1960；1983）；阿猴廳（1904a）；鳳山廳（1904）蕃薯藔廳（1904a；1904b）



圖 3-3 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的「德協庄」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不著年代）。

其中僅有竹葉→德協此一特例，堪稱是地名脫離字面義、採用「佳字」並趨向抽象化的代表之一。然而，其實早在 1780 年左右的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即《臺灣汛塘望寮圖》）（陳宗仁，2018）中便已標示為「德協」（圖 3-3），《》雖然符合嚴格的近音、佳字要件，但實際上並不發生於此年代，同樣是地名尚未標準化的情況下，採用同時存在的其中一種寫法而已。

四、街庄合併之後：15 年的穩定期

如前所述，「街庄合併」約在 1905 年大致完成，確立往後至日本統治結束為止約 40 年的基層區劃，在 1920 年以前是為街庄、土名，在 1920 年以後則是大字、小字，其名雖易，空間範圍少有變動，無論上級區劃如廳、支廳如何變動，基層區劃仍頗為穩定。在 1905 年至 1920 年之間更是如此。

若將時間軸拉到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的前夕，以《新舊對照管轄便覽》的「舊」部（1920）與街庄合併後（1906）的地名比較，便會得出共 322 筆地名有延續被記載、其中僅 4 筆地名有變化，更僅 1 筆地名有實質變化²⁷。

這唯一的一筆，是時屬港西上里的「火燒」庄，在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前夕已改為「長興」庄，其實際的更名時間可以從大正 9 年（1920）3 月的府令第十四號得知（臺灣總督府，1920h，圖 3-4），係該年三月，僅早於地方制度改正半年，是少見沒有隨制度變革而更名的例外²⁸。

除「長興」這一特例之外，街庄合併後至地方制度改正前約 15 年間，在行政區劃制度未有變革的情況下，地名也都未隨之變化，形成約 15 年的穩定期。

²⁷ 雖然僅 1 筆地名有實質變化，但在此之外，大正元年（1912）經由「府令第二十二號」將哨船頭街、鹽埕埔庄、鹽埕庄、旗後街、烏松庄 5 街庄合併為「打狗」。惟「打狗」非《采訪冊》中的街莊地名，故不在討論範圍內。

²⁸ 「長興」作為特例，其特別之處不僅僅在改名的時間與眾不同。「長興」與德協同樣，在若干清治時代地圖已可見其蹤跡。然而在《鳳山縣采訪冊》的〈列女〉篇中，卻直指同屬港西里的中冷莊「即長興莊」（盧德嘉，1960：320）。中冷莊即日治後的東寧庄，今屬九如鄉，由於僅此一筆資料表示長興莊即中冷莊，推測可能為〈列女〉篇誤植。



圖 3-4 大正九年府令第十四號「火燒庄」改名「長興庄」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1920h）之局部。

第三節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後的地名變化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對地名的影響在地名學界已多有討論，其成果包含對其時地名變化的分類、指出地名變化多集中在市街庄名、整理羅列地名用字統一的規範以及對地名讀音的影響等（李南衡，2008；葉高華，2020）。本節將在此基礎上，根據《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內的地名資料，比較改制前、改制後的地名，並聚焦在實質的地名變化——即並非單純的用字更改，並且加以兼論 1920 年至 1945 年之間其他零星的地名變化案例。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前後的地名變化概況如表 3-3。

表 3-3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前、後的地名變化概況

分類	地名有延續	有變化	有實質變化	
莊名	319	101	21	僅字數增減 13
				非讀音相近 3
				是讀音相近 5
街名	3	0	0	僅字數增減 0
				非讀音相近 0
				是讀音相近 0
總計	322	101	21	

資料來源：盧德嘉（1960；1983）；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

由表 3-3 可見，囿於《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僅記載街庄、土名和大字、小字這項資料限制，有延續被記載的地名僅 322 筆。並且與前一章討論街庄合併前、後的地名變化時相同，因為地名資料來自同一份史料，性質自然相近，因此比較不容易出現第二章《鳳山縣採訪冊》與日治初期地名比較時常見的用字差異、語言差異情形。但因為地方制度改正時曾系統性變更地名用字，故包含通同字在內的地名變化仍有 101 筆，不過通同字並非本研究欲聚焦的對象，故若將其剔除，實質變化者便僅有 21 筆。

《采訪冊》街莊地名延續至地方制度改正時，其地名變化趨勢與全臺整體相符，有更改的地名以 1920 年以後的市街庄為主，在這 21 筆中，便有 19 筆為市街庄級地名或與市街庄地名同名的大字名。以下，同樣依據第一章所揭櫫的方法，將首先以讀音相近與否為準，依據新、舊地名間的關係，分成僅字數增減、讀音相近、非讀音相近 3 種類型。

在進入各類別地名變化的討論之前，由於本章為日治時代發生的地名變化，有必要先行說明假名（仮名）和羅馬字（ローマ字）的標記原則。目前我們熟悉的日本語假名，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語言改革的成果，稱為「現代假名遣」（現代仮名遣い），而此前使用的假名則統稱為「歷史假名遣」（歷史的仮名遣い），歷史假名遣並非只有一種，但為行文方便，本研究將「歷史假名遣」操作性限定指涉在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的明治、大正、昭和（戰前）時代使用的假名。

關於現代假名遣與歷史假名遣的差異，與本研究最為相關之處是假名拼寫規則的差異以及若干已棄用的假名（如ゐ、ゑ），不過即使外表的拼寫方式不同，由於語言的演變未必能迅速反映在書寫系統上，在大正、昭和年代的實際讀音已經與現代假名遣相似，因此戰後才有改革的必要。在本研究中，由於使用戰前的史料，故以忠實呈現原資料為原則，採用歷史假名遣書寫之。

一、僅字數增減及並非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前後實質變化案例總數 21 筆中，有 12 筆僅字數增減，其中僅有 2 筆屬街庄級以下的大字級地名，其情形與 1904 年類似，皆為制度變革時將「庄」字去除，致使失其原義，包含港東里的大潭新庄→大潭新（改制後屬東港街）以及港西里的東振新庄→東振新（改制後屬高樹庄），這兩個案例的構詞都是大潭-新庄、東振-新庄（大潭／東振的新庄）而非大潭新-庄、東振新-庄（名為大潭新／東振新的庄），因此在「庄」字去除後地名構詞被破壞。

除了大潭新、東振新這 2 筆大字級的地名外，其餘 10 筆僅字數增減的地名圍街庄級地名，均為三字地名縮減為二字，日後也都演變為我們熟悉的鄉鎮市區名，如表 3-4。

表 3-4 1920 年僅字數增減的街庄級地名

1920 改制前	1920 改制後	1920 改制前	1920 改制後	1920 改制前	1920 改制後
鳥松脚	鳥松	半路竹	路竹	阿里港	里港
大樹脚	大樹	林仔邊	林邊	九塊厝	九塊
楠梓坑	楠梓	新埤頭	新埤	高樹下	高樹
彌陀港	彌陀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

在這 10 筆僅字數增減的街庄級地名之中，若以《新舊對照管轄便覽》標音為準，僅有「高樹」一例改採訓讀，標為タカギ（Takagi），其餘則未涉及日語讀音的更改。「鳥松」一例則比較特別一些，鳥松經常被視為與桃園郡大坵園→大園（オホゾノ）、員林郡田中央→田中（タナカ）類似的「日式地名」，葉高華稱之為「字形簡化兼聲音日本化」——雖然由原地名縮減字數而來，但讀音改為訓讀的トリマツ（Torimatsu）——也屬於日式地名的一種（吳育臻，2008；葉高華，2021）。

然而，若仔細觀察大正九年（1920）的「府令第四十七號」和半官方性質的《新舊對照管轄便覽》會發現這兩份資料並不是每一筆地名都標記振り仮名²⁹，標記與否的判準應是訓讀則標音、音讀則不標音。然而，鳥松庄在上述兩份文件中均未標記振り仮名，因此推定應採音讀テウショウ（Teushou），若改寫成現代假名遣則為ちようしょう（Choushou）（臺灣總督府，1920a；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但這個問題還沒結束，到了 1938 年的《臺灣地名研究》和《ローマ字發音臺灣市街庄名の読み方》〔羅馬字發音臺灣是街庄名的讀法〕（安倍明義，1938；新道滿，1938），鳥松庄的讀音又確實被標記為「とりまつ」（Torimatsu），因此筆者推測：鳥松在 1920 年改制時官方並未以訓讀來讀這個地名，不屬於日式地名，但在接下來的十多年間，可能因為讀音拗口或其他原因，實際讀音演變為訓讀，便成了定義上的日式地名。這類因為過於難讀而更改地名讀音的情事，在黃偉嘉等（2021）的〈從臺東軌道到臺東線鐵道站名之轉變——探究日治初期東臺

²⁹ 「振り仮名」（ふりがな）為日語，可照漢字譯為「振假名」，即用以註記漢字讀音、標記於漢字旁字級較小的假名，可能是平假名也可能是片假名。

灣的地名與發音〉中也能看見。

在字數增減之外，非因讀音相近者則僅有阿公店→岡山、林仔邊→林園、阿猴→屏東 3 例³⁰，其中岡山和屏東字面上與原地名全無關係，實係依託該地自然人文景觀——大小崗山及屏東書院而命名（葉高華，2020；2021）。

二、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剩餘的 5 例則為讀音相近者，其中援巢中→燕巢以日語為中介語，燕巢讀作 えんさう (Ensau)，援巢則讀作 んさう (Wensau)，若轉換為現代假名遣——也是當時的實際讀音——則同樣為 えんそう (Ensou)；相較之下，援巢或更早之前的援勸，台語皆讀作 Uân-tsâu，燕巢則讀作 Iàn-tsâu，日語讀音較台語讀音更為接近，故判斷係以日語為中介語、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港仔墘→小港的案例較為曲折，起初將港仔墘變更改用字並簡化為港子，在日語中訓讀作 みなとこ (Minatoko)，但由於較難讀，半個月內又由此再改為小港，訓讀作 こみなと (Kominato)，亦即調換「こ」和「みなと」的順序（葉高華，2021）。

至於阿嚏→阿蓮、瀾濃→美濃、茄荖腳→佳冬 3 例則是無論日語、台語或客語讀音都頗相近，無法明確判斷何種語言為中介語。

由此 5 例可知，1920 年的地名變化中，「讀音相近」係以日語讀音為主，由於日語的音讀（上述除小港外的 4 例均採音讀）本就源自漢語，因此在部份案例中，難以辨認中介語是否為日語。然而無論如何，即使日語未必如小港案例一般為唯一的中介語，但也都是中介語之一，彰顯此時期的地名變化——街庄層級以上的部份——與日語的密切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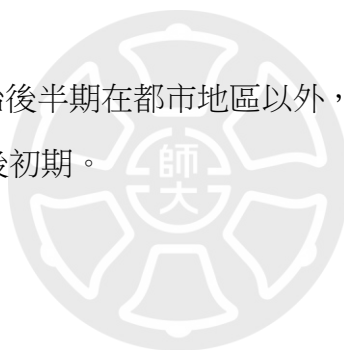
³⁰ 其中林園的案例與接下來提到燕巢的案例同樣，僅在市街庄層級新命名，大字層級（該大字亦為庄役場所在地）仍僅做用字調整，並未實質更改，保留原地名林子邊（調整用字前為林仔邊）、援巢中，但仍可視為發生地名變化——實際上地名變化的發生也並不一定伴隨原地名的消失。

三、地方制度改正之後：又 25 年的穩定期

在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後，直到日本統治結束，仍有約 25 年的時間，在高雄州內，高雄街、屏東街先後升格為州轄市，也相繼實施町名改正，在都市區域，地名的變化不可忽視，因此本研究採用 1944 年的《警察官署別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來建立日治末期的地名資料庫。

然而經整理之後，至 1944 年有延續被記載的地名共 315 筆，其中僅 5 筆有變化，更僅哨船頭→哨船、下蚵子寮→蚵子寮、搭樓→塔樓 3 筆實質變化，幾無可討論。此中緣由，應在於此時期都市區域雖大刀闊斧實施町名改正，但町名的尺度太小、新興市街的地名較晚出現以及町名有許多為新造地名，且兩市街皆未與清治時代的鳳山縣新、舊城範圍重疊，因此沒在《鳳山縣採訪冊》的街、莊地名範圍內。

不過也由此可知，日治後半期在都市地區以外，作為基層區劃的大字、小字名便已大體不變，直至戰後初期。



第四節 本時期的地名變化與雅化特色

一、治理需求：地名作為空間編碼工具

首先是街庄合併，街庄的空間範圍被確立並延續至日治時代結束，使地名成為地政、戶政表記系統的一部份。與街庄合併同時，「庄」字開始被去除，導致字面義開始崩解，並延續到地方制度改正。地方制度改正時，則統一了地名用字，以及與此同時部份層級較高的街庄地名被改名，其中介語言以日語為主，或者從三字以上統一為二字地名。

凡此種種，皆反映統治者的治理需求：將地名視為空間編碼的工具，在此前提下，地名必須便於作為統治者的現代國家日本使用，因此非慣用字要被調整、三字以上要縮減為二字³¹，而地名是否保留原義絕非統治者關心的重點。

二、治理需求的侷限：至字為止，至街庄為止，至都市為止

另一方面，又可以觀察到此時期的地名變化，在調整用字上僅止於大小字層級，實質變化上更僅止於街庄層級。雖然地名作為空間編碼工具，但其到達的層級並未再更深入基層地名。

此外，日治後半期開展的町名改正，其町名雖大多不在本研究範圍內，但從本研究中日治後半期幾無地名變化這點，便能側面指出：雖然都市區域如火如荼改換地名，但廣袤的鄉村部仍大致保留原基層地名。

三、治理需求的副產物：地名的抽象化

此時期的地名變化雖數量不多，但同樣有討論「雅化」的空間，如瀾濃→美濃、茄苳腳→佳冬等例基本可以符合嚴格的「近音」、「佳字」兩項要件，但從前

³¹ 為何三字以上地名要縮減為二字？日本歷史上奈良時代中的 713 年，朝廷頒布〈好字二字令〉，規範國名、郡名必須二字，多的刪減、少的增補，形成郡國名均為二字的樣態。筆者認為，長久以來，此令的影響力不容小覷，或許左右了日本人的認知，故日本人認為行政區名以二字為佳。

一章的討論可知此要件有其侷限。實際上，此時期發生的地名變化大致都符合抽象化——與地名原義脫節，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日式地名，如岡山、小港，或者將原地名中相對具有負面意義的字詞去除者，如鳥松（脚）、高樹（下），這些都未能符合嚴格的「近音」且「佳字」要件。

然而無論是狹義的「雅化」或較廣泛的抽象化，追根究柢，致使其發生的都仍是制度變革，以及制度變革背後的統治者治理需求，無論是日式地名，抑或「雅化」、抽象化，均是治理需求的副產物。



第四章 戰後的地名變化

時間來到 1945 年戰後，時隔 50 年，臺灣再次被另一個政權統治、接觸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制度。臺灣的批判地名學取向研究經常針對此時期研究街道名的變革，本研究則欲從村里名切入，觀察其中有助討論「雅化」概念的地名變化案例。

第一節 制度背景

本研究的第三個歷史分期——戰後，即 1945 年以降，雖然時間極長，但在行政區劃制度上，已在 1950 年左右底定。1946 年各縣、市政府成立後，陸續進行轄內村里的劃分，與此同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訂「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圖 4-1），對區名和村里名設下「以兩字為準」、「原有地名意義失當，應……定有意義之名稱」、「勿涉粗俗或費解」等規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a）。

1950 年，全臺重新調整縣市區劃，但並未影響基層的村里名。此外，戰後初期在鄉鎮層級上也有些變化，如市轄區的設立，以及許多鄉的析分（如梓官、大社、茄萣、麟洛、崁頂……等）。總而言之，戰後初期基層區劃經歷大規模的變革，從日治時代的大小字改換為村里，鄉鎮雖大體沿襲街庄但也有若干析分，這些變化大致到 1950 年代為止。然而，即使制度上已穩定，基層村里卻時有析分或合併，故仍陸續有新命名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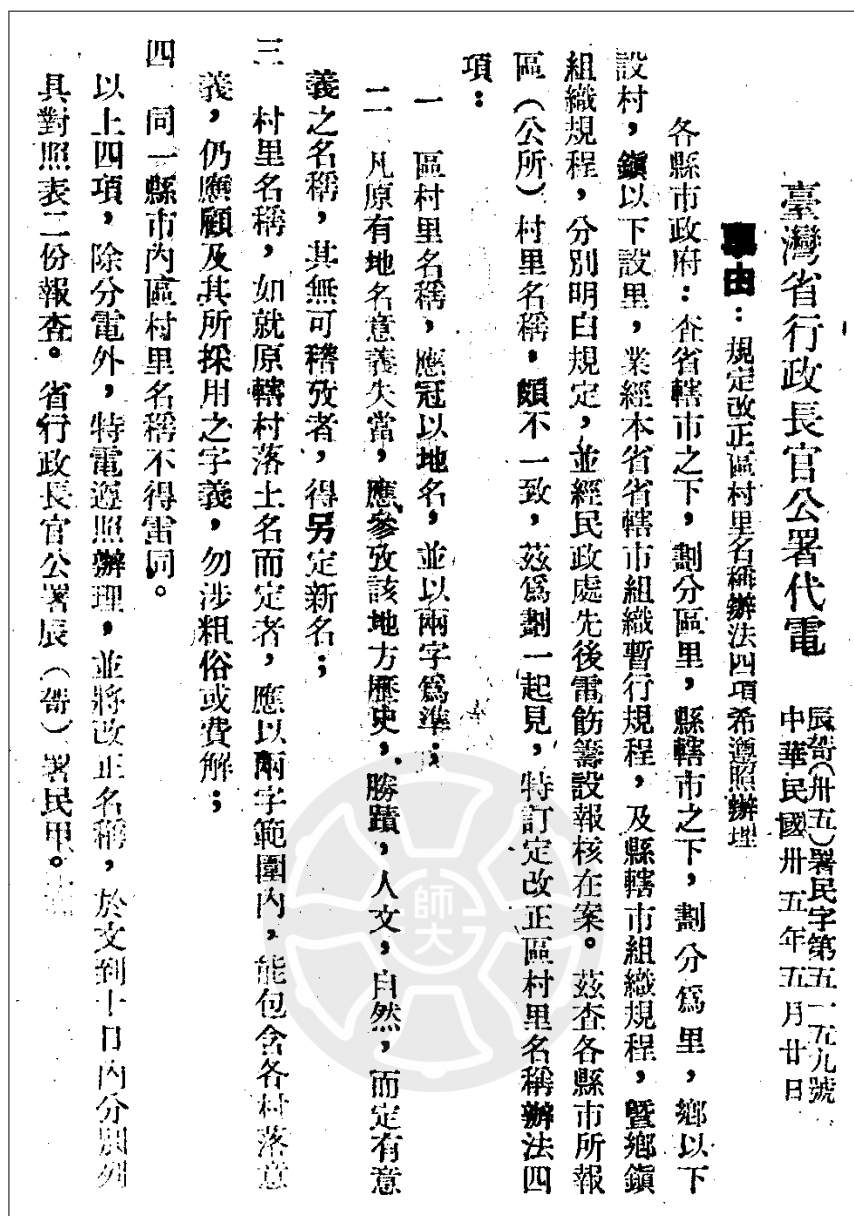


圖 4-1 1946 年的臺灣省「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

資料來源：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a）。

第二節 戰後初期的地名變化

本節採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建置沿革篇》整理出戰後初期 1951 年的鄉鎮市區和村里地名資料，比對其與本研究範圍內的地名，得出此時期的地名變化概況如表 4-1。可見有延續的地名共 424 筆，其中 322 筆有變化，更高達 313 筆實質變化，實質變化筆數遠高於前兩章討論的地名變化。

表 4-1 1944 至 1951 年的地名變化概況表

分類	地名有延續	有變化	有實質變化	
莊名	417	314	305	僅字數增減 140
				非讀音相近 105
				是讀音相近 26
				合成地名 34
街名	1	1	1	僅字數增減 0
				非讀音相近 1
				是讀音相近 0
				合成地名 0
總計	418	315	306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1944）；王世慶（1991）

在戰後初期這批地名變化中可以觀察到，1946 年 5 月頒訂的「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扮演重要的上位法規角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a）。除以上位法規律定之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同年 7 月又發電文給 11 個縣市政府，條列不符合「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的區村里名稱，並限期改正報核（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b）。到 1951 年為止所見的這 300 餘筆地名變化，便有大半與 1946 年 7 月被行政長官公署打回票的村里相重疊。意即，「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導致了這些地名發生變化。

在此情境下，有少數案例選擇採用既有地名。如彌陀鄉的原大字「頂鹽埕」，在 1946 年 7 月的〈臺北等縣市政府請核對改正村里名稱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b）便可見原先地方政府送交的舊案中，頂鹽埕分為頂鹽埕第一村、頂鹽埕第二村，顯然不符合「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第一項的「以兩字為準」，因此我們看到行政長官公署將其列出要求限期「改正」。雖然未能直接見到重新命名的相關檔案，但從 1951 年被記錄下來的地名可知，同樣的範圍出現了鹽埕村、過港村兩村，可推知這兩村取代了舊案中的第一村、第二村，其中「過港」便是採用既有地名。

在戰後初期的地名變化中，同樣可以依照是否因讀音相近而變化來區分，然而，戰後的村里制度與日治時代的大字、小字有所扞格，加諸「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中「以兩字為準」和「以兩字範圍內，能包含各村落意義」等規範，以致於在戰後初期出現大量的系列地名（或稱字輩地名）與合成地名³²，其中，此時期的合成地名已難以歸入先前的三種分類，故另視為一類別。

以下，繼續採用僅字數增減、非讀音相近、讀音相近這個分類基準來討論。然而，正如同康培德（2021）在芝山岩周邊地名研究中採用非常詳細的地名分類，戰後的地名變化型態各異，因此有必要在敘述的同時進一步詳細說明分類基準：

一、僅字數增減的地名變化

前二章的僅字數增減，是指如七老爺→老爺、大溪洲→大洲（以上二者為戰後例）這類所謂地名「簡化」，即單純的字數減少，或指蠔仔寮→頂蚵仔寮（日治例）這類地名析分所伴隨的字數增加。然而到了戰後，在「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背景下，頂蚵仔寮這類地名因為「以兩字為準」規範而不被接受為行政區村里名稱。但是，有別於日治後半期的大字劃分沿襲傳統街庄界線、較不受人口影響，戰後的村里制度在人口較多處則有析分村里的需求，於是因應此制度的「系列地名」便應運而生。例如日治時的大字萬丹，便析分為萬惠、萬安、萬全、萬

³² 關於系列地名，林修澈（2021）在〈兩種地名版圖的競合與一種地理地名的調整：以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次分區為例〉針對木柵有詳盡討論，本研究採「系列地名」一詞亦是引用自該文。

後、萬生 5 村（屬萬丹鄉），在此案例中，完整保留原地名的一部份（萬），並且在「萬」字基礎上增加惠、安、全、後、生等字，因此也同樣歸入「僅字數增減」這類。

戰後初期至 1951 年實質變化案例總數 306 筆中，有 140 筆僅字數增減。其中正如前述，系列地名在都市區域和鄉村地區人口相對多的聚落大行其道，140 筆中有 43 筆為系列地名，其中有 27 筆位於市轄區或鄉治所在聚落³³。案例如上文萬丹例；或林德官→林西、林德、林南 3 里（屬連雅區，今屬苓雅區），去除官字；前鎮→前鎮、鎮北、鎮中、鎮西、鎮南、鎮東 6 里（屬前鎮區）。

而系列地名之外，雖名為「字數增減」，但在「以兩字為準」規範下，基本上全部都是三字以上地名縮減為兩字的情形，即地名「簡化」。如上文七老爺（屬鳳山鎮，今屬鳳山區）、大溪洲（屬屏東市）例，或青旗甲→青旗（屬阿蓮鄉，今屬阿蓮區）、甘棠門→甘棠（屬萬丹鄉）。不過簡化未必與系列地名互斥，如上文林德官例。

二、非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同樣肇因於「以兩字為準」規範，像五塊厝（屬連雅區，今屬苓雅區）、九芎林（屬美濃鎮，今屬美濃區）這類地名也無法被許可，這兩者在戰後改為五福（並有福系列地名）、廣林，保留原地名的部份（五；林）並無變動無須討論，但新加入的部份（福；廣）與原地名讀音不相近，便也歸入此類。

戰後初期至 1951 年實質變化案例總數 306 筆中，有 106 筆非讀音相近。在這之中同樣也能看到系列地名的身影，但不多，有 13 筆，如上文五塊厝例。

此外，這 106 筆地名中可以看到有 54 筆是新舊地名的字面義完全無關者，例如赤崁→昭明／義仁、新大路關→廣興、竹子港→維新、頓物潭→竹南等。其中有些是完全新造的吉言佳字地名，如昭明／義仁、廣興等例，用安倍明義的用詞來說，這不是地名「轉訛」而是「起源」，屬於「佳字を擇んで地名」。然而這

³³ 是否位於「鄉治所在聚落」，則以日治時的大字為基準判斷。

些新造地名未必全無在地脈絡，例如廣興、廣福這類地名通常可以反映當地族群屬性。另一方面，也有些是採用不同尺度的地名作為村里名，如維新（清治、日治里名——維新里）、竹南（竹田鄉之南）等例。

剩餘的案例，則是保留原地名的一部份，並在未保留的部份以字形相近（如下鹽田→藍田、番社→香社）、字義相近（如過溪仔→越溪、新庄仔→新厝）等依據，或是直接改為吉言佳字（如烏樹林→烏華、三西和→興和）、具有當地特色的佳字（如旗後→旗津、大林蒲→鳳林）等。此類別非常多樣，共通點是大多數都蘊含正向字義，如非讀音相近的 106 筆中便有 15 筆興字地名。若無明顯正向字義，也可能是附會典故（藍田）、轉用非口語用字（越溪）等。

三、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除了前二章討論的內圍→內惟例，若遇到完全沒有保留原地名，但可判斷其中一部份源自原地名者，如右冲→右昌（有昌系列里名，但無一里名為右昌里，惟有一右昌國小戰後初期即改為此名，屬楠梓鄉）、番子寮→繁華（並有繁系列地名，屬長治鄉）、犁頭標→黎明（屬內埔鄉），冲與昌、番與繁、犁與黎讀音相近，便歸入此類。或如舊隘藔→久愛（屬鹽埔鄉）亦同。

戰後初期至 1951 年實質變化案例總數 306 筆中，僅有 26 筆是讀音相近者，這或也是晚近地名研究不再恪遵「近音」這一要件的原因。不過，這 26 筆不僅符合「近音」，也大多符合「佳字」，非常典型，如昌、德、秀、安、隆、平、萬、玉、繁、興、美、寶等字，如倒松仔→德松（屬橋頭鄉，今屬橋頭區）、石光見→玉光／石光（屬佳冬鄉），另有附會典故者如空地仔→孔宅（屬小港鄉，今屬小港區）。

非「佳字」者為少數，有些日後更被地方頭人議論應該改回原名（西甲更改為原獅甲），甚或成功改名，即「請政府將連雅區改稱為苓雅區苓洲區案」（高雄市議會 1991；高雄市政府，1951）。

四、合成地名

上述三類無法涵蓋者，尚有合成地名，且為數不少。在村里制度下，若干聚落可能共同成立一村里，有些合成地名為字面上的合成，如大竹（竹園仔＋大邱園，屬烏松鄉，今屬烏松區），亦有意象上的合成，如三共（北勢頭＋北勢尾＋打鐵，屬潮州鎮），在原分類中將分屬僅字數增減、非讀音相近兩類。

戰後初期至 1951 年實質變化案例總數 306 筆中，有 34 筆是合成地名。這些合成地名中，字面上的合成者（如上文大竹例）與意象上的合成（如上文三共例）分別有 10 村里與 7 村里（計里數不計筆數），不相上下，其中意象上的合成者常採用吉言佳字，如三隆（屬大寮鄉，今屬大寮區）、洽興（屬里港鄉）、三和（屬田寮鄉，今屬田寮區）等。



第三節 至 2024 年以前的地名變化

戰後初期以降，基層行政區劃制度已定型，在村里名層面，新命名的需求並不如戰後初期一般高。不過時至今日，都仍然有人口成長區重新析分為數村里、人口相對不成長區實施村里整併的情形。惟，這段期間高雄縣市和屏東縣並不如臺南市般曾進行全縣市為範圍的大規模村里調整，大多是因應需求逐步調整，故，基本上沒有街庄合併、地方制度改正那樣的大規模變革。

與此同時，即使是在人口高度成長的區域，例如 1960、1970 年代的高雄市，村里快速析分，但新成立的村里大多延續了系列地名的色彩，僅少數新設村里可視為《採訪冊》街莊地名的延續，如小港鄉的二橋村〔1953〕、大樹鄉的興田村〔1953 興化廊＋田藔〕、高樹鄉的建興村〔1953，青埔尾〕、鳳山鎮的過埤里〔1953，過陂仔〕、瑞竹里〔1966，德乃嘉〕、北門里〔1970，外北門街〕、枋寮鄉的新龍村〔1968，大武烈〕等，實屬寥寥無幾。其中建興、新龍二例，字面雖看不出相關，但空間範圍大體相同，故也視為非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

這段期間內亦有少數直接更改鄉鎮區名或村里名者，包含：連雅區→苓雅區〔1952，苓雅藔〕、涵口→鎮安〔1954，涵仔口〕、溪州→南州〔1955，溪洲〕、烏華→保寧〔1961，烏樹林〕、牛蜈〔牛食坑＋蜈蚣潭〕→嘉誠〔1966，加獵崎〕、下寮→新達〔1975，下藔〕。

上述案例大多不符合「近音」要件，倒是改名的案例大多符合「佳字」要件。至於唯一為讀音相近的苓雅例，當時民眾對於「雅」、「俗」的認知，由此或許可見一斑，當時由連雅區各里鄰長陳情書：「由『苓仔寮』之『仔』字粗俗即改為『雅』字表示溫文儒雅之意」，並表示「苓雅寮」一名歷史悠久、辨識度高，應改回苓雅區（高雄市政府，1951）。由此可知，至少在戰後，有一部份的人認為地名常見的「仔」字，即使沒有明顯負面意涵，仍顯「粗俗」不雅。

另一方面，1961 年永安鄉的烏華村改名保寧村，《臺灣地名辭書（卷五）高雄縣（第二冊）》指出當地人認為「烏」字不吉利（陳國川編纂，2008）。此例與前一節討論過的維新、竹南等例類似，皆是採用不同尺度的地名作為村里名，只

不過「保寧」並非行政區名，而是烏樹林聚落當地的庄廟廟名。無獨有偶，下寮村改名新達村亦是採用不同尺度的地名（新打港）來命名。

至於牛蜈→嘉誠的案例中，《臺灣地名辭書（卷五）高雄縣（第二冊）》指出當地人認為牛蜈（Gû-ngôo）與龜毛（ku-moo）諧音，因此改以同一行政村另一聚落加蚋崎的庄廟嘉和宮的嘉字取名嘉誠村（陳國川編纂，2008）。雖然地名辭書並未註記此說法的來源，應為田野調查口碑，但從 1950 年位於本研究區外——基隆市暖暖區的一個案例可以推知，因台語諧音不吉而要求改名並非不可能：1950 年，暖暖區八西里的居民要求將「竹寮尾」改名，理由是竹寮尾（Tik-liâu-bué）聽起來與「了尾 liáu-bué」近似，表示「就是最後會了（按：虧本）的」，最後改名為復興路（基隆市政府，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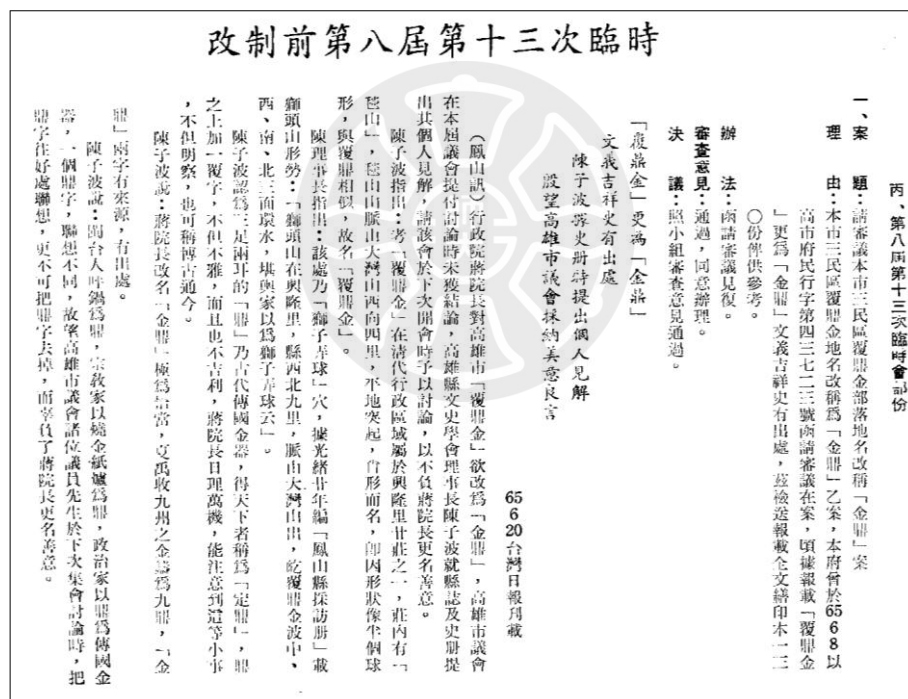


圖 4-2 1976 年高雄市議會關於「覆鼎金」改名「金鼎」的議案

資料來源：高雄市議會（1976）。

再更晚近一些，1976 年，當時適逢高雄市（省轄市）準備升格為直轄市，曾有析三民區東側分設一新區之議，區名有鼎金區、中正區等提議（高雄市議會，1975）。在此脈絡下，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曾提及「覆鼎金」可改名「金鼎」，時高雄縣文史學會更響應之，主張「覆鼎」有傾覆天下的隱喻，不雅且不吉利（高

雄市議會，1976，圖 4-2)。然而，在台語中，金鼎(kim-tiánn)是指家用的小型金爐，可見在此案例中，訴求改名者並未以台語思考此議題。

綜合上列諸案例可見，戰後的傳世史料較為多樣，更有機會探尋地名變化過程中的理由、意見。不過，若回歸先前的分析框架，此時期的地名變化案例中，與戰後初期同樣，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寥寥無幾，大多為非讀音相近的新造地名。



第四節 本時期的地名變化與雅化特色

《采訪冊》街莊地名到了戰後，地名變化數眾類繁，但仍可由此收束出以下幾項特色：

一、制度的驅使：「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的影響

日治時代統治者對大小字層級的地名並未實質干涉，僅做用字統一。然而在戰後村里名大幅與舊地名脫節、將近四分之三地名有實質變化，為何如此？筆者認為「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的影響不容忽視。

各縣市政府呈報轄內鄉鎮市區、村里列表後，1946 年 6 月行政長官公署電發各縣市，一一圈出不符合「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的村里名且限期改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b）。這些不符規定者絕大多數是不符「以兩字為準」，若將公文中被打回票的村里名，與戰後初期實質變化的村里名兩相比對，便可知兩者大幅重疊。意即，「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雖不如同時代的「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一般正面列舉應以何者（尤其政治意識型態）命名，但在將舊地名打回票的同時，形同驅動了村里層級的地名變化。

另一方面，「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也提示「以兩字範圍內，能包含各村落意義」，這項規範可能也影響合成地名的出現，尤其是洽興、三共這類意象式的合成。

二、命名者的新選擇：重新命名的可行性

日治時代從街庄合併到地方制度改正，除了占比頗低的案例之外，大部份地名並未重新命名。不過戰後初期的重新命名與日治初期的重新命名不同，日治初期係地名尚未標準化、土地調查記下了其中一種寫法，而戰後初期則是在地名已經標準化的情況下依然重新命名。為何如此？

除了行政區劃及相關制度的變革外，前述的「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為臺灣基層地名設下嚴苛的「兩字」限制，《采訪冊》經處理過後的 940 筆莊名中，僅

有不到四成（349 筆）的地名為兩字，其餘皆超出兩字。在此苛刻限制下，命名者意識到了重新命名的可行性，甚至是必要性——不重新命名就會被上級政府退回，在此情境下，便衍生出各式各樣，與原地名有關、無關、音近、非音近的重命名地名。

然而，若綜合本章所見的案例，首先，因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大幅減少，即使在此次類型中，以台語、客語為中介語言者亦不如第二章、第三章討論的案例多。同時，非讀音相近而生的地名變化占絕大多數，其中皆難以看見台語、客語的角色，此時期的地名變化，在語言層面，很可能由華語取代日語，甚至超越日語，成為了主導的語言。

三、「雅」是什麼：文化層面的提示

從連雅→苓雅、烏華→保寧的案例我們據以得知，不僅字面上可能含有負面意義的尾、下等字，在戰後初期，連常見的「仔」、顏色的「烏」都可能被認為粗俗、不吉。與此同時，從牛蜈→嘉誠、覆鼎金曾有改名金鼎之議等案例又可見，牛蜈（Gû-ngôo）與龜毛（ku-moo）諧音、覆鼎被認為有傾覆天下的隱喻。有因台語認為不雅者，亦有從未考慮過台語意涵者，可見在雅—俗的光譜上，並不一定以特定語言為中心作判準。

從一些案例中可知，所謂「雅化」的發生肇因於原地名字面義不佳或可能產生負面聯想（如火燒莊、尾、下）。但從本研究中戰後的情形可見，原地名未必真如此「不雅」，但確實大多採用「佳字」，不僅如此，《采訪冊》街莊地名延續到此時期有明顯「抽象化」——與地名原義疏遠或脫節——的趨勢。

第五章 結論

從第一章的文獻回顧，我們據以得知「雅化」此一概念在臺灣的知識系譜：從伊能嘉矩乃至於後繼者安倍明義的「近音佳字」（更に近音の佳字を宛て、改易せし……），到洪敏麟正式提出「諧音雅化」，可以看出不僅新舊地名之間要「近音」或「諧音」，新地名也要「佳」、「雅」，才符合其描述現象。然而到了戰後，因讀音相近而產生的地名變化比例相對減少，可能因此使得包含洪敏麟自身在內的後繼研究者，在描述個別案例時更加廣泛地使用「雅化」，而「諧音」要件脫落，不僅字形相近而產生的地名變化也視為「雅化」，連新舊地名無關的新造地名也被視為「雅化」，使得「雅化」與「吉言佳字」地名（或安倍的「佳字を擇んで地名」、陳正祥的「示意地名」）兩者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

以本研究「清末鳳山縣區域」而言，在清治末期到日治初期，地名變化的主軸並非「雅化」，有些地名符合「雅化」要件——根據讀音變得不通俗而抽象，有些地名「由雅入俗」——變得通俗具象，整體沒有明顯趨勢，加諸《鳳山縣採訪冊》的台語性，可說此時期的地名變化未必是變化，而是在地名尚未標準化的情況下同時存在多種地名寫法。在多種寫法中有些字面上比較正面（如德協），有些相對通俗易懂（如竹葉），它們之間很可能確實有其中之一較早被書面化，但在清治末期到日治初期這個歷史分期中，更主要的差異在——同時存在的寫法中哪一種寫法被記錄下來，而不是從哪一種寫法「改名」乃至「雅化」為另一種寫法。

接著日治初期到日治末期，「標準化」成為地名變化的主旋律，將地名視為空間編碼的工具並統一、改換用字，這隻標準化之手持續伸到大小字層級，但地名實質變化——當時說的「改稱」則幾乎僅落實在街庄層級。這段歷史分期中，隨著標準化的主旋律，地名漸有失其原義的情形，並有日語或其他語言中介的「改稱」，這些改稱未必符合嚴格的「諧音雅化」要件，但都符合「抽象化」——與地名原義疏遠。

到了戰後，即使已經歷過日治時代的標準化過程，卻由於制度的驅使，重新

命名變得可行且必要，加諸苛刻的「兩字」限制，既有地名受到大幅度地衝擊，《采訪冊》街莊地名近四分之三被改名。由於已經在日治時完成地名標準化，此時的重新命名是實質的，與此同時系列地名和合成地名應制度需求而生，而符合「近音」要件的地名變化則相對大幅減少。在這個歷史分期中——尤其戰後初期，確實可以找到個別地名符合嚴格「雅化」要件的案例，但與其說「雅化」，更不如以「抽象化」來說明。

綜上所述，根據先行研究和《采訪冊》街莊地名的貫時性考察，本研究認為過去所言的「雅化」基本上有兩種意涵：其一是狹義的「雅化」，即同時符合伊能嘉矩所言「近音」、「佳字」兩項要件者；其二是廣義的「雅化」，或言「抽象化」，即新地名與舊地名相較更難看出地名的原意義。而在狹義和廣義之外，經由《采訪冊》街莊地名的實例，本研究更試圖將廣義的「雅化」（抽象化）擴大解釋——不僅僅是個別案例新舊地名之間的關係，亦不能拘泥於此，而是在同樣範圍、層級、性質的地名，可以觀察到有越趨看不出地名原義的趨勢，就是整體而言的地名雅化／抽象化。地名的抽象化未必以外來的日語或華語為中介語言，也未必由特定語言的使用者發動，在時間分布上，清治及日治時代確實有個別地名抽象化的案例，但直到戰後初期才大量發生，成為整體的地名變化趨勢。

在雅化的應用上，用於解釋個別地名變化時，「雅化」其實暗示了寫作者的觀點，即在寫下「雅化」的同時，便暗示了什麼是「雅」、什麼是「不雅」，因此需要更加謹慎。筆者認為，在解釋個別地名變化時，可以明確寫出新舊地名的關係，如牛蜈的案例、火燒莊的案例，直接解釋為何捨棄舊名、新名又從何而來，是相較於以「雅化」概括之更加妥適的做法。

參考文獻

一、政府檔案

阿猴廳(1904a):〈阿猴廳報 第百廿三號 明治三十七年阿猴廳令第八號〉,《臺南新報》,1401 附錄:270-273。

阿猴廳(1904b):〈阿猴廳報 第百廿四號 正誤〉,《臺南新報》,1401 附錄:301。

高雄市政府(1951):〈准高雄市議會提案請將高雄市連雅區改稱為苓雅區電請核示由〉,《臺灣省級機關·高雄市所轄區域劃分(0040/117.2/17/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41172015996004。

高雄市議會(1975):〈請將「鼎金區」更名為「中正區」以作為高雄市民對總統蔣公之大恩大德作個永遠的懷念案〉,《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

高雄市議會(1976):〈請審議本市三民區覆鼎金部落地名改稱「金鼎」案〉,《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

高雄市議會(1991):〈建請將本(西甲)地區名稱,更改為原(獅甲)名稱,以符實際地名案〉,《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

基隆市政府(1950):〈據呈該市暖暖區、八西里更改路名核復照准由〉,《臺灣省級機關·各縣市區鄉鎮村里名稱更改(0039/117.2/2/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41172012030020。

鳳山廳(1904):〈鳳山廳報 第百十一號 明治三十七年鳳山廳告示第十九號〉,《臺南新報》,1406 附錄:111-117。

蕃薯藔廳(1904a):〈蕃薯藔廳報 第十三號 明治三十七年蕃薯藔廳令第六號〉,《臺南新報》,1353 附錄:211-212。

蕃薯藔廳(1904b):〈蕃薯藔廳報 第二十三號 明治三十七年蕃薯藔廳令第十一號〉,《臺南新報》,1409 附錄:243。

臺南縣(1898):〈盧德嘉外二名參事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53707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a):〈規定「改正區村里名稱辦法」四項希遵照辦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夏27):431、439。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臺北等縣市政府請核對改正村里名稱案〉，《各縣呈請更改鄉鎮名稱》：84-123。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11720006013。

臺灣總督府（1905a）：〈府令第八十九號〉，《臺灣總督府報》，明治 1873：1-18。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873a001。

臺灣總督府（1905b）：〈正誤〉，《臺灣總督府報》，明治 1875：27。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a0071011875a027。

臺灣總督府（1906）：〈正誤〉，《臺灣總督府報》，明治 1907：26-28。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a0071011907a026-a0071011907a028。

臺灣總督府（1920a）：〈府令第四十七號〉，《臺灣總督府報》，大正 2177：27-3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2177a001。

臺灣總督府（1920b）：〈正誤〉，《臺灣總督府報》，大正 2179：46-47。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a0071022179a046-a0071022179a047。

臺灣總督府（1920c）：〈正誤〉，《臺灣總督府報》，大正 2185：74-75。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a0071022185a074-a0071022185a075。

臺灣總督府（1920d）：〈正誤〉，《臺灣總督府報》，大正 2217：30。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a0071022217a030。

臺灣總督府（1920e）：〈正誤〉，《臺灣總督府報》，大正 2226：9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a0071022226a094。

臺灣總督府（1920f）：〈正誤〉，《臺灣總督府報》，大正 2261：8。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a0071022261a008。

臺灣總督府（1920g）：〈正誤〉，《臺灣總督府報》，大正 2276：77。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a0071022276a077。

臺灣總督府（1920h）：〈府令第十四號〉，《臺灣總督府報》，大正 2071：70。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2071a001。

二、專書

王世慶（1991）：《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七政治志 建置沿革篇》，南投縣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市：蕃語研究會。

伊能嘉矩（1909）：《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 第三臺灣》，東京市：富山房。

- 施添福 (1996):《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 施添福總編纂，吳連賞編纂，黃瓊慧、鄭全玄、鍾瑾霖、李嘉雯、郭莉芳、翁淑芬撰述 (2001):《臺灣地名辭書 (卷四) 屏東縣》，南投縣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施添福總編纂，施添福編纂，吳進喜撰述 (2000):《臺灣地名辭書 (卷五) 高雄縣 (第一冊)》，南投縣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施添福總編纂，陳國川編纂，古文錦、李明賢、林佳慧、林佩瑩、吳進喜、施雅軒、許淑娟、郭秋美、陳怡碩、黃瓊慧、蔡淑麗撰述 (2008):《臺灣地名辭書 (卷五) 高雄縣 (第二冊)》，南投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施添福總編纂，林聖欽、許淑娟編纂，蔡淑麗、李明賢、黃瓊慧撰述 (2022):《臺灣地名辭書 (卷廿三) 高雄市》，南投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洪敏麟 (1980 初版；1999 四版):《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一冊》，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洪敏麟編纂 (1995):《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三住民志 地名沿革篇》，南投縣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1983):《高雄市地名探索》，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陳正祥 (1959):《臺灣地名手冊》，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正祥 (1993):《臺灣地名辭典》(二版)，臺北市：南天書局。
- 陳國章 (1995):《台灣地名學文集 (增訂版)》，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陳國章 (2002):《台北市地名辭典》，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陳國章 (2004):《台灣地名辭典 (合訂版)》，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曾玉昆 (1997):《高雄市地名探源》，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新道滿 (1938):《ローマ字發音臺灣市街庄名の読み方》，臺北市：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 臺灣日日新報社 (1921):《新舊對照管轄便覽》，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
- 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 (1944):《警察官署別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臺北市：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

《鳳山縣採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臺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調製，施添福導讀，遠流出版（1996）：《臺灣堡圖》，
臺北市：遠流。

盧德嘉纂輯，成文出版社影印（1983〔原稿 1894〕）：《鳳山縣採訪冊》（中國方志
叢書臺灣地區：第 33 號），臺北市：成文出版社。

盧德嘉纂輯，周憲文編輯（1960〔原稿 1894〕）：《鳳山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
刊：第 073 種），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不著撰人，吳幅員編輯（1964）：《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一九七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三、期刊及論文集論文

吳育臻（2008）：〈臺灣日式地名的時空分布及其意涵〉，收錄於《台灣地名研究
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1-122，南投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吳密察（2017）：〈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8-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
《師大台灣史學報》，10：5-35。

李南衡（2008）：〈一九二〇年台灣地名變更及其語音變化〉，《地理研究》，48：
47-61。

林聖欽（2017）：〈日本時代到戰後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對臺灣鄉鎮基層社會地名命
名的影響：以苗栗縣頭份、三灣為例〉，《地理研究》，67：109-135。

林聖欽（2024）：〈臺南市安南區街道命名的變遷（1976-2022）〉，《地理研究》，
79：87-115。

林修澈（2021）：〈兩種地名版圖的競合與一種地理地名的調整：以臺北市文山區
木柵次分區為例〉，《在地：本土教育半年刊》，2：63-79。

翁淑娟、韋煙灶、李易修（2022）：〈新竹市里名閩南語之文、白讀音探討〉，《環
境與世界》，34，21-48。

洪惟仁（2009）：〈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臺灣語文研究》，4：33-69。

范銘如（2011）：〈台灣戰後初期的空間改造〉，《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3：337-
360。

富田哲（1999）：〈日本統治時代初期の台湾総督府による「台湾語」の創出〉，
《國際開發研究フォーラム》，11：155-166。

陳世榮（2021）：〈國立臺灣圖書館藏地名相關特藏資料介紹及其應用〉，《在地》，
2：101-116。

- 陳宗仁 (2018):〈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之研究：兼論鳳山縣關隘的描繪〉,《臺灣史研究》, 25 (1): 1-38。
- 陳亮均、林聖欽 (2025):〈臺灣道路命名原則變遷：以地方法規為中心的討論 (1945-2003)〉,《地理研究》: 1-38。
- 陳國章 (1990):〈臺灣以「坑」命名之地名的讀音、含意與分布〉,《地理教育》, 16: 1-14。
- 陳國章 (1993):〈臺灣閩、客語地名的對比〉,《地理教育》, 19: 1-15。
- 陳國章 (1996):〈臺灣地名中的「頭」與「尾」〉,《地理教育》, 22: 1-13。
- 陳國章 (1998):〈從地名可辨別泉、漳語群的分布--以臺灣地名為例〉,《地理教育》, 24: 1-3。
- 陳國章 (1999):〈不同語群的接觸對地名命名的影響--以臺灣為例〉,《地理教育》, 25: 1-4。
- 陳國章 (2006):〈從「屋」、「厝」地名看客、閩族群的分布—以桃園縣為例—〉,《地理教育》, 32: 37-42。
- 康培德 (2010):〈歷史地理學與臺灣地名研究成果〉,《臺灣學通訊》, 37: 10-11。
- 康培德 (2021):〈從 Google Maps 與行政里名看百餘年前《臺灣堡圖》上的芝山岩周邊地區地名遺緒〉,《臺北文獻 (直字)》, 216: 127-154。
- 黃秋華、陸偉明 (2020):〈以象徵宰制觀點探討道路命名：以台南市和高雄市路名為例〉,《都市與計劃》, 47 (2): 173-187。
- 黃偉嘉、游富傑、吳治加、賴進貴 (2021):〈從臺東軌道到臺東線鐵道站名之轉變——探究日治初期東臺灣的地名與發音〉,《東台灣研究》, 28: 95-118。
- 黃雯娟 (2014a):〈臺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間政治〉,《地理學報》, 73: 79-105。
- 黃雯娟 (2014b):〈命名的規範：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臺灣史研究》, 21 (4): 147-186。
- 黃雯娟 (2017):〈臺灣都市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臺北、臺中、臺南的比較〉,《臺灣文獻》, 68 (1): 171-216。
- 葉高華 (2020):〈1920 年地名大變革〉,《臺灣學通訊》, 116: 8-11。
- 葉高華 (2021):〈臺灣的日式地名〉,《在地》, 2: 117-123。
- 葉韻翠 (2013):〈批判地名學—國家與地方、族群的對話〉,《地理學報》, 68: 69-87。

葉韻翠(2014):〈領袖名與紀念的空間政治：台灣的中山、中正地名之比較研究〉，《白沙歷史地理學報》，15：47-86。

劉澤民(2008):〈臺灣市街「町」名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收錄於《台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23-236，南投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Rose-Redwood, R., Alderman, D., and Azaryahu, M. (2010). Geographies of toponymic inscription: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place-name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4): 453-470.

四、學位論文

王虹媛(2016):〈彰化縣線西地區的地名演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地理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李維仁(2016):〈宜蘭市街道發展與命名分析〉，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林泓瑜(2021):〈臺南、高雄地區鄭氏時期里名與營鎮、「甲」字地名的形成及變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邱麟翔(2017):〈戰後老高雄市區路街巷命名系統與發展特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姚聖洋(2022):〈戰後街名變遷與命名政策探討—以臺北市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黃亭樺(2022):〈臺灣地形類聚落地名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楊心喻(2014):〈屏東縣牡丹鄉地名的分類與意涵〉，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歐又華(2011):〈金山及萬里區地名演變與鄉村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鄭竣元(2023):〈清代臺灣「保」的空間劃分：以淡水廳芝蘭保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

五、研討會論文及研究計畫報告

黃衍明主持 (2024)。總計畫：臺灣客底分布地圖——總計畫。客家委員會 111 年客底文化發展計畫學術基礎資料調查，RRPG11105-0057-16391431。

六、地理資訊及其他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2020a)：〈清代臺灣行政區劃沿革 光緒二十年 (1894) 縣 (廳) 界〉，《台灣歷史文化地圖》。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rc03-8>。(2024 年 3 月 28 日下載)。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2020b)：〈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區域沿革 明治三十四年 (1901) 五月縣 (廳) 界〉，《台灣歷史文化地圖》。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rd09-6>。(2024 年 3 月 28 日下載)。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2020c)：〈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區域沿革 明治三十四年 (1901) 五月堡 (里) 界〉，《台灣歷史文化地圖》。
<https://data.depositar.io/dataset/rd09-6>。(2024 年 3 月 28 日下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23)：〈系統簡介〉，《臺灣文獻全文資料庫》。
<https://taicool.ith.sinica.edu.tw/introduction.html>。(2025 年 3 月 26 日瀏覽)。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不著年代)：〈臺灣汛塘望寮圖〉，《數位方輿》。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124。(2024 年 12 月 24 日下載)。

內政部 (不著年代)：〈地名查詢〉，《地名資訊服務網》。
<https://gn.moi.gov.tw/GeoNames/geoNameSearch>。(2025 年 3 月 26 日瀏覽)。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023a)：〈最新直轄市、縣市界線 (TWD97 經緯度 EPSG:3824)〉，《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https://maps.nlsc.gov.tw/>。(2024 年 3 月 28 日下載)。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023b)：〈最新鄉鎮市區界線 (TWD97 經緯度 EPSG:3824)〉，《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https://maps.nlsc.gov.tw/>。(2024 年 3 月 28 日下載)。

教育部 (不著年代 a)：〈漢字用字原則〉，《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
<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piantsip/hanji-iongji-guantsik/>。(2025 年 3 月 26 日瀏覽)。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教育部（不著年代 b）：〈仔〉，《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
<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1300/>。（2025 年 3 月 14 日瀏覽）。

國立臺灣圖書館（2025）：〈臺灣學數位圖書館使用說明 - 收錄內容〉，《臺灣學數位圖書館》。<https://tsdl.ntl.edu.tw/index.php?act=Landing/information>。（2025 年 8 月 11 日瀏覽）。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n.d.), *Hōzu Genzu*.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10454676>. (2024/10/26 download).



附錄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沿革列表

凡例

1. 1894 年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
2. 1904 前 《廳報》街庄合併前街庄名
3. 1904 後 《廳報》街庄合併後街庄名
4. 1920 前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地方制度改正前街庄名
5. 1920 後 《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地方制度改正後市街庄大小字名
6. 1944 年 《警察官署別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便覽》市街庄大小字名
7. 1951 年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建置沿革篇》鄉鎮市區村里名
8. 1978 年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建置沿革篇》鄉鎮市區村里名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大竹里	陂頭		鳳山	鳳山	鳳山	鳳山	鳳山	鳳山
大竹里	過溝仔	過溝仔						
大竹里	德乃嘉	竹仔脚	竹仔脚	竹仔脚	竹子脚	竹子脚		瑞竹
大竹里	下菜園	下菜園	下菜園	下菜園	下菜園	下菜園		
大竹里	中崙	中崙	中崙					
大竹里	牛藔仔	牛藔	牛藔	牛藔	牛寮	牛寮		
大竹里	陂岸脚	埤岸脚	埤岸脚					
大竹里	七老爺	七老爺	七老爺	七老爺	七老爺	七老爺	老爺	老爺
大竹里	一甲	一甲	一甲	一甲	一甲	一甲		一甲
大竹里	五甲	五甲	五甲	五甲	五甲	五甲	鎮南	鎮南/ 五福/ 福○/ ○甲
大竹里	前鎮	前鎮	前鎮	前鎮	前鎮	前鎮	前鎮/ 鎮○	前鎮/ 鎮○
大竹里	道爺廊	道爺廊	道爺廊	道爺廊	道爺廊	道爺廊		
大竹里	新甲	新甲	新甲	新甲	新甲	新甲		新甲
大竹里	岡山仔	崗山仔	崗山仔	崗山仔	岡山子		瑞竹	瑞○
大竹里	籬仔內	籬仔內	籬仔內	籬仔內	籬仔內	籬仔內	竹內	竹內
大竹里	竹巷	竹巷	竹巷					
大竹里	新莊仔	新庄仔	新庄仔	新庄仔	新庄子	新庄子	鎮西	鎮西
大竹里	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五福/ 福○	五○/ 福○
大竹里	林竹竿	林德官	林德官	林德官	林德官	林德官	林德/ 林○	林德/ 林○
大竹里	戲獅甲	戲獅甲	戲獅甲	戲獅甲	戲獅甲	戲獅甲	西甲/ 西山	西甲/ 西山
大竹里	大林尾	大林尾	大林尾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大竹里	過田仔	過田仔	過田仔	過田仔	過田子	過田子	美田/ 田○	美田/ 田○
大竹里	能雅藁	苓雅藁	苓雅藁	苓雅藁	苓雅寮	苓雅寮	連雅/ 苓洲/ 苓雅/ 苓○	苓洲/ 苓雅/ 苓○
大竹里	鯉港埔	大港埔	大港埔	大港埔	大港埔	大港埔	新興	新興
大竹里	鯉港	大港	大港	大港	大港	大港	港○	港○
大竹里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三民/ 三○/ 鳳○	三民/ 三○/ 鳳○
大竹里	前金	前金	前金	前金	前金	前金	前金/ ○金	前金/ ○金
大竹里	鹽埕	鹽埕	鹽埕			鹽埕	鹽埕/ 鹽○	鹽埕
大竹里	龍水	龍水	龍水	龍水	龍水		龍○	龍○
大竹里	旂後	旗後	旗後	旗後	旗後	旗後	旗津	旗津
大竹里	大線頭	大汕頭	大汕頭				○汕	○汕
興隆里	船仔頭	船仔頭	船仔頭					
興隆里	菜公	菜公	菜公	菜公	菜公	菜公		菜公
興隆里	覆鼎金	覆鼎金	覆鼎金	覆鼎金	覆鼎金	覆鼎金	鼎金/ 鼎○	鼎金/ 鼎○
興隆里	新莊仔	新庄仔	新庄仔	新庄仔	新庄子		新○	新○
興隆里	田尾	田尾	田尾					
興隆里	漯仔底	凹仔底	凹仔底	凹仔底	凹子底		龍子	龍子
興隆里	鹽埕埔	鹽埕埔	鹽埕埔	鹽埕埔	鹽埕埔			
興隆里	崎脚	崎脚	崎脚					
興隆里	橋仔頭	橋仔頭	橋仔頭					
興隆里	內圍	內惟	內惟	內惟/ 內帷	內惟	內惟	內惟	內惟
興隆里	龍目井	龍目井	龍目井				龍井	龍井
興隆里	洲仔	洲仔	洲仔					
興隆里	山脚	山脚						
興隆里	舊城內		舊城					
興隆里	陂仔頭	埤仔頭	埤仔頭	埤仔頭	埤子頭	埤子頭	埤○	埤○
興隆里	廊後	廊後	廊後	廊後	廊後	廊後	廊○	廊○
興隆里	左營	左營	左營	左營	左營	左營	左營	左營
興隆里	竹仔脚	竹仔脚	竹仔脚	竹仔脚	竹子脚			
興隆里	桃仔園	桃仔園	桃仔園	桃仔園	桃子園	桃子園		
興隆里	打鼓山						鼓山	鼓山/ 桃源
興隆里	哨船頭	哨船頭	哨船頭	哨船頭	哨船頭	哨船	哨船頭	哨船頭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赤山里	赤山	赤山	赤山	赤山	赤山	赤山	文山	文山/ 文○
赤山里	寓潮埔	牛潮埔	牛潮埔	牛潮埔	牛潮埔	牛潮埔	鎮北	鎮北
赤山里	陂墘	埤墘仔	埤墘厝					
赤山里	外甲	外甲	外甲					
赤山里	崎仔脚	崎仔脚	崎仔脚	崎仔脚	崎子脚	崎子脚		
赤山里	鳥松脚	鳥松脚	鳥松脚	鳥松脚	鳥松	鳥松	鳥松	鳥松
赤山里	大脚𦵏	大脚腿	大脚腿	大脚腿	大脚腿	大脚腿	仁美	仁美
赤山里	夢鯉	夢裡	夢裡	夢裡	夢裡	夢裡	夢裡	夢裡
赤山里	竹圍仔						大竹	大竹
赤山里	米香店	米香店	米香店					
赤山里	仙草埔	田草埔	田草埔	田草埔	田草埔	田草埔	仁美	仁美
赤山里	濫埔	埧埔	埧埔	埧埔	埧埔	埧埔	埧埔	埧埔
赤山里	蒲尖園	埔占園	埔占園					
赤山里	十九灣	十九灣	十九灣	十九灣	十九灣	十九灣		
赤山里	大陂	大埤	大埤					
赤山里	山仔脚	山仔脚	山仔脚	山仔脚	山子脚	山子脚	大華	大華
赤山里	本館	本館	本館	本館	本館	本館	本館	本館
赤山里	林內	林內	林內					
赤山里	灣仔內	灣仔內	灣仔內	灣仔內	灣子內	灣子內	灣子	灣子/ 灣○
赤山里	國公厝	國公厝	國公厝					
赤山里	新陂內	新埤內						
赤山里	大邱園						大竹	大竹
小竹里	前莊	前庄	前庄				前庄	前庄
小竹里	中莊	中庄	中庄				中庄	中庄
小竹里	後莊仔	後庄	後庄				後庄	後庄
小竹里	山仔頂	山仔頂	山仔頂	山仔頂	山子頂	山子頂	山頂/ 永芳	山頂/ 永芳
小竹里	岡山仔	江山仔	江山仔				江山	江山
小竹里	翁公園	翁公園	翁公園	翁公園	翁公園	翁公園	翁園	翁園
小竹里	洪厝埕	洪厝埕	洪厝埕				三隆	三隆
小竹里	洲仔藔							
小竹里	內埔仔	內埔	內埔					
小竹里	九曲塘	九曲堂	九曲堂	九曲堂	九曲堂	九曲堂	九曲	九曲/ 久堂
小竹里	新山脚							
小竹里	甌仔窰	磚仔窰	磚仔窰	磚仔窰	磚子窰	磚子窰	義和	義和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小竹里	井仔腳	井仔腳	井仔腳				井腳	井腳
小竹里	井仔湖		井仔胡					
小竹里	竹仔藔	竹仔藔	竹仔藔				竹寮	竹寮
小竹里	大坪頂	大坪頂	大坪頂					
小竹里	小坪頂	小坪頂	小坪頂	小坪頂	小坪頂	小坪頂	小坪	小坪
小竹里	龍目井	龍目井	龍目井				龍目	龍目
小竹里	大邱園	大坵園	大坵園					
小竹里	中阮							
小竹里	新公館	公館	公館					
小竹里	烏瓦窰	烏瓦礑	烏瓦礑					
小竹里	大樹腳	大樹腳	大樹腳	大樹腳	大樹	大樹	大樹	大樹
小竹里	磨新厝							
小竹里	番仔樓							
小竹里	新厝							
小竹里	大洲	大溪州	大溪洲				大洲	大洲
小竹里	頭前溪	頭前溪	頭前溪	頭前溪	頭前溪	頭前溪	前進/ 清溪	前進/ 清溪
小竹里	下考潭	拷潭	拷潭	拷潭	拷潭	拷潭	拷潭	拷潭
小竹里	大崎腳	大崎腳	大崎腳					
小竹里	考潭藔	拷潭藔	考潭藔				三隆	三隆
小竹里	芎蕉腳	芎蕉腳	芎蕉腳	芎蕉腳	芎蕉腳	芎蕉腳	三隆	三隆
小竹里	中洲仔							
小竹里	大藔	頂大藔/ 下大藔	大藔	大藔	大寮	大寮	上寮/ 大寮	上寮/ 大寮
小竹里	林內	林內						
小竹里	潮洲藔	潮洲藔	潮洲藔	潮洲藔	潮洲寮	潮州寮	潮寮	潮寮
小竹里	瑯岡	郎公	農公					
小竹里	新莊仔	新庄仔	新庄仔				新厝	新厝
小竹里	旂竿腳							
小竹里	潭頭	潭頭	潭頭	潭頭	潭頭	潭頭	潭頭	潭頭
小竹里	中厝	中厝	中厝				中厝	中厝
小竹里	後厝							
小竹里	溪洲	外溪洲/ 內溪洲	溪洲	溪洲	溪洲	溪洲	溪州	溪州
小竹里	灣仔內	灣仔內	灣仔內					
小竹里	中港	中港	中港					
小竹里	西溪	西溪	西溪				西溪	西溪
小竹里	半廊	半廊	半廊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小竹里	山脚	山脚	頂山脚/ 下山脚					
小竹里	大湖	大湖	頂大湖/ 下大湖					
小竹里	濫尾	沓尾						
小竹里	瓦窰溝	瓦礫溝	瓦礫溝					
小竹里	三張廊	三張廊	三張廊					
小竹里	王公廟	王公廟	王公廟	王公廟	王公廟	王公廟	王公	王公
小竹里	樣仔林	樣仔林	樣仔林					
小竹里	頂厝	頂厝	頂厝				頂厝	頂厝
小竹里	內厝	內厝	內厝					
小竹里	二阮							
小竹里	頂嵌仔							
小竹里	港仔埔	港仔埔	港仔埔	港仔埔	港子埔	港子埔	港埔	港埔
小竹里	港仔嘴	港仔嘴	港仔嘴				港嘴	港嘴
小竹里	林內	林裡	林內					
小竹里	林內仔	林內						
小竹里	廊邊	廊邊						
小竹里	頂林仔邊	頂林仔邊	林仔邊	林仔邊	林園/ 林子邊	林園/ 林子邊	林園	林園/ ○林
小竹里	牛埔內							
小竹里	頂溝墘	頂過溝仔	過溝仔					
小竹里	下溝墘	下過溝仔						
小竹里	韭菜園	韭菜園						
小竹里	牛埔	牛埔仔	牛埔仔					
小竹里	中芸	中芸	中芸	中芸	中芸	中芸	中芸/ 鳳芸	中芸/ 鳳芸
小竹里	中線		中汕					
小竹里	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小竹里	湖底	湖底	湖底					
小竹里	坪仔頭							
小竹里	打鐵店	打鐵店	打鐵店					
小竹里	大竹圍							
小竹里	琉球仔	琉球藪	琉球仔				琉球	琉球
小竹里	溪浦仔							
小竹里	灣仔店							
小竹里	獅公厝							
小竹里	赤嵌	赤崁	赤崁	赤崁	赤崁	赤崁	昭明/ 義仁	昭明/ 義仁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小竹里	苦棟腳	苦苓腳	苦苓腳	苦苓腳	苦苓腳	苦苓腳	林家/ 龔厝	林家/ 龔厝
小竹里	柚仔腳	柚仔腳	柚仔腳					
小竹里	椰樹	椰樹	椰樹					
小竹里	田中央	田中央	田中央					
小竹里	後大厝	後大厝	後大厝					
小竹里	罌仔寮	沽仔寮	沽仔寮					
小竹里	溪洲仔	溪洲仔	溪洲仔					
小竹里	南勢坑							
小竹里	竹崎							
小竹里	竹圍仔							
小竹里	溪埔寮	溪埔寮	溪埔寮				溪寮	溪寮
小竹里	輓仔窰寮	磚仔窰寮	磚仔窰寮				磚寮	磚寮
小竹里	中溪埔							
鳳山里	尚書林	想思林	想思林					
鳳山里	過路窟							
鳳山里	龜仔潭		龜仔潭					
鳳山里	山仔腳	山仔腳	山仔腳					
鳳山里	陂腹內	埤服內	脾腹內				埤頂	埤頂
鳳山里	灣仔頭	灣仔頭	灣仔頭	灣仔頭	灣子頭	灣子頭		
鳳山里	園尾	園尾	園尾					
鳳山里	田中央	田中央	田中央					
鳳山里	陂仔後	埤仔後						
鳳山里	塗庫仔	土庫	土庫					
鳳山里	過陂仔	過埤仔	過埤仔	過埤仔	過埤子	過埤子		過埤
鳳山里	頂中莊	頂中庄	頂中					
鳳山里	下中莊	下中庄	下中					
鳳山里	籬仔內	尼仔內	籬仔內					
鳳山里	內曠地	空地仔	空地仔	空地仔	空地子	空地子	孔宅	孔宅
鳳山里	外曠地							
鳳山里	中大厝	中大厝	中大厝	中大厝	中大厝	中大厝		
鳳山里	後大厝	後大厝	後大厝					
鳳山里	大加冬	大茄苳	大加冬					
鳳山里	四塊厝		四塊厝仔					
鳳山里	大橋頭	大橋頭	大橋頭					
鳳山里	店仔後	店仔後	店仔後	店仔後	店子後	店子後	店鎮	店鎮
鳳山里	刺葱腳	荊葱腳	荊葱腳	荊葱腳	荊葱腳	荊葱腳	高松	高松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鳳山里	大坪頂	大坪頂	大坪頂	大坪頂	大坪頂	大坪頂	坪頂	坪頂/ 大坪
鳳山里	上塘	上塘	上塘					
鳳山里	沙濫	山濫	山監					
鳳山里	中廊	中廊	中廊	中廊	中廊	中廊		
鳳山里	二橋	二橋	二橋	二橋	二橋	二橋		二橋
鳳山里	仙草嶺	仙草嶺	仙草嶺					
鳳山里	湖內							
鳳山里	大草厝	大草厝	大草厝					
鳳山里	圳藔仔							
鳳山里	草陂脚							
鳳山里	山豬堰	山猪塹	山猪塹					
鳳山里	沙座							
鳳山里	頂田藔	田藔						
鳳山里	後壁林	後壁林	後壁林					
鳳山里	草衙	草衙	草衙	草衙	草衙	草衙	草衙	草衙
鳳山里	苓仔藔	內苓仔藔	內苓仔藔					
鳳山里	集鳳嶼	盡望嶼	集帆嶼					
鳳山里	佛公	佛公	佛公	佛公	佛公	佛公		
鳳山里	港仔墘	港仔墘	港仔墘	港仔墘	小港	小港	小港/ 港墘	小港/ 港墘
鳳山里	大令	大苓	大苓					
鳳山里	二令	二苓	二苓	二苓	二苓	二苓		
鳳山里	大人宮	大人宮	大人宮	大人宮	大人宮	大人宮	鳳宮	鳳宮
鳳山里	竹仔港	竹仔溝	竹仔港					
鳳山里	堰仔							
鳳山里	尖尾							
鳳山里	鹿窟	落堀	落堀					
鳳山里	下田藔		田藔仔					
鳳山里	鹹水港	鹽水港	鹽水港	鹽水港	鹽水港	鹽水港		
鳳山里	大林蒲	大林蒲	大林蒲	大林蒲	大林蒲	大林蒲	鳳○	鳳○
鳳山里	中林	中林仔	中林仔	中林仔	中林子	中林子		
鳳山里	赤竹仔	上赤竹/ 下赤竹	頂赤竹/ 下赤竹				上竹	上竹
鳳山里	鳳鼻頭	鳳鼻頭	鳳鼻頭	鳳鼻頭	鳳鼻頭	鳳鼻頭	鳳鳴	鳳鳴
鳳山里	中院門	中坑門	中坑門	中坑門	中坑門	中坑門	中門	中門
鳳山里	線尾	汕尾	汕尾	汕尾	汕尾	汕尾	○汕	○汕
鳳山里	海汕						海○	海○

《鳳山縣採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鳳山里	過堰仔							
鳳山里	燒口園	燒灰員	燒灰員					
鳳山里	幫阮仔							
鳳山里	土地公	土地公	土地公					
鳳山里	中洲仔	中洲	中洲	中洲	中洲	中洲	中洲/ 中○	中洲/ 中○
鳳山里	過港仔	過港	過港					
鳳山里	將軍宮							
觀音里	赤山仔	赤山仔	赤山仔	赤山仔	赤山子	赤山子		
觀音里	竹仔門	竹仔門	竹仔門	竹子門	竹子門	竹子門	竹後	竹後
觀音里	豆醬間	豆醬宮	豆醬宮					
觀音里	瓦窰仔	瓦礫仔	瓦礫仔					
觀音里	後莊仔	後庄仔	後庄仔	後庄仔	後庄子	後庄子	竹後	竹後
觀音里	仁武	仁武	仁武	仁武	仁武	仁武	仁武/ 文武	仁武/ 文武
觀音里	田藔	田藔	潭底園	潭底園	潭底園			
觀音里	草潭							
觀音里	中莊仔	中庄仔	中庄仔					
觀音里	灣仔內	灣仔內	灣仔內	灣仔內	灣子內	灣子內	灣內	灣內
觀音里	蛇仔形	蛇仔形	蛇仔形	蛇仔形	蛇子形	蛇子形		
觀音里	烏材林	烏材林	烏材林	烏材林	烏材林	烏材林	烏林	烏林
觀音里	漳浦厝	前埔厝	前埔厝	前埔厝	前埔厝	前埔厝		仁福
觀音里	三公藔	三公藔						
觀音里	灰望仔							
觀音里	南勢埔	南勢埔	南勢埔					
觀音里	頂考潭	考潭	考潭	考潭	考潭	考潭	考潭	考潭
觀音里	林仔邊	林仔邊	林仔邊	林仔邊	林子邊	林子邊	中里	中里
觀音里	中埔	中埔	中埔					
觀音里	山仔腳							
觀音里	楠梓阮	楠仔坑	楠梓坑	楠梓坑	楠梓	楠梓	楠梓	楠梓
觀音里	三奶壇	三奶壇	三奶壇	三奶壇	三奶壇	三奶壇	三奶/ 翠屏/ 觀音	三奶/ 翠屏/ 觀音
觀音里	大社	大社	大社	大社	大社	大社	大社	大社
觀音里	塗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清豐	清豐
觀音里	芎蕉腳	芎蕉腳	芎蕉腳					
觀音里	中路林	中路林	中路林	中路林	中路林	中路林		
觀音里	萬根松	萬根松	萬根松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觀音里	樣仔腳	樣仔腳	樣仔腳					
觀音里	保舍甲	保舍甲	保舍甲	保舍甲	保舍甲	保舍甲	保社	保社
觀音里	鳳山厝	鳳山厝	鳳山厝	鳳山厝	鳳山厝	鳳山厝	鳳雄	鳳雄
觀音里	下烏鬼	下烏鬼埔	下烏鬼埔					
觀音里	頂烏鬼	頂烏鬼埔	頂烏鬼埔					
觀音里	面前埔	面前埔	面前埔	面前埔	面前埔	面前埔		
觀音里	中衝崎	中崎	中崎	中崎	中崎	中崎	中崎	中崎
觀音里	江春仔	江春仔	江春仔					
觀音里	外埔	外埔	外埔					
觀音里	海豐	海防	海防					
觀音里	籬仔內	離仔內	籬仔內				神農	神農
觀音里	蜈蚣潭	蜈蚣潭	蜈蚣潭	蜈蚣潭	蜈蚣潭	蜈蚣潭	牛蜈	牛蜈
觀音里	北勢林	北勢林	北勢林					
觀音里	瓊仔林	瓊仔林	瓊仔林	瓊仔林	瓊子林	瓊子林	瓊林	瓊林
觀音里	大竹圍	大竹圍						
觀音里	柑仔宅	柑仔宅	柑仔宅					
觀音里	箍桶藦	箍桶藦	箍桶藦					
觀音里	加獵崎	加蚋崎	加蚋崎				牛蜈	牛蜈
觀音里	水哮仔	水哮	水哮					
觀音里	大崎頭	大崎頭						
觀音里	滾水坪	滾水坪	滾水坪	滾水坪	滾水坪	滾水坪		
觀音里	弔雞林	吊鷄林	吊鷄林	吊鷄林	吊鷄林	吊鷄林		
觀音里	湖仔內	湖仔內	湖仔內	湖仔內	湖子內	湖子內		
觀音里	角宿	角宿	角宿	角宿	角宿	角宿	角宿	角宿
觀音里	滾水	滾水仔	滾水	滾水	滾水	滾水		
觀音里	援勦中	援巢中	援巢中	援巢中	燕巢/ 援巢中	燕巢/ 援巢中	○燕	○燕
觀音里	援勦右	援巢右	援巢右	援巢右	援巢右	援巢右	安招	安招
觀音里	新厝仔	新厝仔	新厝仔					
觀音里	五老爺	五老爺	五老爺					
觀音里	竹仔腳	竹仔腳	竹仔腳	竹仔腳	竹子腳	竹子腳		
觀音里	麒麟尾	麒麟尾	麒麟尾					
觀音里	金山仔	金山仔	金山仔				金山	金山
觀音里	崎漏	崎溜	崎溜					
觀音里	鞍仔平	鞍仔坪	鞍仔平					
觀音里	番仔田	番仔田	番仔田					
觀音里	千秋藦	千秋藦	千秋藦	千秋藦	千秋寮	千秋寮		

《鳳山縣採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觀音里	深水仔	深水仔	深水	深水	深水	深水	深水	深水
觀音里	眠牛湖	棚牛湖	困牛湖					
觀音里	塔仔脚	塔仔脚	塔仔脚					
觀音里	橫山仔	橫山仔	橫山仔				橫山	橫山
觀音里	四角林	四角林	四角林					
觀音里	破車籠	破車籠						
觀音里	陂仔尾	埤仔尾	埤仔尾					
觀音里	無水藔	無水藔	無水藔	無水藔	無水寮	無水寮	水寮	水寮/ 水安
觀音里	姑婆藔	姑婆藔	姑婆藔	姑婆藔	姑婆寮	姑婆寮	姑山	姑山
觀音里	聖媽坑	聖媽坑	聖媽坑					
觀音里	山猪窟	山猪堀	山猪堀					和山
觀音里	興化藔	興化藔	興化藔				興山	興山
觀音里	樣仔腳	樣仔脚	樣仔脚	樣仔脚	樣仔脚	樣仔脚	樣脚	樣脚
觀音里	土墾厝							
觀音里	大莊	大庄	大庄					
觀音里	山頂		大庄山頂					
觀音里	郎君藔							
觀音里	洲仔		洲仔					
觀音里	樓仔	樓仔	樓仔					
觀音里	竹脚厝	竹脚厝	竹脚厝					
觀音里	山頂							
觀音里	田尾							
觀音里	三脚藔	三脚厝	三脚厝					三和
觀音里	圍內	園內	園內					
觀音里	興化廊	興化廊	興化廊					興田
觀音里	興化廊山頂		興化廊山頂					
觀音里	竹圍	竹圍仔	竹圍仔					
觀音里	都雅厝	埔仔厝	埔仔厝					
觀音里	溪埔	溪埔	溪埔	溪埔	溪埔	溪埔	溪埔	溪埔
觀音里	菜藔							
觀音里	昇仙院	生仙坑	生仙坑					
觀音里	昇仙院山頂							
觀音里	嘉興							
觀音里	田藔	田藔仔	田藔					興田
觀音里	知母令院	猪母乳坑						
觀音里	渡船頭	渡船頭	渡船頭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觀音里	二幫嵌	二邦坑	二邦坑					
觀音里	嶺口	嶺口	嶺口					
觀音里	統領阮	統領坑	統領坑				統領	統領
觀音里	公館	公館						
觀音里	五脚松							
觀音里	嶺頂							
觀音里	瓦厝仔							
半屏里	八卦藔	八卦藔	八卦藔	八卦藔	八卦寮	八卦寮	八卦	八卦
半屏里	後港	後港	后港					
半屏里	大灣	大灣	大灣	大灣	大灣	大灣	大灣	大灣
半屏里	樣仔林	樣仔林	樣仔林					
半屏里	陂底							
半屏里	頂五塊	頂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半屏里	下五塊	下五塊厝						
半屏里	後勁	後勁	後勁	後勁	後勁	後勁	○屏/ ○田/ 屏○	○屏/ ○田
半屏里	右衝	右冲	右冲	右冲	右冲	右冲	○昌	○昌
半屏里	苦瓜藔	苦瓜藔	苦瓜藔	苦瓜藔	苦瓜寮			
半屏里	王來厝							
仁壽里	橋仔頭	橋仔頭	橋仔頭	橋仔頭	橋子頭	橋子頭	橋頭	橋頭/ 橋○
仁壽里	白樹仔	白樹仔	白樹仔	白樹仔	白樹子	白樹子	白樹	白樹
仁壽里	倒松仔	倒松仔	倒松仔				德松	
仁壽里	畢宿	內庄	內庄				筆秀	筆秀
仁壽里	大藔	大藔	大藔	大藔	大寮	大寮	大遼	大遼
仁壽里	下後紅	下後紅	後紅	後紅	後紅	後紅	後紅	後紅
仁壽里	頂後紅	頂後紅	N/ A					
仁壽里	下竹圍	下竹圍	下竹圍				竹圍	竹圍
仁壽里	臺上	臺上	臺上	臺上	臺上	臺上	臺上	臺上
仁壽里	程鄉	程香	程香				程香	程香
仁壽里	圍隨	為隨	為隨				為隨	
仁壽里	厝仔	厝仔						
仁壽里	下莊仔	下庄仔	下庄仔					
仁壽里	五里林	五里林	五里林	五里林	五里林	五里林	○林	○林
仁壽里	芋藔	芋藔	芋藔				芋寮	芋寮
仁壽里	樣仔脚	樣仔脚	樣仔脚				仕元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仁壽里	六班長	六班長	六班長				三德	
仁壽里	九甲圍	九甲圍	九甲圍	九甲圍	九甲圍	九甲圍	甲圍	甲○
仁壽里	新莊	新庄	新庄				新莊	新莊
仁壽里	仕隆	仕隆	仕隆	仕隆	仕隆	仕隆	仕隆/ 仕豐	仕隆/ 仕豐
仁壽里	下鹹田	下鹽田	下鹽田	下鹽田	下鹽田	下鹽田	藍田	藍田
仁壽里	頂鹹田	頂鹽田	頂鹽田	頂鹽田	頂鹽田	頂鹽田	頂鹽	頂鹽
仁壽里	下灣中港/ 灣中港	下援中港	援中港	援中港	援中港	援中港	中○	中○
仁壽里	頂灣中港	頂援中港						
仁壽里	青埔	青埔	青埔					
仁壽里	阿公店	阿公店	阿公店	阿公店	岡山	岡山	岡山	岡山
仁壽里	街尾崙	街尾崙	街尾崙	街尾崙	街尾崙	街尾崙		
仁壽里	劉稿工	劉寶公	劉寶公				劉厝	劉厝
仁壽里	石螺潭	頂石螺潭/ 下石螺潭	石螺潭	石螺潭	石螺潭	石螺潭	螺潭	福興/ 石潭
仁壽里	典寶	典寶	典寶				茄典	茄典
仁壽里	嘉棠阮	茄苓坑	茄苓坑	茄苓坑	茄苓坑	茄苓坑	茄典	茄典
仁壽里	赤嵌	赤崁	赤崁	赤崁	赤崁	赤崁	赤崁/ 赤○	赤崁/ 赤○
仁壽里	娟官	淵官	淵官					
仁壽里	梓官	梓官	梓官	梓官	梓官	梓官	梓官/ 梓○	梓官/ 梓○
仁壽里	大舍甲	大舍甲	大舍甲	大舍甲	大舍甲	大舍甲	大舍	大舍
仁壽里	前鋒	前峯	前峯	前峯	前峯	前峯	前峰	前峰/ 仁壽
仁壽里	蠔仔寮	頂蚵仔寮/ 下蚵仔寮	頂蚵仔寮/ 下蚵仔寮	頂蚵仔寮/ 下蚵仔寮	頂蚵子寮/ 下蚵子寮	頂蚵子寮/ 蚵子寮	○蚵	○蚵
仁壽里	同安厝	同安厝	同安厝				安厝	安厝
仁壽里	後協	後協	後協	後協	後協	後協	協和/ 後協	協和/ 後協
仁壽里	白米	白米	白米	白米	白米	白米	白米	白米
仁壽里	三點山	三點山	三點山					
仁壽里	舊港/ 舊港口	舊港口	舊港口	舊港口	舊港口	舊港口	舊港	舊港
仁壽里	知高寮	知高寮	知高寮				南寮	南寮
仁壽里	頂鹽埕	頂鹽埕	鹽埕	鹽埕	鹽埕	鹽埕	鹽埕/ 過港	鹽埕/ 過港
仁壽里	下鹽埕	下鹽埕					光和	光和
仁壽里	彌陀港	彌陀港	彌陀港	彌陀港	彌陀	彌陀	彌靖/ 彌陀	彌○/ 彌陀
仁壽里	頂溪底	頂溪底	溪底	溪底	溪底	溪底	溪底	溪底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仁壽里	下厝底	下厝底					南寮	南寮
仁壽里	新厝仔	新厝仔	新厝仔				永安/ 永華	永安/ 永華
仁壽里	管甬山							
仁壽里	港口崙	港口崙	港口崙	港口崙	港口崙	港口崙		
仁壽里	新港/ 新港口	新港口	新港口				新港	新港
仁壽里	大山仔	大山仔	大山仔					
仁壽里	王爺廟							
仁壽里	鹹埔	鹽埔	鹽埔					
仁壽里	牛埔仔	牛埔仔						
仁壽里	中崙	中崙	中崙				中崙	中崙
仁壽里	火光厝		火光					
維新里	大社	大社	大社	大社	大社	大社	社○	社○
維新里	圍仔內	圉仔內	圍仔內					
維新里	半路竹	半路竹	半路竹	半路竹	路竹	路竹	竹○	竹○
維新里	蔡文	蔡文	蔡文				文○	文○
維新里	鴨母寮	鴨母寮	鴨母寮	鴨母寮	鴨母寮	鴨母寮	鴨寮	鴨寮
維新里	三爺陂	三爺埤	三爺埤	三爺埤	三爺埤	三爺埤	三爺	三爺
維新里	烏樹林	烏樹林	烏樹林	烏樹林	烏樹林	烏樹林	烏華	保寧
維新里	嵌下	嵌下	嵌下					
維新里	竹仔港	竹仔港	竹仔港	竹仔港	竹子港	竹子港	維新	維新
維新里	本洲	本洲	本洲	本洲	本洲	本洲	本洲	本洲
維新里	灣仔內	灣仔內	灣仔內	灣仔內	灣子內	灣子內	灣裡	灣裡
維新里	北嶺旂	北嶺墘	北嶺墘	北嶺墘	北嶺墘	北嶺墘	北嶺	北嶺
維新里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維新里	三鎮	三鎮	三鎮					
維新里	下社	下社	下社	下社	下社	下社		
維新里	二濫							
維新里	覆鼎金							
嘉祥里	大邱園	大坵園	大坵園					
嘉祥里	水蛙潭	水蛙潭	水蛙潭	水蛙潭	水蛙潭	水蛙潭	七星	七星
嘉祥里	過鞍/ 過鞍仔	過鞍仔	過鞍仔					
嘉祥里	尖山	尖山					尖山	尖山
嘉祥里	和尚	和尚	和尚					
嘉祥里	牛稠埔	牛稠埔	牛稠埔	牛稠埔	牛稠埔	牛稠埔	新興	新興
嘉祥里	新寮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嘉祥里	大埔仔	大埔仔	大埔仔					
嘉祥里	頂藔							
嘉祥里	祖師田							
嘉祥里	中崙	中心崙	中心崙					
嘉祥里	公館							
嘉祥里	牛欄							
嘉祥里	柑宅							
嘉祥里	仙草崙	田草崙	田草崙					
嘉祥里	山猪堰	山猪運						
嘉祥里	下莊仔							
嘉祥里	仙草埔							
嘉祥里	南勢湖	南勢湖	南勢湖					
嘉祥里	崙尾							
嘉祥里	尾藔	尾藔	尾藔					
嘉祥里	番仔厝	番仔厝	番仔厝					
嘉祥里	田藔	田藔	田藔	田藔	田寮	田寮	田寮	田寮
嘉祥里	中藔	中藔	中藔					中寮
嘉祥里	營盤仔	營盤						
嘉祥里	山窩壽	山河壽	山河壽					
嘉祥里	菜堂	菜堂	菜堂					
嘉祥里	大崎頭	大崎頭	大崎頭				大同	大同
嘉祥里	內東皋獵	內冬羔蚋	內冬羔蚋					
嘉祥里	外東皋獵	外冬羔蚋	外冬羔蚋					
嘉祥里	援勳右藔							
嘉祥里	南安老	南安老	南安老	南安老	南安老	南安老	南安	南安
嘉祥里	仙草藔	田草藔	田草藔					
嘉祥里	豎支亭	豎旗呈	豎旗呈				三和	三和
嘉祥里	嘉棠湖	茄荖湖	茄荖湖				三和	三和
嘉祥里	打鹿埔	打鹿埔	打鹿埔	打鹿埔	打鹿埔	打鹿埔	鹿埔	鹿埔
嘉祥里	石燕潭	石案潭	石案潭	石案潭	石案潭	石案潭	石安	石安
嘉祥里	阿噠	阿噠	阿噠	阿噠	阿蓮	阿蓮	阿蓮/ ○蓮	阿蓮/ ○蓮
嘉祥里	中路	中路	中路	中路	中路	中路	中路	中路
嘉祥里	青旂甲	青旗甲	青旗甲				青旗	青旗
嘉祥里	後藔	後藔	後藔					
嘉祥里	崙仔頂	崙仔頂	崙仔頂	崙仔頂	崙子頂	崙子頂	崙頂	
嘉祥里	窰仔甲	礮仔甲	礮仔甲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嘉祥里	六甲尾	六甲尾	六甲尾					
嘉祥里	中甲	中甲	中甲					
嘉祥里	嘉棠脚	茄荖脚	茄荖脚					
嘉祥里	陂仔尾	埤仔尾	埤仔尾					
嘉祥里	新廂	新廂	新廂					
嘉祥里	岡山營	崗山營	崗山營	崗山營	岡山營	岡山營	崗山	崗山
嘉祥里	九鬮	九鬮	九鬮	九鬮	九鬮	九鬮	復安	復安
嘉祥里	瓦窰仔	瓦礫	瓦礫仔					
嘉祥里	那拔林	拔仔林	拔仔林					
嘉祥里	港仔後	港仔後	港仔後				港後	港後
嘉祥里	倉官	倉官						
嘉祥里	瓦廂	瓦廂						
嘉祥里	田厝	田厝	田厝					
嘉祥里	大莊	大庄	大庄				大莊	大莊
嘉祥里	挖仔	挖仔	挖仔	挖仔	挖仔	挖仔	華岡	華岡
嘉祥里	五甲尾	五甲尾	五甲尾	五甲尾	五甲尾	五甲尾	嘉興	嘉興
嘉祥里	潭底	潭底	潭底				潭底	潭底
嘉祥里	候缺	候缺	候缺					
嘉祥里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嘉祥里	前鋒	前峯仔	前峯仔	前峯仔	前峯子	前峯子	嘉峰	嘉峰
嘉祥里	塗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玉庫	玉庫
嘉祥里	新莊	新庄	新庄					
嘉祥里	烏山							
嘉祥里	廊亭山		廊亭山					
嘉祥里	四塊厝	四塊厝	四塊厝					
嘉祥里	虎甲林							
嘉祥里	山隙							三和
文賢里	大海埔	海埔	海埔	海埔	海埔	海埔	海埔/ 海山	海埔/ 海山
文賢里	小海埔	劉厝	劉厝				劉家	劉家
文賢里	中厝仔	中厝	中厝					
文賢里	下厝仔	下厝	下厝					
文賢里	拔仔林	拔仔林	拔仔林					
文賢里	下黃仔	下汪	下汪					
文賢里	太爺	太爺	大爺				太爺	太爺
文賢里	葉厝甲	葉厝甲	葉厝甲				葉厝	葉厝
文賢里	公館	公館	公館				公館	公館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文賢里	西勢							
文賢里	廊邊	廊邊	廊邊					
文賢里	圍仔內	圉仔內	圉仔內	圍仔內	圍子內	圍子內	文賢/ ○賢	文賢/ ○賢
文賢里	草仔藔	草地藔					忠興	忠興
文賢里	崎漏	崎漏	崎漏	崎漏	崎漏	崎漏	崎漏	崎漏
長治里	新園	新園	新園	新園	新園	新園	竹園	竹園
長治里	下阮仔	下坑	下坑	下坑	下坑	下坑	下坑	下坑
長治里	營前	營前	營前					
長治里	營後	營後	營後	營後	營後	營後		
長治里	一甲	一甲	一甲	一甲	一甲	一甲	甲○	甲○
長治里	三甲	三甲	三甲					
長治里	前窩	前荷	前荷					
長治里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長治里	參軍	參軍	參軍					
長治里	湖內	湖內	湖內	湖內	湖內	湖內	湖內	湖內
長治里	田尾	田尾	田尾				田尾	田尾
長治里	竹滬	竹滬	竹滬	竹滬	竹滬	竹滬	竹滬	竹滬
長治里	下甲	下甲	下甲					
長治里	後鄉	後鄉	後鄉	後鄉	後鄉	後鄉	後鄉	後鄉
長治里	頂藔	頂藔	頂藔				頂寮	頂寮
長治里	中藔	中藔	中藔					
長治里	下藔	下藔	下藔				下寮	新達
長治里	三塊藔	三塊藔	三塊藔					
港東里	嵌頂	嵌頂	嵌頂	嵌頂	嵌頂	嵌頂	嵌頂	嵌頂
港東里	頭前厝	頭前	頭前					
港東里	衙門口	衙門口	衙門口					
港東里	力力社	力社	力社	力社	力社	力社	力社	力社
港東里	瓦窰溝	瓦礫溝						
港東里	後壁厝	後壁厝	後壁厝					
港東里	土墘窟	土[土葛]窟	土葛堀					
港東里	陂仔頭	埤仔頭	埤仔頭					
港東里	陂仔口	埤仔口						
港東里	新莊							
港東里	九塊厝	九塊厝	九塊厝				九塊	九塊
港東里	樣仔脚	樣仔脚	樣仔脚	樣仔脚	樣子脚	樣子脚	樣子	樣子
港東里	大脚仙林	大脚仙林	大脚仙林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東里	打鐵店	打鐵店						
港東里	廊邊	廊邊	廊邊					
港東里	崙仔	崙仔	崙仔					
港東里	陂內	埤內	埤內					
港東里	旂竿厝	旗杆厝	旗打厝				興美	興美
港東里	社皮仔	社皮	社皮					
港東里	社尾	社尾	社尾					
港東里	頂武丁	上武丁	武丁					
港東里	下武丁	下武丁						
港東里	田藿	田藿					園寮	園寮
港東里	檳榔腳	栳榔腳	栳榔腳					
港東里	溝仔底	溝仔底	溝底					
港東里	北勢仔	北勢仔	北勢仔				北勢	北勢
港東里	過溪仔	過溪仔	過溪仔	過溪仔	過溪子	過溪子	越溪	越溪
港東里	油車	油車	油車					
港東里	南路安	南謨安	南謨安					
港東里	新港東	新港東	新港東				港東	港東
港東里	舊港東	舊港東	舊港東					
港東里	烏龍	烏龍	烏龍	烏龍	烏龍	烏龍	烏龍/ 興龍/ ○龍	烏龍/ 興龍/ ○龍
港東里	中洲仔	中洲	中洲仔				中洲	中洲
港東里	後廊仔	後廊仔	後廊仔					
港東里	洲仔	洲仔	洲仔	洲仔	洲子	洲子	洲子	洲子
港東里	後廊	後廊	後廊					
港東里	萬隴	萬隴	萬隴				萬隆	萬隆
港東里	箕箕湖	箕箕湖	箕箕湖	箕箕湖	箕箕湖	箕箕湖	箕湖	箕湖
港東里	大潭新莊	大潭新庄	大潭新庄	大潭新庄	大潭新	大潭新	大潭	大潭
港東里	鹿場角	鹿場角						
港東里	獅頭	下獅頭/ 上獅頭	下獅頭					
港東里	潮州莊	潮州庄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潮州
港東里	打鐵	打鐵	打鐵				三共	三共/ 共和
港東里	北勢尾	北勢尾	北勢尾				三共	三共
港東里	三家村	三家村	三家村					
港東里	嵌脚	嵌脚	嵌脚					
港東里	北勢廊	北勢廊	北勢廊				三星	三星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東里	劉厝	劉厝	劉厝					
港東里	崙仔頂	崙仔頂	崙仔頂	崙仔頂	崙子頂	崙子頂	崙東	崙東
港東里	溝仔墘	溝仔墘	溝仔墘				三星	三星
港東里	內莊	內庄仔	內庄仔				三星	三星
港東里	林後	林後	林後					
N/ A			四林	四林	四林	四林	泗林	泗林
港東里	四塊厝	四塊厝	四塊厝				四春	四春
港東里	嘉早	佳佐	佳佐	佳佐	佳佐	佳佐	佳佐/ 佳○	佳佐/ 佳○
港東里	見月新莊	見月						
港東里	田頭新莊	田頭新庄	田頭新					
港東里	加匏朗	加匏郎	加匏朗					
港東里	新厝	新厝	新厝	新厝	新厝	新厝	新厝	新厝
港東里	赤山	赤山	赤山	赤山	赤山	赤山	赤山	赤山
港東里	萬金	萬金	萬金				萬金	萬金
港東里	笔藤林	笔藤林	笔藤林					
港東里	新置	新置	新置				新置	新置
港東里	五魁樓	五魁葵	五魁葵	五魁葵	五魁寮	五魁寮	五魁	五魁
港東里	新莊仔							
港東里	打鐵店	打鐵店	打鐵店					
港東里	水哮	內水哮	內水哮					
港東里	虎舍	虎舍	虎舍					
港東里	八老爺	八老爺	八老爺	八老爺	八老爺	八老爺	光春/ 八爺	光春/ ○春/ 八爺
港東里	下林仔邊	林仔邊	林仔邊	林仔邊	林邊	林邊	林邊	林邊/ ○林
港東里	莊頭							
港東里	新厝							
港東里	南埔	南埔	南埔					
港東里	大窟頭	大堀頭	大堀頭					
港東里	营埔厝							
港東里	湖內							
港東里	漯仔底	凹仔底	凹仔底					
港東里	竹仔脚	竹仔脚	竹仔脚	竹仔脚	竹子脚	竹子脚	竹林	竹林
港東里	樣仔脚	樣仔脚	樣仔脚					
港東里	五塊厝	五塊厝	五塊厝					
港東里	大武丁	大武丁	大武丁	大武丁	大武丁	大武丁	大同	大同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東里	新埔	新埔	新埔					
港東里	番仔藔	蕃仔藔	蕃仔藔					
港東里	四塊厝	四塊厝	四塊厝					
港東里	田藔	田藔	田藔					
港東里	篩斗店	臺斗店	臺斗店					
港東里	薑園	羗園	羗園	羗園	羗園	羗園	羗園	羗園
港東里	海埔	海埔	海埔					
港東里	葫蘆尾	葫蘆尾	葫蘆尾	葫蘆尾	葫蘆尾	葫蘆尾		
港東里	蘆竹堰	蘆竹塹	蘆竹塹					
港東里	放索	放索	放索	放索	放索		水利	水利
港東里	崎仔頭	崎仔頭	崎仔頭				崎峰	崎峰
港東里	土塹厝	塗刈厝	塗刈厝					
港東里	堰尾	塹尾	溫尾					
港東里	中莊	中庄仔	中庄仔					
港東里	田墘厝	田墘厝	田墘厝	田墘厝	田墘厝	田墘厝	田厝	田厝
港東里	堰岸頭	塹岸頭	塹岸頭					
港東里	檳榔宅	栳榔宅	栳榔宅					
港東里	下莊	下庄	下庄					
港東里	洲仔	洲仔	洲仔					
港東里	頂藔	頂藔	頂藔					
港東里	堰仔	塹仔	塹仔	塹仔	塹子	塹子	餞塹/ 塹豐	餞塹/ 塹豐
港東里	竹園內							
港東里	排仔路頭	筏仔路頭						
港東里	潭尾墘							
港東里	南岸	南岸	南岸	南岸	南岸	南岸	南岸	南岸
港東里	東岸	東岸	東岸				崙東	崙東
港東里	沙水田							
港東里	頓物潭	頓物潭	頓物潭				竹南	竹南
港東里	頭溝水	頭溝水						
港東里	二溝水							
港東里	三溝水	三溝水	三溝水					
港東里	四溝水	四溝水	四溝水	四溝水	四溝水	四溝水	泗溝	泗溝
港東里	五溝水	五溝水	五溝水	五溝水	五溝水	五溝水	五溝	五溝
港東里	羅廣牽	羅經圈	羅經圈					
港東里	萬蠻	萬蠻	萬蠻	萬蠻	萬蠻	萬蠻	萬蠻/ 萬○	萬蠻/ 萬○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東里	鹿藔	鹿藔	鹿藔				鹿寮	鹿寮
港東里	烏龍	烏良						
港東里	大莊	大庄	大庄	大庄	大庄	大庄	大庄	大庄
港東里	新開	新開	新開	新開	新開	新開	新開	新開
港東里	下藔	下藔						
港東里	匏仔園							
港東里	頂營	頂營	頂營					
港東里	蜈蚣溝	蜈蚣溝	蜈蚣溝					
港東里	大餉營	大响營	大响營	大响營	大响營	大响營	太源	太源
港東里	竹仔營							
港東里	水底藔	水底藔	水底藔	水底藔	水底寮	水底寮	天時/ 地利/ 人和	天時/ 地利/ 人和
港東里	大北旂尾	大北旗尾	北旗尾	北旗尾	北旗尾	北旗尾	東海	東海
港東里	小北旂尾	小北旗尾						
港東里	番仔崙	番仔崙	番仔崙	番仔崙	番子崙	番子崙		
港東里	大武烈	大武力						新龍
港東里	枋藔	枋藔	枋藔	枋藔	枋寮	枋寮	枋寮	枋寮
港東里	口莊							
港東里	內莊							
港東里	北勢藔	北勢藔	北勢藔	北勢藔	北勢寮	北勢寮		
港東里	新中莊							
港東里	內藔	內藔	內藔	內藔	內寮	內寮	內寮	內寮
港東里	新東莊							
港東里	六根	茄苳脚	茄苳脚	茄苳脚	佳冬	佳冬	佳冬/ 六根	佳冬/ 六根
港東里	東港	東港	東港	東港	東港	東港	東港	東港
港東里	太監府							
港東里	南平	南屏	南屏	南屏	南屏	南屏	南平	南平
港東里	礪仔口	礪仔口	[石叡]仔口	[石叡]仔口	[石叡]子口	[石叡]仔口	礪口	鎮安
港東里	社邊	社邊	社邊					
港東里	社口	社口	社口					
港東里	新陂頭	新埤頭	新埤頭	新埤頭	新埤	新埤	新埤	新埤
港東里	本司衙	本司衙	本司衙					
港東里	濫頭	濫頭	濫頭	濫頭	濫頭	濫頭		
港東里	牛埔	牛埔	牛埔	牛埔	牛埔	牛埔	同安	同安
港東里	車路墘	車路墘	車路墘	車路墘	車路墘	車路墘	萬華	萬華
港東里	三仙	三千	外三千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東里	巷仔內	巷仔內	巷仔內	巷仔內	巷子內	巷子內		
港東里	沙崙	沙崙	沙崙					
港東里	什華	什花	什花				壽元	壽元
港東里	溪洲	溪洲	溪洲	溪洲	溪洲	溪洲	溪洲/ 溪○	南州/ 溪洲/ 溪○
港東里	半梗	半見	半見				萬建	萬建
港東里	後堰	後塹仔	後塹仔				嘉蓮	嘉蓮
港東里	線尾							
港東里	濫港	濫港	濫港					
港東里	番仔厝	番仔厝	番仔厝					
港東里	七塊厝	七塊厝	七塊厝	七塊厝	七塊厝	七塊厝	七塊	七塊
港東里	下廊	下廊	下廊	下廊	下廊	下廊	下廊	下廊
港東里	三义河	三西和	三西和	三西和	三西和	三西和	興和	興和
港東里	龜夷	龜夷	龜夷					
港東里	海坪	海坪	海坪					
港東里	船仔頭	船仔頭	船仔頭				船頭	船頭
港東里	石公徑	石光見	石光見	石光見	石光見	石光見	石光/ 玉光	石光/ 玉光
港東里	關帝港	內關帝	內關帝	內關帝	內關帝	內關帝		
港東里	溪底	溪底						
港東里	鼓山	古山						
港東里	琉球嶼	琉球嶼	琉球嶼	琉球嶼	琉球/ 琉球嶼	琉球/ 琉球嶼	琉球	琉球
港西里	阿里港	阿里港	阿里港	阿里港	里港	里港	里港	里港
港西里	林子	林子	林子					春林
港西里	鴨母寮	鴨母寮	鴨母寮				洽興	洽興
港西里	番社	番社	番社				洽興	洽興
港西里	山寮仔	山寮	山寮					
港西里	耆老	耆老	耆老				耆老	耆老
港西里	隆恩後莊	後庄	後庄	後庄	後庄	後庄	後庄	後庄
港西里	中冷	東寧	東寧	東寧	東寧	東寧	東寧	東寧
港西里	林子頭	林子頭	林子頭					
港西里	九塊厝	九塊厝	九塊厝	九塊厝	九塊	九塊	九如/ 九塊/ 九○	九如/ 九塊/ 九○
港西里	頂冷水							
港西里	下冷水	下冷水坑	下冷水坑	下冷水坑	下冷水坑	下冷水坑	玉水	玉水
港西里	嵌仔頂	嵌仔頂	嵌仔頂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西里	大邱園	大邱園	大邱園				大坵	大坵
港西里	王厝廊	王厝廊	王厝廊					
港西里	東勢							
港西里	過田	過田	過田					
港西里	水尾	水尾	水尾					
港西里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	三塊
港西里	搭樓	搭樓	搭樓	搭樓	搭樓	搭樓	搭樓	搭樓
港西里	潮州厝	舊潮洲厝/ 新潮洲厝	舊潮洲厝/ 新潮洲厝				潮厝	潮厝
港西里	崎仔頭	崎仔頭	崎仔頭					
港西里	北路廊	北路廊	北路廊					
港西里	檳榔脚	栳榔脚						
港西里	旂尾	旗尾	旗尾	旗尾	旗尾	旗尾	東○	東○
港西里	手巾藪	手巾藪	手巾藪	手巾藪	手巾寮	手巾寮	廣福	廣福
港西里	彌勒肚	頂年力肚/ 下年力肚	瀾力肚	瀾力肚	瀾力肚	瀾力肚	瀾力	瀾力
港西里	廊仔	廊仔	廊仔					
港西里	埔仔厝	埔仔厝	埔仔厝					
港西里	三張廊	三張廊	三張廊	三張廊	三張廊	三張廊	三廊	三廊
港西里	塗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土庫
港西里	頂林仔頭	頂林仔頭	頂林仔頭					
港西里	下林仔頭	下林仔頭	下林仔頭					
港西里	西勢仔	西勢						
港西里	番仔藪	番仔藪	番仔藪					
港西里	過港仔	過港仔					過江	過江
港西里	舊藪	舊藪	舊藪	舊藪	舊寮	舊寮	舊寮	舊寮
港西里	菜藪	菜藪	頂菜藪/ 下菜藪				菜寮	菜寮
港西里	大埔	大埔	大埔				大埔	大埔
港西里	鹹樹	鹽樹	鹽樹				鹽樹	鹽樹
港西里	船斗							
港西里	蒲薑崙	舊埔羌崙	埔羌崙/ 舊埔羌崙	埔羌崙	埔羌崙	埔羌崙		
港西里	新蒲薑崙	新埔羌崙	新埔羌崙					
港西里	麻六甲	麻六甲	麻六甲					
港西里	中崙	中崙	中崙	中崙	中崙	中崙		
港西里	頭崙	頭崙	頭崙					
港西里	福興	福興	福興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西里	阿拔泉	阿稜泉	阿稜泉	阿稜泉	阿稜泉	阿拔泉	源泉	源泉
港西里	青龍							
港西里	嘉獵埔	加蚋埔	加蚋埔	加蚋埔	加蚋埔	加蚋埔	泰山	泰山
港西里	舊南勢	舊南勢	舊南勢				南華	南華
港西里	打鐵店	打鐵店	打鐵店				鐵店	鐵店
港西里	頂武洛	上武洛	武洛	武洛	武洛	武洛		
港西里	下武洛	下武洛	下武洛					
港西里	舊莊	舊庄	舊庄				舊庄	舊庄
港西里	青埔尾	青埔尾	青埔尾					建興
港西里	嘉棠	茄苳脚	茄苳脚				茄苳	茄苳
港西里	甌仔地	磚仔地	磚仔袋				載興	載興
港西里	新南勢	新南勢	新南勢				新南	新南
港西里	溪洲仔							
港西里	關帝廳	關帝廳	關帝廳					
港西里	溝仔墘	溝仔墘	溝仔墘					
港西里	犁頭店	犁頭店						
港西里	頂厝後莊		後頂庄					
港西里	篤嘉仔	卓加	卓加					
港西里	落教							
港西里	揭陽	吉洋	吉洋	吉洋	吉洋	吉洋	吉○/ 吉洋	吉○/ 吉洋
港西里	金瓜藔	金瓜藔	金瓜藔	金瓜藔	金瓜寮	金瓜寮	德興	德興
港西里	中芸	中坛	中坛	中坛	中坛	中坛	祿興/ 中坛	祿興/ 中坛
港西里	竹仔門	竹仔門	竹仔門					
港西里	牛埔	牛埔	牛埔				福安	福安
港西里	彌濃	瀾濃	瀾濃	瀾濃	美濃	美濃	美濃/ 瀾濃	美濃/ 瀾濃
港西里	龍渡	龍肚	龍肚	龍肚	龍肚	龍肚	龍肚/ 龍山	龍肚/ 龍山
港西里	九芎林	九芎林	九芎林				廣林	廣林
港西里	竹頭角	竹頭角	竹頭角	竹頭角	竹頭角	竹頭角	廣德/ 興隆	廣德/ 興隆
港西里	柚仔林	柚仔林	柚仔林				合和	合和
港西里	十八分	十八份仔						
港西里	溪埔藔	頂溪埔藔/ 下溪浦藔	頂溪埔藔/ 下溪浦藔					
港西里	田厝							
港西里	刺仔脚	寨仔脚	塞仔脚					
港西里	叛產厝	叛產厝	判產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西里	南雅仙							
港西里	刺仔藦	刺仔藦	刺仔藦					
港西里	刺桐阮	刺桐坑	刺桐坑					
港西里	月眉	月眉	月眉	月眉	月眉	月眉	月眉/ 月美	月眉/ 月美
港西里	嵌頂	坎頂	坎頂				上平	上平
港西里	水流	水流						
港西里	新水流							
港西里	高士阿	高樹下	高樹下	高樹下	高樹	高樹	高樹	高樹
港西里	私陂仔	私埤	私埤					
港西里	新圍	鹽埔新庄	新圍	新圍	新圍	新圍	新圍/ 新○	新圍/ 新○
港西里	新藦							
港西里	新莊仔	東振新庄	東振新庄	東振新庄	東振新	東振新	東振/ 東興	東振/ 東興
港西里	再興							
港西里	田仔	田仔	田仔	田仔	田子	田子	田子	田子
港西里	樣仔腳							
港西里	仕隆	仕絨	仕絨				仕絨	仕絨
港西里	檳榔林	栳榔林	栳榔林				義亭	義亭
港西里	興南	番仔埔	番仔埔				興南	興南
港西里	漏陂新莊							
港西里	新東勢	新東勢	新東勢	新東勢	新東勢	新東勢	東勢	東勢
港西里	老東勢	老東勢	老東勢	老東勢	老東勢	老東勢	東寧	東寧
港西里	早仔角	早仔角	早仔角					
港西里	內埔	內埔	內埔	內埔	內埔	內埔	內埔	內埔/ 內田
港西里	中心崙	忠心崙	忠心崙	忠心崙	忠心崙	忠心崙	美和	美和
港西里	二崙	二崙	二崙	二崙	二崙	二崙	二崙	二崙
港西里	和順林	上和順林/ 中和順林/ 下和順林	中和順林					
港西里	新北勢	新北勢	新北勢	新北勢	新北勢	新北勢	豐田	豐田
港西里	老北勢	老北勢	老北勢	老北勢	老北勢	老北勢	富田	富田
港西里	頭崙	頭崙	頭崙				頭崙	頭崙
港西里	尾崙	美崙	美崙				美崙	美崙
港西里	西勢	西勢	西勢	西勢	西勢	西勢	西勢	西勢
港西里	南勢	南勢	南勢	南勢	南勢	南勢	南勢	南勢
港西里	竹圍	竹圍	竹圍仔				竹圍	竹圍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西里	八壽陂	八壽埤	八壽埤					
港西里	杜君英	舊杜君英/ 新杜君英	新杜君英					
港西里	漏陂	老埤	老埤	老埤	老埤	老埤	老埤	老埤
港西里	浮圳鹿	舊浮圳/ 下浮圳/ 頂浮圳	下浮圳/ 頂浮圳				龍泉	龍泉/ 龍潭
港西里	火燒	火燒	火燒	長興	長興	長興	長興	長興
港西里	崙仔	崙上	崙上				崙上	崙上
港西里	分仔	份仔	份仔					
港西里	芎蕉脚	芎蕉脚	芎蕉脚					
港西里	竹葉	竹葉	德協	德協	德協	德協	德協/ 德○	德協/ 德○
港西里	山豬毛	山豬門	山豬門					
港西里	舊潭頭	老潭頭	老潭頭				潭頭	潭頭
港西里	新潭頭	新潭頭	新潭頭				新潭/ 進興	新潭/ 進興
港西里	潭底	潭底新圍	潭底新圍				新田	新田
港西里	竹崎下	頂竹架/ 下竹架	上竹架/ 下竹架				田中	田中
港西里	玲洛	麟洛	麟洛	麟洛	麟洛	麟洛	麟洛/ 麟○	麟洛/ 麟○
港西里	香椽脚	香楊脚	香楊脚				香楊	香楊
港西里	西瓜園	西瓜園	西瓜園				振興	振興
港西里	大道關	舊大路關/ 新大路關	舊大路關/ 新大路關	舊大路關/ 新大路關	舊大路關/ 新大路關	大路關	關福/ 廣興	關福/ 廣興
港西里	高朗朗	高郎郎	高朗朗				高朗	高朗
港西里	鹹埔	鹽埔	鹽埔	鹽埔	鹽埔	鹽埔	鹽埔/ 鹽○	鹽埔/ 鹽○
港西里	舊隘寮	舊隘寮	舊隘寮				久愛	久愛
港西里	新隘寮	新隘寮	新隘寮	隘寮	隘寮	隘寮	隘寮	隘寮
港西里	番仔寮	番仔寮	番仔寮	蕃仔寮	番子寮	番子寮	繁華/ 繁○	繁華/ 繁○
港西里	大新莊	舊大新庄/ 頂大新庄/ 下大新庄	舊大新/ 頂大新/ 下大新				大新	大新
港西里	犁頭標	上犁頭鏢/ 下犁頭鏢	犁頭鏢	犁頭鏢	犁頭鏢	犁頭鏢	黎明	黎明
港西里	半分	半份仔	半份仔				洛陽	洛陽
港西里	加冬仔	茄冬仔	茄冬仔				洛陽	洛陽
港西里	清水港							
港西里	新彭厝	新彭厝	彭厝	彭厝	彭厝	彭厝	彭厝	彭厝
港西里	舊彭厝	舊彭厝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西里	新莊仔							
港西里	番仔厝	番仔厝	番仔厝	番仔厝	番子厝	番子厝	建興	建興
港西里	公館	公館	公館	公館	公館	公館	公館	公館
港西里	玉成	玉成	玉成					
港西里	龜屯	龜屯	龜屯				龍華	龍華
港西里	濫仔	濫仔	濫仔					
港西里	崙尾	崙仔尾	崙仔尾					
港西里	塗庫厝							
港西里	頂社皮	社皮	社皮	社皮	社皮	社皮	社皮/ 社○	社皮/ 社○
港西里	麻芝丹	麻芝丹	麻芝丹					
港西里	連連	連連						
港西里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大湖
港西里	廣安/ 廣官	廣安	廣安				廣安	廣安
港西里	柳仔林	下柳仔林/ 頂柳仔林	柳仔林/ 頂柳仔林				頂柳	頂柳
港西里	劉厝	劉厝	劉厝					
港西里	牛埔仔	牛埔	牛埔					
港西里	北勢頭	北勢頭	北勢頭				北勢	北勢
港西里	頭分埔	頭份埔	頭仔埔				華山	華山
港西里	歸來	歸來	歸來	歸來	歸來	歸來	歸心/ 湖○	歸心/ 湖○
港西里	番仔埔	番仔埔	蕃仔埔					
港西里	海豐	海豐	海豐	海豐	海豐	海豐	海豐	海豐
港西里	新厝仔	海豐新厝	海豐新厝					
港西里	溪洲仔	海豐溪州	海豐溪洲					
港西里	溝仔尾	溝仔尾	溝仔尾				溝美	溝美
港西里	崇蘭廊	崇蘭廊					廣興	廣興
港西里	崇蘭	崇蘭	崇蘭	崇蘭	崇蘭	崇蘭	崇蘭	崇蘭
港西里	檳榔腳	栳榔腳	栳榔腳					
港西里	潭仔墘	潭仔墘	潭仔墘				潭墘	潭墘
港西里	大埔	大埔	大埔				大埔	大埔
港西里	林子內	林子內	林子內					
港西里	六塊厝	六塊厝	六塊厝					
港西里	阿侯	阿猴	阿猴	阿猴	屏東	屏東	屏東	屏東
港西里	萬丹	萬丹	萬丹	萬丹	萬丹	萬丹	萬丹/ 萬○	萬丹/ 萬○
港西里	頂本縣廊	頂本縣廊	頂本縣廊				四維	四維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西里	下本縣廊	下本縣廊	下本縣廊				四維	四維
港西里	上蚶	上蚶	上蚶				上村	上村
港西里	下蚶	下蚶	下蚶	下蚶	下蚶	下蚶	廈○	廈○
港西里	田厝	田厝	田厝				田厝	田厝
港西里	崙仔頂	崙仔頂	崙仔				崙頂	崙頂
港西里	後莊仔	後庄仔	後庄仔	後庄仔	後庄子	後庄子	後庄	後庄
港西里	道爺	道爺	道爺					
港西里	井仔頭	井仔頭	井仔頭					
港西里	公館埔	公館埔	公館埔					
港西里	頂宅	頂宅						
港西里	竹仔腳	竹仔腳						
港西里	外新莊							
港西里	四十分							
港西里	後大厝	後大厝	後大厝					
港西里	番社	番社	番社				香社	香社
港西里	灣仔內	灣仔內	灣仔內				灣內	灣內
港西里	下社皮	下社皮	下社皮					
港西里	下廊	下廊	下廊					
港西里	水泉	水泉	水泉				水泉	水泉
港西里	新莊仔	新庄仔	新庄仔	新庄仔	新庄子	新庄子	新庄/ 新鐘	新庄/ 新鐘
港西里	水哮	水吼	水吼				水仙	水仙
港西里	興化廊	興化廊	興化廊	興化廊	興化廊	興化廊	興○	興○
港西里	甘棠門/ 加冬門	甘棠門	甘棠門	甘棠門	甘棠門	甘棠門	甘棠	甘棠
港西里	後廊仔	後廊	後廊					
港西里	六分	六份	六份					
港西里	鳳山厝	鳳山厝	鳳山厝	鳳山厝	鳳山厝	鳳山厝	鳳明	鳳明
港西里	雙溪口	双溪口	双溪口					
港西里	三塊厝	三塊厝	三塊厝					
港西里	溝仔墘	溝仔墘	溝仔墘	溝仔墘	溝子墘	溝子墘		
港西里	貓網	猫網	猫網					
港西里	大湖仔	大湖仔	大湖仔				大湖	大湖
港西里	北勢仔	北勢仔	北勢仔					
港西里	大邱園							
港西里	頂林	頂林仔	頂林仔	頂林仔	頂林子	頂林子	竹林	竹林
港西里	下林仔	下林仔	下林仔				竹林	竹林

《鳳山縣采訪冊》街莊地名百年來的變化過程：以雅化為核心的探討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港西里	竹圍仔	竹圍	竹圍仔				竹林	竹林
港西里	濫莊	濫庄	濫庄	濫庄	濫庄	濫庄	四維	四維
港西里	六巷	六巷	六巷				六巷	六巷
港西里	保長厝	保長厝	保長厝	保長厝	保長厝	保長厝	寶厝	寶厝
港西里	中林	中林	中林仔					
港西里	新園	新園	新園	新園	新園	新園	新園/ 新○	新園/ 新○
港西里	鳥鼠洲	鳥鼠洲	鳥鼠洲				會結	會結
港西里	新興廊	新興廊	新興廊					
港西里	新厝	新厝	新厝					
港西里	山仔脚	仙仔脚	仙仔脚					
港西里	西勢仔	西勢仔	西勢仔					
港西里	田洋仔	田洋仔	田洋仔	田洋仔	田洋子	田洋子	田洋	田洋
港西里	仙公廟	仙公廟	仙公廟	仙公廟	仙公廟	仙公廟	仙吉	仙吉
港西里	店仔口	店仔口	店仔口					
港西里	港仔墘	港仔墘	港仔墘				港墘	港墘
港西里	客厝	客厝	客厝					
港西里	番仔厝							
港西里	頂瓦窰	瓦礑仔	瓦礑仔	瓦礑仔	瓦礑子	瓦礑子	瓦礑	瓦礑
港西里	下瓦窰	下瓦礑	下瓦礑仔					
港西里	下巷仔	下巷仔	下巷仔					
港西里	內莊仔	內庄仔	內庄仔				內庄	內庄
港西里	口莊仔							
港西里	鹹埔仔	鹽埔仔	鹽埔仔				鹽埔/ 共和	鹽埔/ 共和
港西里	五房洲	五房洲	五房洲	五房洲	五房洲	五房洲	五房	五房
港西里	港西	港西	港西				港西	港西
港西里	港岡	港岡	港岡					
港西里	加貝							
港西里	橋頭							
街市	外北門							北門
街市	和安/ 翠桐腳	荊桐脚						
街市	頂橫街/ 新打路	新打路						
街市	縣口/ 石橋仔	縣口	縣口	縣口	縣口	縣口	縣衙/ 縣口	縣衙/ 縣口
街市	登瀛	登瀛						
街市	永安							

里	1894 年	1904 前	1904 後	1920 前	1920 後	1944 年	1951 年	1978 年
街市	大廟口/ 菜市仔/ 柴市仔	大廟口						
街市	仁壽/ 三角通	三角窓						
街市	寅錢門/ 魚仔市/ 鴨仔市	鴨市仔						
街市	大老衙	大老衙	大老衙	大老衙	大老衙	大老衙		
街市	中和	中和						
街市	慶安							
街市	仁和/ 草店尾	草店尾	草店尾	草店尾	草店尾	草店尾		
街市	下橫街	下橫街						
街市	打鐵							
街市	大道公	大道公	大道公					

